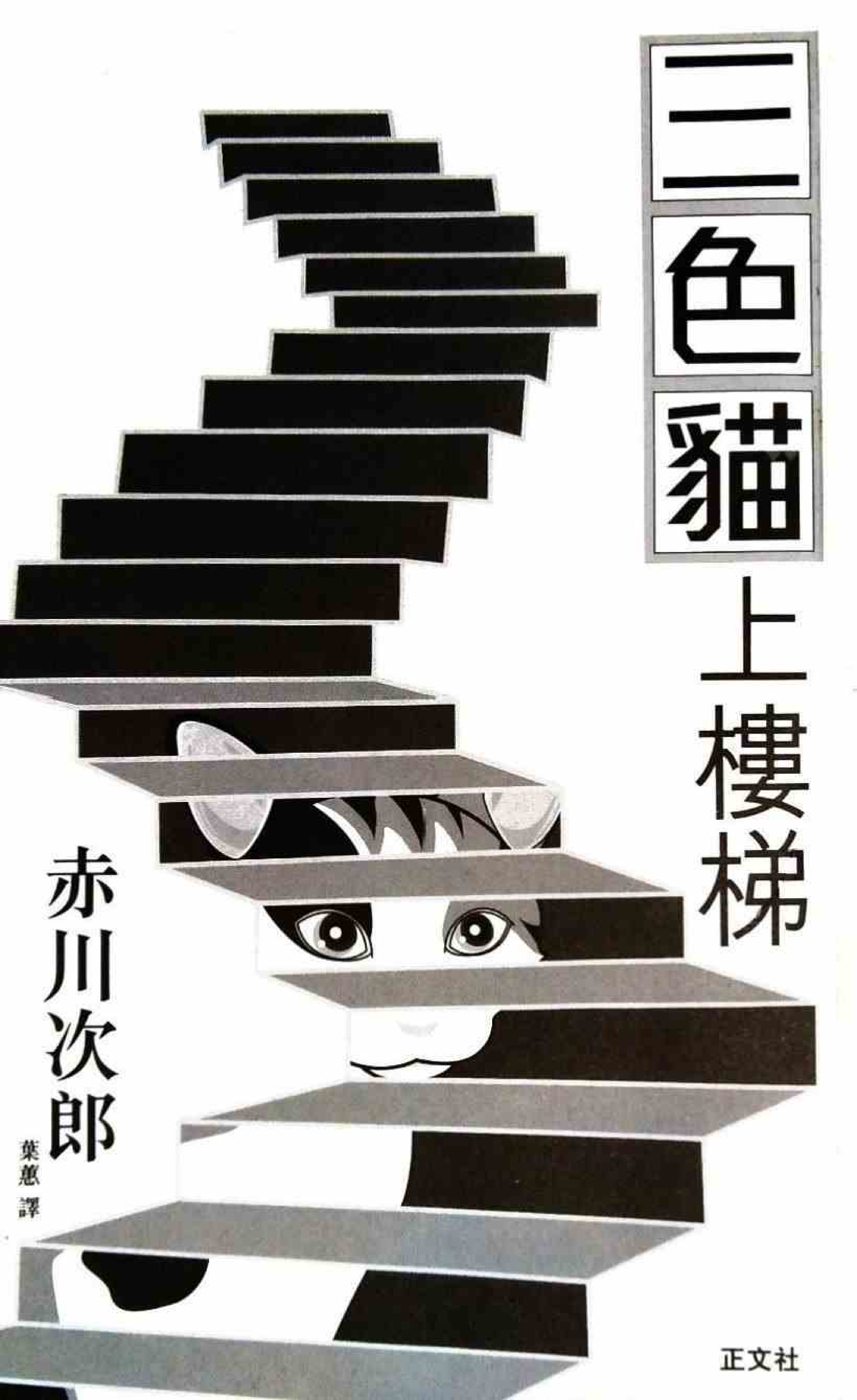

三色貓上樓梯
赤川次郎
葉蕙 譯
正文社


三色貓上樓梯
赤川次郎
葉蕙譯
正文社

目錄

序曲

不會失敗的。

——那傢伙這樣說，然後笑了。

早上起來不是要洗臉嗎？就跟那個一樣簡單。

不過，世界上也會有早上起來準備洗臉的時候，發生了停水的事。

當然，那種可能性或許是幾萬分之一。

然而對於偶爾遇到的人來說，可能性就是百分之百……

然則並不是遇到「停水」那碼子事。

那天早上，火車因意外而延遲了。

因此平時九點二十分出店鋪的老人，今天遲了半小時才到。換作平日，他不會那麼疲倦，卻因遲到的火車異常擁擠，老人家吃不消。

老人來到店鋪前面時，決定在開鎖以前稍微歇息，於是走向馬路對面的咖啡店。

反正一大早不會有客人來的，老人想。

「早。」他跟店裏的女孩打招呼。「唉，火車因意外而遲了，真倒楣……」

穿紅色可愛圍裙的女孩稍微睜一睜眼說：

「喲，不容易呢。」

這女孩相貌也很可愛，為人親切，老人很喜歡她。

「若不稍為休息一下，就無法開店了。給我咖啡……唔，再給我一份那種甜甜的麵包吧。」

「好的。我給您端到位子上。」

「不好意思。」

其實應該自己用托盤把東西帶到位子上的。

老人走向日照良好的座位，「咚」地坐下來。

還有其他顧客在，每個都在桌面上擺着電腦，各自忙碌地敲着甚麼。

現在有這種「工作」方式啊。

老人無法理解。

「久候了。」

女孩把托盤端過來。

「——謝謝。」

老人掏出錢包。

其實……其實他的身份不允許他如此「奢侈」，然而當着這女孩面前，他不想表現吝嗇。

當他掏出千圓鈔票時，那女孩說一聲「請慢用」，他的一點點遲疑也就不翼而飛……

被叮嚀「請慢用」的老人，依言慢慢地享用早餐，不耐煩地用手指敲打駕駛盤的哲二則無從知悉。

「在磨磨蹭蹭的幹甚麼來着……」

其實這時候應當早就「一切搞定」才是。

預定計劃打亂了——這是黃色訊號。

不過，哲二只是遲疑而已，無法當機立斷。

畜牲！一個小時過去了。

正確地說是五十三分鐘。

哲二拿出手機。

「你絕對不能打電話給我啊。」

他記得對方的叮囑，於是猶豫不決。
心想對方會不會打過來，但事與願違。
這時候，終於見到老人從咖啡店出來，往自己的店走去。
「令人乾着急……」
老人不慌不忙地打開店鋪的捲閘。陳舊的捲閘發出刺耳的聲音嘎吱嘎吱地升上去。
哲二戴上從藥局買來的大口罩，架上太陽眼鏡。這樣子就完全認不出他的長相了。
哲二下車。
上午十點鐘了，商店街幾乎沒有人影。
開店的還很少。現在到了十一點鐘才開店的佔多數。加上不景氣，倒閉的店也比比皆是。
這裏雖不至於像地方城市所稱的「下了捲閘的蕭條街道」，畢竟位於平民住宅區的傳統商店街，顧客都不太上門了。
在這一帶最早開店的，大概是對面的咖啡店吧。由於是連鎖店，總不能不開門做生意，而像營業員的男人從一大早就前來光顧……

前田哲二當然不是營業員。
他那插進夾克口袋的手，緊緊握住一支手槍……

1 親子

「喏，好好地走啊。」母親對幼小的女兒說。「不行啊，這樣子東歪西倒的……」

如果牽着手會走得快些，但最近女兒總說「我會一個人走」而不聽話。真是的——抱着重甸甸的她走，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

「這一帶好安靜呢。」直井美鈴說。

「為甚麼？」女兒愛衣問。

美鈴微笑。

「店鋪有點蕭條呢。」

「為甚麼？」

——任何事都反問「為甚麼」，成為近日愛衣的口頭禪。

愛衣現年五歲。本來有上幼稚園，今天放假。因為幼稚園要進行有點費功夫的工程。

「那種事，真傷腦筋……」

大概一個星期以前，突然接到幼稚園的通知，直井美鈴好生困惑。

今天必須前往最近身體狀況不佳的婆婆那裏。

這是每周定規的事，總不能隨便更改日期或中止。

美鈴本身也有兼職工作，每周四休假。其他人也有自己的時間表，不能突然提出說「改放另外一天」。

沒法子，美鈴只好把愛衣帶來。

其實她想一個人去，迅速處理好婆婆的事就回家，但跟愛衣一起時，總會耽誤時間。

婆婆也因孫女的到來而高興，因此不會馬上讓她回家，這樣子回家的時間就會延遲了。

「——啊，對了。」美鈴的眼睛停留在雜貨店。「這裏有售賣嗎……」

婆婆製作「幫我買回來」的購物單數量相當可觀，但通常一說完就忘記。不過當中也有美鈴認為比較方便的東西，剛剛想起來的。

「橡皮圈和塑膠繩子……」

她喃語着，窺看店內。

沒問題。店鋪開着。

裏頭有一位老人家面向她這邊而站，一名顧客背向自己。
「媽媽，幹甚麼？」愛衣問。
「嗯，嬤嬤那裏有點東西要買噢。」美鈴說。「馬上就好。」
「愛衣也要買。」
「我想這裏沒有愛衣覺得好玩的東西噢。」美鈴笑了。
不過，不能叫愛衣在外面等就是了。
美鈴推開店鋪入口的門扉。
門上的鈴發出「叮伶叮伶」的聲音。現時這種東西……
背向她的顧客啪地回過頭來。
太陽眼鏡和口罩——為何他作這樣的裝扮？
美鈴邊覺奇怪邊走進店內。
「請問有橡皮圈嗎？普通的——」
她看到了，那名顧客手裏的東西。
可是，那種事竟然發生在眼前……這是真的嗎？
那顧客手裏的槍轉向美鈴這邊。
「別出聲！」他大聲嚷。「去角落那邊，不要亂動！」

有愛衣在！——美鈴一把抱住愛衣，冷僵在原地。

「沒聽見嗎！趕快到那邊去！」男人煩躁地說。

美鈴想要往店鋪的角落移動，卻被旁邊的台架絆倒。

「你幹甚麼！」

「對不起！——對不起！」

美鈴抱緊愛衣，不住地重複道歉。

「喂，老頭子，快點！」男人再度轉向老人。

老人拿出收銀機裏面的錢後，男人一把搶過去，塞進口袋裏。

「喂，老頭，我知道噢。」男人說。「那個小抽屜裏有錢吧？」

「甚麼錢……」

「你想被殺嗎！」男人的槍指住老人。「還不趕快拿出來？我知道裏面有三十萬圓！」

「你……從誰聽來的。」老人說。「這筆錢應該沒人知道……」

「少廢話！你也不想為了區區三十萬圓死掉吧。」

「明白——明白。」

老人彎身到腳畔的櫥櫃，打開抽屜。

就這時候，大概察覺了異樣的空氣吧，愛衣突然放聲大哭。
「吵死人！」男人回頭。「閉嘴！」
「對不起……小愛衣，不要哭——喏，不要哭。」
男人再度轉向老人——老人捉住一把菜刀，砍向男人。
「嘩！」男人的左臂受傷了。「你幹甚麼！」他後退。
「滾出去！」
「媽的！豈有此理！」
他一邊踉蹌，一邊扣扳機。
子彈射破玻璃門。老人揮動菜刀。
「住手！不然殺掉你！」
「給我滾出去！我不會給你錢的！」
老人忘記恐懼大聲喊，繼續揮動菜刀。
「停手！你想幹甚麼！」
男人為了躲避菜刀的攻勢而舉起手臂。
手槍發射了。
子彈射穿老人的喉嚨。

美鈴看到老人捉住男人，剝開他的太陽眼鏡和口罩。

很清楚地看見了年輕男人的臉孔。

老人染血倒下去。

「媽的……媽的……」

男人驚慌失措，踉踉蹌蹌地從店裏衝出去。

不好了——不好了。

怎麼辦？應該怎麼辦？

直井美鈴呆然看着血水從倒在地上的老人的喉嚨傷口溢流出來。

愛衣繼續哭個不停。美鈴抱起自己的孩子，重複不斷地說：

「沒事了，沒事了。已經沒事了……」

這時候，穿紅色制服的女孩從對面的咖啡店跑過來。

「怎麼了？」她窺望內裏。「喲！」

由於入口的玻璃門被第一顆子彈射破，她大概過來看看究竟發生甚麼事吧。

「老伯！請振作！」

那女店員呼叫全身顫抖的老人，連美鈴也看得出老人快斷氣了。

「我去叫救護車。」穿紅色圍裙的女店員說。「好像有槍聲吶。」

「嗯……強盜……開槍打傷他就逃走了。」美鈴好不容易說了這句話。

「我馬上報警就回來！」

女店員跑回自己的店去了。

——美鈴只能束手無策地佇立在那裏，但因愛衣激烈地大哭而回過神來。

「對了……去嬷嬷那裏吧。」

美鈴躲開倒地的男人和血泊，戰戰兢兢地走向出口。

這老人能不能獲救，警察會不會來的事，美鈴根本沒考慮到。

總之，假如遲了去婆婆那裏，丈夫會怎樣責備她呢？婆婆經常在嘴裏說：

「謝謝啊。不容易吧，無須勉強噢。」

可是她每晚打電話去兒子的手機告狀。

「美鈴她呀……」

這個那個地在雞蛋裏挑骨頭，盡數她的不是。

那樣的不平不滿幾倍地降落在美鈴身上。

對，不能在這種地方浪費時間……

走近出口方向的美鈴飛快地看一眼躺在血泊中的老人，在心中合掌說「抱歉」。

就這時候。

老人仿佛被看不見的線拉扯似的「霍」地坐起來。美鈴忍不住「嘩！」地發出短促的哀鳴。

血從老人的喉嚨傷口汩汩流出，他用沙啞的聲音說：「是他……是那小子……」

其後，老人留下了一句話，就這樣「吧噠」一聲再次仰面倒下去……

美鈴用手按住怦怦跳的胸口，等候心情平伏下來。

然後，她把愛衣放下來，牽住她的手，準備離開——

「你還好吧？」對面的咖啡店女店員跑回來。「那位老伯死了嗎？」

「嗯……多半……剛剛。」

「我報警了，警察馬上就來的。」

「噢……」

「站在這裏也……那麼，你到我們店來吧。坐在椅子上好了。」

「可是我——」

當她想說我有事，必須馬上離開的時候。

「發生甚麼事？」

傳來聲音，一名警官趕到了。

「啊，近藤先生！這裏的老伯被殺了！好像是搶匪做的。」

「是嗎——報警了？那麼，先等一等好了。」

「你到裏面看看吧——這位女士剛好在店裏。」

「好極了！有目擊者啊。」警官說。

「他是車站前派出所的近藤先生。」女店員說。

「是你們店內的客人通知我的。」

「哦——總之，我先請她到我們的店等候。」

「那好——啊，好過分。」警官走進店內說。

「呃，我……」美鈴欲言又止。

「來，請。小妹妹，想喝甚麼？我請客。」

聽女店員這麼說，愛衣「嗯」一聲，即刻跟隨女店員走了。

怎麼辦？

美鈴不得不追隨愛衣，一同走進咖啡店。

不過——這麼一來，去婆婆家的時間就越來越遲了。

美鈴的心情極其沉重……

2 刑警

「啊，片山兄。」石津刑警探臉出來。

「啊，怎麼樣？」片山義太郎氣喘不休。「路上遇到交通堵塞……我是跑來的。」

「辛苦了。」

「強盜殺人嗎？」

「好像是，但也說不定是佯裝搶劫的謀殺案。」

「怎麼說？」

「請進來看。」

片山從破裂的玻璃門窺看雜貨店的內部。

「射穿喉嚨啊。」

見到倒在血泊中的老人，他禁不住想移開視線。

「嗯。若是普通的劫匪，不會那樣子開槍的……」

「現款呢？」

「收銀處的錢好像拿走了。」

「有菜刀啊。」

「嗯。刀刃上沾了一點點血。」

「犯人也受傷了吧。」片山環視店內。「不過——為何盯上這種店呢？」

「看起來沒甚麼錢的樣子吶。」

「嗯……」片山為免妨礙鑑證人員們的工作而出到外邊。「是誰通報的？」

「對面咖啡店的店員。聽說有目擊者。」

「那麼，先向目擊者問話好了。」

片山他們走向對面的咖啡店。

「我叫丘久美子。」那名穿紅色圍裙的女店員說。

「這間店沒有受害吧。」片山說。

「對，幸好沒有流彈飛進來。」丘久美子說。「那位老伯常常來這裏喝茶的……儘管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好像叫做大塚先生。大塚秀治先生——今天他也來過這裏嗎？」

「嗯，就在發生事件之前。」

「之前是幾點鐘左右？」片山問。

「十點鐘左右……十點鐘以前吧。比平日遲了一些。聽說火車遇到意外甚麼的。」

向久美子問完話後，片山說：

「犯人是等店一開就闖入的。」他對石津說。「不過，今天他遲開店。」

「那麼一來——」

「犯人大概是在附近不耐煩地伺候着吧。你到這一帶去探聽一下，看看有沒有停放的車輛之類。」

「明白。」

石津趕忙走出去。

「那麼，目擊事件發生的人是——」片山說。

「那個人。」久美子指示在店的深處給孩子喝東西的母親說。

片山上前搭訕時，母親極其惴惴不安的樣子，輕輕點一點頭。

「你是直井美鈴女士吧——聽說你是目擊者。」

「嗯……」

「請詳細說一說。」片山在椅子坐下來說。

「呃……」她欲言又止地望望時鐘，然後快口說道：「刑警先生。對不起，我必須趕回去。」

「怎麼說？」

「我要去外子的母親那裏——已經遲了好幾個小時了。對不起，以後我再慢慢告訴你。」

「不，那可傷腦筋。」片山說。「犯人可能還在這附近。必須儘快通緝才行。因為這是殺人事件，希望你能合作。你的婆婆也會理解的。」

對於片山的說法，直井美鈴幾乎嚷叫着說：

「你知道甚麼！」

片山大吃一驚時，她說：

「——對不起，我忍不住……」

「不，沒關係。那麼，很快結束好了。你為何走進店內？」

「我有點東西要買——那個時候，強盜已經用槍指住那位老伯了。」美鈴說。

「犯人長甚麼樣子？」

「戴太陽眼鏡和口罩……」說到這裏時，美鈴手袋中的手機鳴響。「對不起……」

「請。」

「——喂?——老公。」美鈴小小聲說。

「你在磨磨蹭蹭的幹啥去了!」

丈夫的怒吼聲使美鈴縮起身子。

「呃——」

「老媽子已經等了幾小時了!雖然身體不舒服,但知道你和愛衣要來,她還特地爬起來預備了糕點!明白嗎!」

「對不起。呃——我遇到荒謬的命案。」

「你說命案?別找無聊的藉口了!媽媽打過幾次電話來,哭着說『美鈴不想來我這裏』哦!」

「對不起,但是——」

「總之你快點去!懂嗎!」

「老公——」

丈夫掛線了。

美鈴用顫抖的手將手機收進手袋裏。

回頭一看,片山刑警就站在她旁邊。

「呃……」

「我聽見啦。你先生的聲音很大。」片山說。「不容易吶。」

「對不起。對外子來說，母親第一……」

「若不馬上去，看來你先生又會生氣的樣子。——明白了。」片山點點頭。

「那麼，我們開車送你去你那位婆婆家。請你在車上說給我聽。」

美鈴咻地心中一緊。這位刑警對我照顧周到……

「石津！」片山呼喊。「預備車子。送這位女士一程。」

「是。」

「對不起。」美鈴鞠躬致謝。

「用不着道歉哦。你並沒有做過需要道歉的事。」片山說。

「嗯……」

「經常道歉的話，你會覺得自己真的做了甚麼不好的事哦。」

「對不起。」禁不住又說了。「啊……」

美鈴不由得用手捂住嘴巴。

「——前面角落轉左的地方。」美鈴對負責駕駛的石津說。

「好近呢。」

開車只要幾分鐘而已。

「那麼，犯人戴太陽眼鏡和口罩……知道他的服裝打扮。」片山做記錄。「然後，因為大塚老先生反抗搏鬥，於是犯人扣扳機。」

「看起來就是這樣的。」

「明白了——這裏是嗎？」

「是——呃，已經可以了嗎？」

「其實我想問清楚一些的……改天再請教好了。」

「對不起。」

美鈴抱着愛衣下車。

「讓我跟你的婆婆解釋一下好了。」片山說。

「不了，不需要做到那個地步——」

「不，我很在意的關係。來——石津，稍等一下。」

相當殘舊的單門獨院老房子。

美鈴打開玄關拉門的鎖，咯嘞一聲拉開。

「婆婆，我是美鈴——來遲了對不起。」

她邊說邊牽着女兒的手走進去。

替愛衣把鞋子脫掉後，愛衣喊聲「阿嬷！」就跑進屋裏去。

「愛衣，稍等一下——媽媽也去。」

美鈴正要走進去時，婆婆站在眼前。

「婆婆！您起來沒關係嗎？」

「如果我自己不爬起來，誰也不會來幫我的。我這老骨頭只會被人嫌棄罷了。」

那老嫗用尖銳的眼神看着片山。

「那男的是甚麼人？」

那老嫗名叫直井光子，六十八歲了，但在片山眼中，她並沒有特別哪裏不適的樣子。

「呃——這位是刑警先生，他送我回家……」

「警察？幹嘛你要警察來照顧？」

「請等一等。」片山說。「我來說明。車站前商店街的商店進了強盜，有人遇害了。美鈴女士碰巧在現場，我們必須向她問話，因此花費了時間。」

但是，直井光子並沒有用心聽片山說話。

「美鈴。」她用僵硬的表情睨視媳婦。「我們家呢，從來不曾有人受警察照應的。當英一把你帶回來時，我就覺得你是個不可靠的人。不過，我告訴自己，只要英一得到幸福，我稍微忍耐一下也沒關係。」

「婆婆——」

「我根本不想聽你辯白！啊，可憐的英一！過些時候，報紙、電視的一定會刊登你的事。你給我走着瞧。」

光子滔滔不絕地說畢，快步走進裏頭去了。

「媽媽……阿嬤怎麼了？」

愛衣膽怯地捉住母親的手。

「甚麼都沒有啊。嬤嬤只是身體不舒服而已——你在廚房等一下。」

「嗯。」

愛衣走開後，美鈴把眼眶裏的淚水擦掉。

片山只能啞然站在那裏。

「不容易吶……我沒想到會這樣子。」

「對不起。」美鈴道歉。「你請回吧。過些時候，婆婆一定……」

「明白。」片山歎息。「那麼，告辭了——可以打去你的手機聯絡嗎？」

「是。我會出去做兼職，可能的話，下午四點鐘後……」

「你在哪裏工作？」

「『K-store』的本町分店。」

「我儘量不給你添麻煩。」片山紀錄下來。「待會你留在這兒？」

「打掃和洗衣，預備飯食——外子今天也會回來這裏。為了跟他母親吃晚飯，所以沒加班。他是個即使我發燒躺在床上，也照樣去飲酒作樂的人。」

「是嗎……不，對不起。」

美鈴微微一笑。

「刑警先生並沒有做壞事，也要道歉呀。」她說。

「真的。」片山也露出笑臉。「那麼，告辭了——能見到你的笑臉，我也鬆一口氣。」

「喲……」

——美鈴一直凝視那道「咯嘞咯嘞」關起來的玄關拉門。

說實在話，其實她必須說出來才行。

當時老人把犯人的太陽眼鏡和口罩扯下來，美鈴看到了犯人的臉。

然後，老人在斷氣以前所說的話。那句話美鈴也聽到了。

可是——可是，她不想再跟警方扯上關係了。

對。那位刑警一定可以捉到犯人。這麼一來一切就圓滿結束。

即使我不說多餘的話……

「媽媽，怎麼了？」

傳來愛衣的聲音，使她赫然回到現實。

「現在就來。」

美鈴趕緊走向廚房。

3　夜宵

「好過分的事呢。」片山晴美不禁皺起眉頭說。「換作是我，在那種家庭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喏，福爾摩斯。」

她所搭訕的三色貓專心在吃，沒有答話。

「雖然事前聽說了，眼前看到那種光景卻是第一次。」片山義太郎說。「喂，再給我一碗。」

「光吃茶泡飯，沒有體力噢。」

「睡覺前，怎能吃油膩的東西呢？」

——這是片山義太郎和晴美兄妹所居住的公寓。

當然，三色貓福爾摩斯也一起「同居」。

片山不得不把今天的強盜殺人目擊者直井美鈴的境況告訴妹妹。

「不過，她丈夫也很過分——那叫美鈴的女人，為何嫁給那種男人呢？」

「那點我沒問。」

「那麼，犯人呢？」

「嗯——結果都沒找到。也有人說看到類似的車輛停在附近，但不確定，而且那一帶的商店很遲才開，幾乎沒有行人經過。」

「噢……可是，像那種沒甚麼現款的店，為何會進去強盜呢？」

「那點很奇怪。犯人甚至帶了槍。對面咖啡店之類的更應該成為目標才對。」

「不是偶爾闖進去的呀。」

「不是。遇害的老人比平日遲了一個小時開店，歹徒是同一時候闖入的。畢竟是瞄準那間店的吧。」

「那麼，從一開始就盯上了。例如知道他店裏有錢甚麼的……」

「唔，若不進行各種查訪還不曉得——至少那間店內沒有大錢。」

「聽說犯人也受傷了？」

「嗯，被殺的大塚先生用菜刀砍傷了他——你怎知道？沒有公佈噢。」

「我聽石津說的，當然。」

「石津啊……他躲在哪裏？」

「怎會呢？」晴美苦笑。「他剛才吃過晚飯就走了。我得重新煮飯呢。」

片山提不起勁去抱怨。

「嗚呼！這麼一來，我不是吃晚飯，而是吃夜宵了。」

吃完後，他一骨碌躺下來。

「嗤！你會變牛噢。」晴美說了一句過時的用語。

「如果這麼說，福爾摩斯早就變成『三色牛』了。」

大概聽見自己的名字吧，福爾摩斯略微睜開眼睛，打個大呵欠，又睡着了……

「請小心！多謝。」

好不容易把爛醉如泥的「社長」弄上計程車，他大聲致意，鞠了幾個躬。

計程車開走以後，他繼續低着頭送行——直至計程車走遠了也沒抬起頭來。

已經沒問題了……

大塚信吾歎一口氣。

「醉酒鬼！」他不吐不快地說。

他想回到店裏重新再喝，可是身體疲憊了。

早點回去睡覺好了……

「啊……」他伸懶腰。

現在接待費也很緊絀，每兩次賬單就有一次被退回。

「為何這麼貴！」被課長責備。

「有人會去這麼貴的餐廳接待嗎！」被部長瞪眼睛。

開玩笑！——接待交易客戶，倘若帶去附近的普通居酒屋，又會挨罵說「別去這麼失禮的地方」了。

「當上司可輕鬆啦。」

大塚信吾一面嘟噥，一面往夜道邁步。

稍暗的馬路，嗖地有人衝出來，信吾嚇一跳。

「嘩！」

「是我！我啊！」

「怎麼。是哲二呀。」信吾大歎一口氣。「別嚇人好不好。」

「變得棘手了。你知道了吧？」哲二說。

「嗯。為了我爺爺的事，我接到警方的聯絡。」

「你……不是說很容易搞定嗎！」

「喂，別那麼大聲。」信吾拍拍哲二的肩膀。「不容易吧——喂，你受傷了？」

「嗯。那老頭子用菜刀砍我。真是的，倒楣透了！」

「老人家甚麼都不怕的嘛。喂，到前面去喝一杯吧。」

「帶着這身傷？馬上引人注目。」

「胡說。那麼一點刀傷怎會引起懷疑？」信吾笑了。「有我陪着。先去醫院吧。」

「嗯……」

哲二確實痛不堪言。

信吾陪他到附近的急救醫院去。

「他想把櫥架吊上去，割傷手臂。」

說明一番，醫生替他做治療。

並沒有問三問四，消毒後捆上繃帶，拿到止痛藥。

「——嗚呼，獲救了。」

哲二從醫院出來後，舒一口氣。

「所以我不是說了嗎？——不過，醫生說不能喝酒吶。」

「更要緊的是我餓死了。讓我吃點東西吧。」

「好。那麼，去吃烤肉吧？」信吾說……

儘管說不能喝酒，哲二還是忍不住喝了啤酒。

「這件事……怎辦才好？」

稍微填飽肚子後，哲二又開始擔心起來。
「唔，世事不盡都如預定計劃那麼順利啊。」
「喂……那樣說很不負責任哦。」
「你的事，警方怎會知道呢？你跟我爺爺沒有任何瓜葛嘛。」
「但是……」
「你被他砍了一刀對嗎？那是沒法子的。」
「喂，信吾。」哲二不滿。「你竟然如此不當一回事啊。」
「因為是預料之外的事，這麼一來，爺爺所買的保險就會批下來。受益人只有我一個——唔，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如果到手，我會分一點給你的。」
哲二啞然。
「你是說真的吧？」
「嗯。咱們不是朋友嗎？來，吃吧。」
「嗯……」
「我對現在的上班族生活開始厭倦了。假如有一大筆錢進來，不如自己開店好了。」
「好悠閒吶。」哲二苦笑。

「喂。」信吾稍微壓低聲音。「你進出店鋪時，沒有被人瞧見吧。」

「嗯……」

「若然如此，那就無須擔心被捉了。槍也是黑路貨。」

哲二繼續默默地吃烤肉。

他不敢說——太陽眼鏡和口罩被老人扯下來，在場的母女看到他的臉的事……

對於殺死信吾的祖父大塚秀治的事，完全沒有感到後悔和罪的意識，哲二自己也覺得意外。

原本訂立計劃的乃是信吾。然後，哲二起初並沒有殺人的意圖。是因那老頭子用菜刀砍他，他才開槍的。不是我的錯。

哲二把一切歸咎於信吾和那老頭，這才能接受事實。

不過——令他在意的是，是否真的不會落網。

雖然被人看到臉，但是在那種時候。對方也沒有看得太仔細吧。

對了——還有太陽眼鏡和口罩。從那裏能尋迹找到線索嗎？

太陽眼鏡是便宜貨，口罩也是到處都有賣的。

嗯，大概沒問題吧？

不過，最危險的畢竟還是那對母女。

一定被警方問話了。

「是怎樣的男人？」

也許製作拼圖照片。

是的，對那兩個人——尤其是對那個母親，必須做點甚麼。

她到店鋪是否巧合？還是每天都去？

哲二開始思考，應該怎麼做才能再見到那個女人……

「喂，你不吃了嗎？」

信吾的說話使他赫然回到現實。

「當然吃了。休息一下而已。」

哲二用筷子夾起剩餘的肉片。

4 顧客

「歡迎光臨。」

美鈴把貨架上的商品排列整齊的時候，感覺到背後有顧客經過，於是揚聲說。

「歡迎光臨」這句話，一直很難說出口。

來這間「K-store」做兼職已經一年。見到顧客就條件反射地說出「歡迎光臨」的話，乃是工作了三個月之後的事。

當時的店長經常叫她留意，聽到不少怨言。

今天不是負責收銀，心情比較輕鬆。但要在寬闊的店內來回替換或排列商品，有時要站在腳凳上，或者彎身看貨架下面，身體頗吃力。

世上沒有兩全其美的事。

「哎，你。」傳來年輕女子的聲音。

美鈴沒有想到是喊自己，繼續整理貨架的下層。

「打擾你工作，不好意思。」

對方這麼一說，美鈴終於直起腰身。

「啊……對不起。不好意思，您要找甚麼呢？」

穿着薄身大衣的套裝女人。年約二十五六吧，乍看是個性格花俏的女人。

「不是的。」那女人說。「你是『直井女士』吧。直井美鈴是你嗎？」

「我是。」

美鈴困惑了。為何她會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特地來看你的。」

那女人實際上真的目不轉睛地把穿上制服的美鈴從頭到腳打量一遍。

「你是這樣的人呀。」她說。

「呃——」

「我呀，是你先生的同事。在公司裏不同部門就是了。」

「噢。外子承蒙關照……」

「對。我在照顧英一先生噢。」

「怎麼說呢？」

「你不懂？」女人發出笑聲。「我叫淺倉綾——我是你老公的情人。」

「啊……」

美鈴呆若木雞地望着那女人。

與其說吃驚，不如說她連吃驚的餘裕也沒有。

究竟這個人在說甚麼？

「明白了吧？」自稱淺倉綾的女人用有點嘲諷的語調說。

「是嗎？」美鈴終於說了。「但是——甚麼時候的事？」

「這個呀，已經三年多了。」

「那麼……現在還有繼續嗎？」

「當然啦。如果結束，我就不會來找你了。」

「可是……那個人的妻子是我。我們也有小孩。」

「我知道啊，當然。我並不是要把你趕走噢。因為他的母親，我實在是無法照顧。你很了不起呢。」

被這個人稱讚也……

「那麼，為何跑來這裏？」

「我不是說過了？我是來看你的。」

「可是……」

「你是妻子。我是情人。彼此守住領域，河水不犯井水，就會很順利。喏？」

「噢……」

「總之見到你好極了。」

淺倉綾伸出手來。美鈴條件反射地握住她的手。

「告辭了。打擾你工作，抱歉。」

說完，她踏着輕盈的腳步走了。

美鈴帶着做夢的心情，懷疑剛才所發生的事是不是現實，暫時佇立在那裏不動。

「——直井女士！你在發甚麼呆？」

售貨場女主任的斥責聲飛來，美鈴慌忙回到工作上。

可是——有這種事嗎？

有人會特地跑去見情人的妻子麼？

是不是開玩笑？

「一點也不奇怪……」美鈴喃語。

趁着短暫的歇息時間，美鈴用手機打電話給丈夫。

「幹甚麼。我在工作噢。」不悦的聲音。

「對不起。」美鈴禁不住先道歉。「呃，剛才有個女人來這裏。」

「你說甚麼？」
「名叫淺倉綾的女人跑來我做兼職的超市。她說是你公司的人。然後，她說她是你的情人。」
對方頓了一下。
「她去了啊。」直井英一笑了一下。「她有這樣提過，卻沒想到真的去了。」
「老公……是真的嗎？」
美鈴出到超市的後門。在休息室會被人聽見。
「嗯。」直井用理所當然的語調說。「你不是也知道嗎？」
「那種事……」
「我不打算和你離婚，放心好了。只是那妞兒好奇心重罷了。」直井說。「我有訪客。要掛線啦。」
「老公──」
「有事晚上再談。」
說畢，他掛斷通話。
美鈴呆然注視手中的手機。
他說放心？不打算離婚？

美鈴手裏繼續拿着手機，回到超市裏邊。

「──直井女士！你偷懶嗎？」女主任看到美鈴就說。「趕快回去售貨場！」

「對不起。」

美鈴快步往售貨場走過去。

「你怎麼了？」女主任說。

「啊？」

「你是不是哭過？發生甚麼事？」

她的語調含有「大家都是女人」的意味。

「不……對不起。」美鈴趕忙擦眼淚。「我沒察覺到。」

「若是沒有理由，不會無緣無故哭泣的。」

「個人的事。對不起。」

售貨場主任名叫木田安代，四十多歲，是個體格健碩的女人。雖然嚴厲，對於工作勤快的人卻很關顧。

「直井女士，你在十秒鐘之間講了三次『對不起』噢。」

「啊……」

「你不住地道歉，別人是不會諒解的。」

她好像跟那位刑警說了相似的話，美鈴想。

木田安代飛快地看看店內。

「距離人多擁擠還有一段時間。你來一下。」

「可是……」

木田安代捉住困惑不解的美鈴的手腕，從超市後門出到外面，走進位置稍微偏僻的咖啡店。

「呃……工作……」

「是我帶你來的，沒關係——給我咖啡。你也是？那麼，兩杯咖啡。」

木田安代摘下眼鏡，用濕毛巾擦擦臉，歎一口氣。

「主任……」

「叫我安代。這裏不是職場。」

「但是——」

「我以前就想過。你好像不太快樂。」

美鈴大吃一驚。

「那個——不是所有人都不快樂麼？」

「是嗎？——你為甚麼哭？說來聽聽看。」

美鈴吞吞吐吐地把丈夫的情人，名叫淺倉綾的女人跑來找她，而丈夫也不當一回事地不加以否認的事說出來。

一旦開了頭，禁不住就連丈夫母親的事也說了……

「對不起。」她赫然。「我說太多……」

「沒關係。」木田安代點點頭。「藏在心裏的話，有時必須不顧一切地說出來才行。」

「不過……任何家庭都會有這種事……」

「你的不普通噢。」安代喝着咖啡苦笑。「假如所有家庭都這樣，全日本都鬧離婚了。你一直在難堪的環境中逆來順受啊。」

「是……嗎。」

「你真的好會忍耐。真可憐。你的男人運不好啊。」

聽她這麼一說，美鈴突然覺得自己好可憐，一時悲從中來，又放聲大哭……

然後——大概哭了五分鐘左右吧，終於停止哭泣，將涼了的咖啡一飲而盡。

「啊——好像——輕鬆了！」

安代笑了。

「就是這個調子！無論你怎麼哭泣，你丈夫都不痛不癢的。倘若感到壓力而搞

壞了胃，那才得不償失呢。」
聽了安代的說法，美鈴不由得笑了起來。
「對對對。你要笑。笑了就有精神了。」
「主任真風趣。」
「不是說叫我安代麼？——放工之後，我也不是甚麼『主任』了。只是一名四十二歲的女人。」
「呃……恕我失禮，您結婚了嗎？」
「喲，你不曉得嗎？我以前結過婚，後來離了婚，現在獨身。已經十年啦，一個人生活。」
「是嗎……」
「喔。」安代的手機鳴響。「差不多該回去了——你在這裏稍微休息一下好了。」
安代站起來，拿起賬單。
「這裏讓我來。十五分鐘後，你回到售貨場吧。」
「是——謝謝。」
木田安代回去超市後，美鈴變成一個人，驀地恍若從夢中醒來的感覺，環視咖

啡店內部。

剛才所發生的是現實嗎？

那位嚴格的售貨場主任，居然對自己說了那麼多親切的話語……

不過，眼前仍然擺着木田安代的咖啡杯。

這是真的。不是做夢！

對。她說十五分鐘過後回去店裏。換言之，十五分鐘內都不用回去。

美鈴看看喝剩的冷掉咖啡。

「小妹！」她對女侍應說。「給我添新的咖啡。這個已經冷了。」

「是。」

「我會付錢的，別擔心。」美鈴開朗地說。

有十五分鐘的話，可以好好享用熱騰騰的咖啡了。

「啊……」她禁不住喃語。「好棒啊。」

有人瞭解自己。有人同情自己。

何等美妙的事啊！

美鈴彷彿覺得新的人生開始了，端上來的咖啡不加糖或奶精，就這樣喝下去。

「——好苦！不過，好好喝啊。」

是的。丈夫有幾個情人又如何？被那種丈夫，那種女人糟蹋了自己的人生，怎能忍受啊。

美鈴如果哭泣，丈夫就高興。那個女人一定也很高興吧。

然後那個婆婆也是……

我才不要——誰要讓那班人高興啊？

美鈴有一種預感，有甚麼新的事情即將開始。

5　空白的時刻

「自那之後，已經過了兩星期了。」

丘久美子從咖啡店的前面看着對面的雜貨店說。

「嗯？——啊，那宗劫殺案啊。」店長酒井伸懶腰。「那天我休假吶。」

「就是。我在這店裏跟遇害的老爺爺談過話呢。」丘久美子說。「談話之後，老爺爺馬上就遇害了——除了強盜以外，最後跟他說話的可能就是我了。」

「是吧。」酒井不太關心的樣子。「如果我在，我會制伏搶匪，手到擒來。」

「別胡說了。」久美子苦笑。「對方有槍噢。萬一被他開槍打中怎麼辦。」

「手槍的子彈啊，很少打中的啦。」酒井放馬後炮。

「不過不是打中了大塚先生麼？」

「是他運氣不好而已。」

——咖啡店進入了上午時分的「空白時間」。

附近商店的人來吃熱狗當早餐的人潮已經沒有了，而距離午餐時間尚早。

「那間店怎麼樣了？」酒井看着關門閉戶的雜貨店說。

「電視報道說他有個孫子。總有一天會賣掉吧。不過，殺過人的地方，有人會買嗎？」

「隨着時間過去，大家都會忘記的。地方小，賣不了多少錢，但至少也值幾百萬。」酒井說。「真好啊。假如我也有個留下一小片地皮給我的爺爺就好了。」

久美子飛快地瞄一眼時鐘。

「我去休息一下可以嗎？」

「嗯。反正空閒嘛。」

「二十分鐘就回來。」

「慢慢來吧。」

酒井看看久美子，咧嘴一笑。

——以前。

是的。以前那句話令人覺得「窩心」。

久美子走近店裏頭，摘下圍裙，拿起錢包，從後門走出外面去。

咖啡店店員去別的咖啡店喝咖啡也很奇怪，可她對自己店的咖啡味道已經厭煩了……

「給我藍山咖啡。」

雖然貴了點，但至少指定一種咖啡豆，對於久美子乃是奢侈的享受。

跟店長酒井擁有「特殊關係」半年。

太過平凡的關係，起初就像泡溫水澡那麼舒服，隨着日子過去，開始發現酒井沒趣的地方。

上床幾次之後，他把久美子當老婆看待，當久美子去他的公寓時，他只是躺在那裏，連茶也不泡。

「女人喜歡為男人做家務。」

他好像如此相信。

剛才他羨慕老人被殺的雜貨店地皮，竟然說「會不會有好事送上門」。

以為他開玩笑，交往之後慢慢發現他其實是認真的，不禁幻滅。

酒井比久美子大一歲，今年二十八，看起來卻像「中年」。當她察覺那並非他做人達到平穩的境地，而是放棄了「人生目標」之際，更加強了和他分手的決心……

不過，只要久美子在那間店裏工作，她也不能正面跟酒井吵架就是了。

「差不多該辭職了……」

儘管這樣想，但不一定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

久美子不禁哀聲歎息。

「歡迎光臨。」

她不經意地看看剛剛走進來的女人。

「——喲。」那女人也停步。「你是……咖啡店的人。」

「嗯。那個時候——不容易呢。」久美子說。

她是那個時候的「目擊者」。

「你是……直井女士吧。」

「直井美鈴——一起可以嗎？」

「嗯，當然。」久美子微笑。「今天一個人？」

「嗯。女兒上幼稚園。那天碰巧放假。」直井美鈴吩咐了咖啡。「現在是休息時間？」

「是的。空閒的時段。」

二人稍微沉默。也許雙方都不願意提起命案的事。

不過，喝了一口咖啡後，美鈴開口了。

「兇手還……」

「嗯，沒有捉到總是無法安心。」

「是呢。」美鈴點點頭。

「真的好過分呢，竟然殺死那樣的老人家。」久美子說。

過了一會，美鈴說：

「不過——有些老人家也是很過分的。」

那個說法太過認真，叫久美子嚇一跳。

察覺了久美子的表情，美鈴笑了一下。

「對不起，我說了奇怪的話。」

「不會——發生甚麼事了吧。」

「嗯……是外子的母親。」

「哦……」

「真的有哦，就跟電視劇內虐待媳婦的情節一樣。」

「那麼……」

「待會兒也要去。那天是在我去婆婆家的路上……」

「是這樣啊——啊，想起來了。你跟那位片山刑警談話的時候，我就覺得怎麼樣子怪怪的。」

「嗯……」

美鈴把「那天」的事說出來。不可思議地，她用恍若他人的事那種語氣說話。

「那麼過分嗎？」久美子啞然。「換作是我，一個月也受不了。」

「結婚是很慎重的事。不光只是對方的問題。因為對方也有父母兄弟的。」

「我會好好記住的。對了，直井女士，我可以叫你美鈴姐嗎？」

「當然。」

「今天你非常開朗呢。有甚麼好事嗎？」

「哦……一定是我學到了劃清界線吧。」美鈴說。

「歡迎光臨。」

酒井把讀着的周刊合起來。

「──咖啡。」

「是。」

前田哲二環視店內。

空曠的關係，他在裏邊的位子就座。

好了……來到這裏，當然不可能那麼容易就遇見那個女人。

哲二隔着玻璃注視對面那間店……

「那邊啊。」男人把咖啡擺在哲二面前。「不久前發生殺人命案哦。」
哲二看到男人的名牌上寫着「店長．酒井」。
「嗯，曉得。」哲二點點頭。「你看到了？」
「不，我剛好休假。」
「哦。」
「我聽這裏做事的女孩，名叫久美子說的。」
「不得了吶。」
對——他大概做夢也沒想到，跟他說話的對手就是兇手吧。
「還沒捉到吧？」哲二說。
「好像是。不過——搶到多少錢呢？那種店，就算賣掉也不值幾個錢。」
見到這叫酒井的「店長」不在意被殺的老人的事，光在考慮錢的問題，哲二啼笑皆非。
「如果能夠輕鬆賺錢多好。」酒井說。「唔，我也不想去監牢就是了。」
「是吧。」哲二喝了一口咖啡。
不好喝——反正便宜。不可能拿出好喝的咖啡招呼客人。
一定是他的呈現方式使人這樣覺得。

名叫酒井的男人對於「工作」有怎樣的想法，從咖啡的味道就表現出來。

「很快就要發售了吧。」酒井說。

「啊？」

「彩票啊。年終的特別大獎，大家都買的關係，很難中獎的。我瞄準的是獎金少一點的一等獎。一百萬也好，中到就發達了。」

以概率來說，沒有太大的差別吧。哲二覺得可笑。

「所謂店長嘛，薪水很低哦。工作一天忙到晚，又沒有津貼。」

向客人發牢騷，完蛋了，哲二想……

年輕女子走進店內。

「怎麼，好快吶。」

酒井說着，往櫃檯那邊走回去。年輕女子先走進店的裏頭，穿上圍裙走出來。

她就是「久美子」吧，哲二想。

「店長，找贖的零錢不夠，我去兑換。」

「是嗎？拜託了，久美子。」

哲二察覺了酒井看久美子的眼神。二人飛快地對上眼睛。

是嗎。那兩個人有關係吶。

那種氛圍，旁人立刻知道是怎麼回事。

「對了。」久美子說。「剛才我去休息時，遇見上次那個女人呢。」

「哪個女人？」

「發生命案的時候，在對面店裏的人。」

哲二拿杯的手停住。

「嘿，她又跑來這一帶啊。」酒井說。

「她丈夫的老家在附近，聽說她必須照顧婆婆，很不容易的樣子。」

「於是上次也來了啊。」

「嗯。當時的她沉默寡言，令人覺得很陰沉，今天談了許多話，我們約好下次見面慢慢聊。我也問到了電郵帳號呢。」

「遇到那種事，她不害怕嗎？」

「那天她帶着孩子嘛。不過，她只是在場而已，甚麼也沒看到。總之希望早日捉到兇手啦──那麼，我去銀行一趟。」

「嗯，辛苦了。」

久美子就這樣穿着圍裙快步走出去。

──運氣真好。

哲二彷彿難以置信。

自從那天以來，他第一次重訪，馬上就知道了當時的「目擊者」是誰。

可是，為何那女人說她「甚麼也沒看到」呢？

不，不要相信的好。說不定是警方這樣吩咐她的。

但是，搞不好——

以那女人來說，當時帶着孩子。也許她不希望跟事件有牽連。

因此，假如她說「甚麼也沒看到」……假如真的如此，哲二求之不得。

不過，她隨時改變主意，表示「其實我看到兇手的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畢竟不能置之不理。話雖如此，該怎麼做？

殺了那個女人？

對於有這種想法，哲二自己也嚇一跳。

只要殺了一個，其後再殺兩個三個都一樣——我也會變成「殺手」嗎？

不，不是這樣。那老頭子是因情勢所趨而被我幹掉的，我不是一個可以不當殺人是一回事的人。

那女人——假如殺了她，這次我就真的有意圖去殺人了。

哲二對那個想法有抗拒感。

只要讓那女人保持沉默就好了。

若然如此……

哲二瞄一眼那個因無所事事而打呵欠的店長酒井。

那傢伙……對，那個男人為了錢，似乎甚麼都肯做。

然後，名叫久美子的女人跟目擊者相識。酒井和久美子好像是情侶。

哲二覺得這樣子可能可以做點甚麼。

他把涼掉的咖啡一飲而盡。

「多謝了。」他對酒井喊一聲。

「啊，謝謝。」

「我還會再來的。」

酒井大概想不到，哲二那句話是說真的……

6 午後的眼淚

女孩突然哭起來。

店內很空，不至於引起其他客人注意，但對方沉着臉環視周圍。

「喂，別哭啊。」他說。「在這種地方……人家在看了。」

「對不起……」女孩用手帕捂住眼睛。「我好怕，禁不住就……」

「我不是說沒問題嗎？相信我啊。」

男人是上班族吧。西裝領帶打扮。三十歲前後。

女孩比他年紀小很多，大概二十出頭，服裝樸素，稱不上時髦。

「可是……怎麼辦？」女孩抽抽搭搭地說。「再這樣下去……連手術也不能做了。」

「我不是說沒有必要嗎？」

「那麼……我可以生下來囉？」

「當然了。很快就有一大筆錢進來。為了做手續我會忙一陣子，安頓之後就跟你舉行婚禮。」

「真的嗎！好高興。」

女孩的臉上露出笑容。

「所以我說不用擔心。懂嗎？」

「嗯……抱歉，在你工作中。」

這時候，店裏的電話鳴響，女侍應接聽。

「——這裏有一位大塚先生麼？」她喊。

「是我吧。」男人站起來，走過去聽電話。「——嗯。喂——我馬上回來——誰？——是嗎？明白。請他稍等一下好了。」

名叫大塚的男人掛斷電話，回到位子上。

「我有訪客。必須回去公司了。」

說着，他從內袋掏出鈔票夾，拿出幾千圓來。「這個，你拿去吃點甚麼再回去吧——再聯絡。」

「嗯，一定哦。」

「知道。」

大塚點點頭，匆匆忙忙地走出咖啡店。

——片山晴美在離開他倆稍遠的桌子冷眼旁觀。

「有點古怪呢，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從旁邊的大手袋探臉出來。

看來男的使那女孩懷孕，答應跟她結婚的樣子。不過，晴美明眼看得出，名叫大塚的男人稱不上有誠意，實際上他覺得很困擾。

「從我來看，那男人沒有意思打算結婚哦——贊成嗎？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無言地看着晴美。

「對不起。」獨自留下的女孩喊住女侍應。「給我菜牌。」拿到菜牌後，她說：「咖喱飯。還有飯後給我蛋糕和奶茶。」

剛才還在嚶嚶啜泣，現在精神奕奕地下單。

呵……那女孩出乎意料地堅強吶，晴美想。

女孩大概感覺到晴美的視線吧，她回過頭來，發現手袋裏的福爾摩斯。

「喲，好可愛！」她恬然一笑。

晴美也微笑。

「抱歉，剛才的對話，我聽見了。」

「是吧。那個人不願意的，但我故意大聲說，讓別人也聽見。」女孩說。「我可以去你那邊麼？」

「請。」

女孩立刻搬位子過來。

「我叫矢吹美紀。」

「片山晴美。這是福爾摩斯。」

「看起來好聰明的貓——她的表情好像在說，人是何等愚昧的動物。」

「沒有那回事。那男的叫大塚嗎？」

「嗯，他就在附近的公司上班，名叫大塚信吾。」

果然是他——現在哥哥去拜訪的就是大塚信吾。大塚所說的「訪客」就是她哥哥。

「雖然他那麼說，大概他想逃避責任吶。」矢吹美紀說。

「你這麼想也要生下來？」

「孩子沒有罪——如果讓那種人撫養就傷腦筋了。」

她開朗地笑了。

確實她很土氣，笑起來卻很可愛。

「為何你會跟他相識？」

「我去那間公司打工。當時大塚先生教我許多東西——我高中畢業，從鄉下來

到東京，找不到工作，原本想要寄宿的阿姨家又很小，實在沒辦法生活下去。於是住進小公寓，出來找工作。」美紀說。

「可是，孩子如果生下來，你要工作就不容易了。」

「我懂啊，還拿不定主意該怎麼辦。」

「如果你和大塚先生結婚——」

「我還不太清楚他的為人呢。才交往了一兩個月，不可能知道他本來的樣子是怎樣的。」

「是呢。」

「不久以前，他的爺爺去世了。」美紀說。「可他一點也不傷心。更甚的是，他一直把得到保險金及爺爺的店成為自己的東西，能賣多少錢之類的事掛在嘴邊。」

「哦。」

「他以為這樣說我就能安心的樣子。不過，我才不要呢。寄望於死去的人的錢財。而且呀，他爺爺是被強盜殺死的哦。」

「喲。」

「好可憐啊！竟然被槍打死——一定很痛了。」

「是吧。」

晴美對這女孩產生好感。

外表看起來很輕率，實際上她明白人間疾苦……

跟美紀在閒聊期間，片山回到店內。

「啊，哥哥。」晴美揚手。「好快呢。」

「嗯……其實也沒甚麼好問的——這位是？」

他看着美紀。

「矢吹美紀。大塚先生的——未婚妻？」

「啊？」

「美紀小姐，這是家兄。片山義太郎。警視廳的刑警。」

「刑警先生？」美紀瞪大眼睛。

晴美說明狀況。

「那麼，大塚先生受到懷疑麼？」美紀說。

「不，不是那個意思。」片山趕忙說。「行兇時候，大塚信吾在公司出席會議。」

「你們果然調查過了。」

「唔……大致上他是關係者的緣故。」

「保險金、商店的地皮……假如他……」

「但不是他做的。」晴美說。

「就是。只不過——為何犯人要襲擊那種沒甚麼錢的店，那是可疑之處。」片山說。「確實，那附近的商店由於不景氣，好多都關閉了。那應該不是一間令人想襲擊的店才是。」

「是不是碰巧呢？」

「那間店那天碰巧延遲開店。只有可能是犯人從一開始就盯上了的。」

「會不會有其他理由呢？」

「起碼對面的咖啡店還比較有錢的樣子。」

美紀稍微沉思一下。

「是兩個星期以前的事吧，那宗命案。」她說。

「嗯——有甚麼問題嗎？」

「在事件發生的大約十天前，我把懷孕的事告訴了大塚先生。」美紀說。「當時他的表情很為難。與其說是擔心，不如說很不高興……我想他一定會叫我墮胎

的。」

「可是他沒有這麼說吧？」

「因他拿不出手術的費用。我又沒錢，大塚先生在朋友面前擺闊，我想他也沒錢。」

「那麼，是為了那筆費用嗎？」

片山和晴美對望一眼。

「婆婆，我來幫你按摩肩膀好麼？」直井美鈴說。

「啊？嗯……不必了。」直井光子冷淡地說。「愛衣不是在等着嗎？你回去吧。」

「謝謝。那麼，我走了。」美鈴麻利地收拾妥當。「失陪了。」

「辛苦了……」

光子禁不住這樣說，說完又生自己的氣。

「——怎麼回事啊，真是的！」

那女人到底怎麼了？

明明是一個動不動就哭的小女人。

今天卻精神奕奕地跑來，預備飯食、打掃、洗衣——浴室和廁所也清掃乾淨，而且比往日更快結束。

「婆婆，還有其他要做的嗎？」

她看起來很享受幹活的樣子。

因為這樣，光子今天失去了想盡各種辦法刁難使兒媳婦哭泣的享受。

手機鳴響——兒子英一打來的。

「——喂？媽。」

「啊，英一。」

「美鈴呢？今天有沒有去？」

「嗯。剛剛走了。」

「已經走了？那婆娘就想偷懶。」

「不，今天她很勤快哦。」

「赫。以她來說很罕有吶。」

「還好……當然，以我來看，打掃還有不夠細心的地方。」光子信口開河地說。

「是我叫她來幫忙的，不能要求太高就是了。」

「沒所謂呀，那種婆娘，隨便你說她就好——今天我五點鐘離開公司，六點鐘

以前就能到您那裏。」

「嗯，我等你。」

母親和兒子二人，沒有外人的晚餐。

不過，那些飯食全部都由美鈴預備，只要用微波爐弄熱就能吃了……

光子總覺得胸口一帶不爽快，開了電視在看的時候，手機又響。

「誰呢……」

上面顯示，是從「公共電話」打來的。

「喂……」她謹慎地接聽。

「你是直井光子女士吧。」

女聲，卻沒印象。

「是的……」

可能是可疑的促銷電話或欺詐，她準備隨時掛線，儘量不多話。

「也許是多管閒事，但我想通知你一聲。」女人用十分禮貌的語調説。

「甚麼事呢？」

「令郎的太太叫做美鈴吧？」

光子有點困惑。

「是的，有甚麼事？」

「美鈴女士有了情人。」

女人的話叫光子暫時沉默不語。

「——喂？聽到嗎？」

「嗯，當然。呃……你的意思是，美鈴有外遇？」

「對。而且不是玩玩的哦。她和男人每天在外頭見面。」

「噢。」

「見面後一定上酒店，跟男人親熱。我想那是相當認真的交往。」

「那種事情……」光子滿臉漲紅。「怎樣的人啊！身為媳婦的應該覺得羞恥！」

「你說得對。」

「呃——對方是誰？」

「那就不曉得了。」女人說。「不過，想到你或許想親眼證實……」

「當然！」

「我知道他們明天碰面的地點。」

「在哪兒？請等一下，我去拿筆……」

光子焦急地翻找桌子周圍，終於找到了原子筆和紙頭。
「請告訴我！」她急急地說。
記錄下來以後，她說：
「謝謝你通知我。」
「不會。希望可以幫一點忙。」
「嗯，當然了。必須把那樣的媳婦趕走才行。」
「那麽，再見了。」
「多謝你特地打電話來。」
掛線之後，光子這才察覺忘記問那女人的名字。
「——原來如此。」
這樣就知道何以美鈴出奇地精神，而且心情愉快了。
偷情、外遇！——光子注視便條記錄。
「給我走着瞧。我要當場捉住你和男人上床的情形！」
對了。必須通知英一。
光子又改變主意。
今晚英一來這裏吃飯。到時告訴他也可以……

「不。」

那麼一來，英一回去以後，馬上就會責問美鈴。

不行。若然問到了明天的碰面地點就毫無意義可言。

對。這件事必須是我自己發現的。

「女人呀，你要緊緊看住才好啊。」

要這樣叮囑英一。

她覺得可疑，跟蹤美鈴，果然發現她跟男人見面——對了，等她當場逮個正着才告訴英一好了。

把她跟男人在一起的照片拍下來，拿給英一看，母子倆一起責問美鈴好了。

她一定哭着認錯，但是不可原諒。當場把美鈴逐出家門。不讓她帶走任何東西。

英一會很感謝母親，說「不愧是我的母親！」

對——這樣母親和兒子又能一起過生活了。

光子發覺自己忘記了孫女愛衣的事。

那孩子也有可愛的地方。怎麼說她都是英一的孩子。

不過，英一還年輕。只要娶一個更好的可愛妻子，就能替他生孩子了。把愛衣

送給美鈴也行……

若是那樣，他們住哪裏呢？

光子的空想逐漸擴大。

她沒考慮到，美鈴有做兼職，又要照顧女兒，怎麼可能「每天跟男人上酒店」？

她把不曉得從哪來的女人所打來的電話生吞活剝，只想到「這樣就可以把媳婦趕走了」。

光子應當是「腳不好，做家務不容易」才是，卻在不知不覺間踏着輕快的腳步，在家裏來回踱步。

「明天怎不快點來呢？」她甚至脫口而出……

7 幽會

「這裏？」

走下計程車後，直井光子環視周圍。

烏雲滿天，風冷得像寒冬一樣，但現在還沒到下午四點鐘。周圍依然明亮。

彎曲的馬路兩旁，所謂的「愛情酒店」林立。不過，撇開晚上不說，白天的愛情酒店就如廢棄的遊樂場般蕭條。

然而還是有客人利用，光子眼前的酒店就有上班族模樣的中年男人，跟一名非常年輕的女孩手挽手走出來。

絲毫沒有顧慮旁人目光的樣子，二人邊笑邊談地走過去。

「下流！」光子有點漲紅着臉說。

這好像就是美鈴和男人經常利用的酒店——電話中的女人告訴她的，乃是四點鐘，在這間酒店的後門。

還有不到十分鐘。光子一邊看字條的說明，一邊走進那間酒店旁邊的小巷。

穿過那裏乃是更小的路，並排着好幾間酒吧及酒屋。到處都關起門，沒有人

影。光子左顧右盼之後，藏身在一間傾斜着，似乎隨時會倒塌的酒屋背後。

從這裏可以一眼看到酒店的後門。

美鈴會跟男人在這裏幽會嗎？

「適合那個女人吶。」光子喃喃地說。

寒冷的日子，換作平日的光子，實在提不起勁出門，但今天稍微寒冷也不以為苦。

「還有五分鐘……」

差不多應該來了。

這時候——傳來腳步聲，穿大衣的男人從剛才光子走過的同一條路走過來。

他就是美鈴的情人？

由於帶着口罩的關係，看不清楚面貌。不過，總之他們約好在這裏碰面就是了。

「對了……」

光子打開手袋，掏出相機。那是現時少有的菲林相機。

總之能拍就行了。

男人不時看看手錶等着。

四點零五分。

這時候，「女人」走過來。

光子皺起眉頭——女人圍上圍巾，跟男人一樣戴口罩。

這麼一來，就算拍下照片也分辨不出是誰。

二人沒有開口說話，手挽着手一同走向酒店旁邊的路。

光子着急了。

沒法子——光子從藏身的地點跑出去。

「慢着！」她喊。

那對男女停步。

「我知道了！美鈴，你跑不掉的！」

光子揪住女人的手臂。

這時候——女人摘下口罩，連圍巾也拿下來。

光子愕然。不是美鈴！

「啊……對不起。」光子鬆手。「我還以為……我認錯人了。」

那女人的嘴角浮起笑意。

「你沒認錯人啊，直井光子女士。」她說。

「啊？」

為何她知道我的名字？

然後光子察覺了。是那女人的聲音……

「昨天的電話是你打的吧？」

「嗯。別人所說的話，不能馬上相信噢。」

說着，女人用戴上布手套的手打開手袋，從裏面掏出一把刀。

光子完全不明白究竟發生甚麼事。來不及感到恐懼，利刀刺穿了光子的心臟。

這是……甚麼玩意兒？

幾乎感覺不到痛苦，光子的性命已如斷線般結束了。

然而她還是後退兩三步，純粹屬於身體的反射動作。光子當場往後仰面倒下去。

女人用布把刀刃上的血抹掉，放回手袋，就這樣跟男人兩個往酒店的前門方向走去……

片山抵達現場時，周圍已經暗下來。

「片山兄。」

先到一步的石津往車子方向走過來。

「有誰會來嗎？」

「從死者身上的手機聯絡了她的家人。」石津說。「現在往這邊來着。——啊，晴美小姐。」

晴美也抱着福爾摩斯走下車。

「這是酒店街呢。」她環視四周。

採訪隊伍也來了，在拍攝現場附近的酒店，像是酒店客的男女慌忙折返。

片山他們穿過小巷，去到現場。

蓋住屍體的布被掀起來，片山彎下腰。

「就是這位女人——直井美鈴女士常去照顧的婆婆。」

「看起來並沒有衰老到必須照顧的地步呢。」晴美說。

「被刀一下子刺穿心臟。」石津說。「當場死亡吧。」

「不過……何以她跑來這種地方呢？」片山不解地歪歪頭。

「受害者的家人來了。」警察跑來通知。

直井美鈴邊合攏着大衣走過來。

「直井女士。」

「啊……你是片山先生吧。」

「我聽到死者的名字就趕過來了。」

「呃，真的是……」

「嗯，是直井光子女士。」

「啊……」

「你先生呢？」

「他不在公司——好像因工作出遠門了。剛才取得聯絡，我想現在他正往這邊來着。」

美鈴一直凝視用布蓋着的屍體……

過了片刻，美鈴終於回過神來，問片山：

「——我可以看看婆婆的臉麼？」

「嗯，也是——石津，你掀開布吧。」

「是。」

石津把布掀開時，露出了躺在冰冷地面上的光子的臉。

美鈴表情不變地俯視婆婆那張死去的臉。

「——謝謝。」

她向石津點點頭，離開屍體旁。

「你沒事吧？」片山問。

「我哭不出來。」美鈴說。

「啊？」

「本來想應該哭一哭的，但一看到她的臉，我哭不出來了——您一定認為我是個無情的媳婦吧。」

「不……那點無須操心。」

「大家是否認為我就是兇手呢？」

「美鈴女士……」

「好可怕。假如單單因為我不哭就被定罪的話。」

「沒有那回事。沒事的。」片山說，飛快地跟晴美對望一眼。

沒有那回事——真的如此嗎？

現在單單因為「跟世人所要求的姿態不一樣」，就被報紙或電視看作「惡人」的情形也司空見慣。

美鈴沒有因着「丈夫的母親」的死而嚎啕大哭，說不定就被批評為「不可愛的媳婦」了。

對片山而言，因他看過直井光子對美鈴的冷酷對待，他覺得美鈴不哭是當然的。

「別擔心。我們會逮捕兇手歸案的。」

聽了片山的話，美鈴稍微鬆一口氣似的點點頭。

「不過……我還是不相信。婆婆竟然這樣子……」美鈴說。「仿佛覺得——她會突然霍地坐起來，大聲笑着說，『誰說我死了？』這樣。」

美鈴似乎惶恐似地離開屍體遠一點。

「她相當膽怯呢。」晴美搖搖頭。「怪可憐的。」

「喵……」

福爾摩斯也仿佛同情似的叫了一聲，從晴美的懷中滑溜溜地鑽出來，跳到地面上。

然後窺看通往酒店旁小巷一帶的雜草之間。

「——找到甚麼呢？」片山走近前去掰開雜草。「喂，相機。」

石津走過來。

「真的。糟糕，竟然看丟了。」

「喵。」

「對不起！」

石津用戴着手套的手拾起相機。

「——那個多半是婆婆的。」美鈴走過來。「現時少見的菲林相機……」

「是吧。你有見過？」

「嗯，見過幾次——她說菲林相機最好，我依照外子的吩咐去找回來的。」

「她帶着相機……想拍甚麼呢？」片山看看相機。「只拍了一張。石津，你去調查看看，這張菲林拍了甚麼。」

「明白。」石津點點頭。「還有，手袋裏有一張字條。」

「——是婆婆的字。」美鈴窺看一下說。

「酒店的後門啊……就是這裏了。」

「喵……」福爾摩斯叫。

「嗯。她自己寫在字條上，意味着是從電話聽來的——喂，有手機嗎？」

「啊，在這裏。」

「不是你的，是受害者的。」

「啊，也是。」

片山拿起光子的手機，查看收訊紀錄。

「幾乎都是『英一』。是你先生吧。」

「是。」

「其中一個是『公共電話』。一定是跟這張字條有關了。」片山看看時間紀錄。「是昨天打來的。」

「那個時間……多半是我回去以後不久打來的。」

有人用電話把光子傳呼來這裏──奇妙的是這個地點。

「為何跑來這種地方呢？」片山再看字條。「之所以被叫來這種地方……有頭緒嗎？」

「沒有──我沒來過這一帶。」美鈴搖搖頭。

「在這種場所，不能太期待會有目擊者了。」

片山他們在附近問話時，警官跑過來。

「片山先生。受害者的兒子來了。」

「是外子。」美鈴說。

直井英一掰開警察走過來。

「老公──」

美鈴喊他，可是直井英一完全沒察覺妻子的存在似的，逼近片山說：

「這是怎麼一回事！」

「令堂被人刺殺身亡。很不幸。」片山說。

「胡說八道！」直井大聲嚷。「媽——我媽呢？」

「在那邊……用布蓋着。」

直井手中的公事包跌落在地，可他完全沒察覺的樣子，跑到屍體跟前，跪下來，掀開布。

「——媽。」沙啞的聲音。「您怎麼了？在這種地方睡覺會感冒的。起來回家吧。」

美鈴把公事包拾起來。

「老公……」她喊。「警方有話要問你……」

「閉嘴！」直井站起來大聲吼叫。「你在這種地方幹甚麼？」

「我——為了婆婆的事，被叫來這裏——」

「為何你還活着？」

「老公……」

「為何你不代替我媽死去？」直井揪住美鈴的胸板。「你死掉不就好了！」他喊。

然後直井喊一聲「痛啊！」踉蹌欲跌。

「喵……」

福爾摩斯的爪深深吃進直井的腳踝。

「好傢伙！你幹甚麼！」

直井企圖踢開福爾摩斯，福爾摩斯迅速跳開。直井的腳踢空，跌個屁股貼地。

「畜牲……竟然作弄我！」

晴美大踏步走近爬起來的直井，用力摑了他一巴掌。力道強到使直井站不穩。

「好自為之！」晴美大聲斥責。「你是一把年紀的成年人了！你不覺得羞恥嗎！」

「沒關係。」美鈴說。「他很愛他母親。比我愛多了。」

直井用肩膀喘氣，兩手掩面，搖搖晃晃地往前走。

「老公。」美鈴捉住丈夫的手。「這個。」

她把公事包遞給他。

「——嗯。」直井處於精神恍惚狀態，他接過公事包。「這個……很重要的。」

「對呀。要回家嗎？」
隔了一陣子，直井說：
「不……我想在我媽身邊多留一會。」
「好吧。我把愛衣交給鄰居照顧，必須回去了。」
「嗯，明白……」
美鈴回到片山那裏，問道：
「我可以回家了嗎？」
「嗯，可以。」
「呃……我婆婆的喪禮之類……」
「需要驗屍的關係，歸還是過幾天的事。我跟你們聯絡好了。」
「請多多關照。」
美鈴行個禮，從那個地點離開。
「怎地有點……可憐的人吶。」晴美目送她的背影說。
「喵……」福爾摩斯也表示同意的樣子。
「竟然被丈夫說那種話啊。」片山注視呆然佇立的直井。
「——不過，那個丈夫也很可憐就是了。」他補充一句……

8 接近

「我去吃午飯。」

久美子說，摘下圍裙。

「嗯。」店長酒井板着臉說。

久美子走出去後，酒井苦澀地喃喃自語：

「那婆娘……」

最近久美子對酒井的邀約全部拒絕。那真沒趣。

「忘恩負義的傢伙！」

其實不是自己付薪水給久美子的，可酒井就想說點甚麼來發發牢騷。

「唔，我也開始對她厭倦了。」他不甘示弱地嘮叨一句時，有客人進來了。

「歡迎光臨……」

端水過去的時候。

「嗨，你好。」前田哲二說。

「——噢，上次那位客人啊。」

「給我咖啡。」

「是。到這附近來辦事麼？」酒井問。

「不，我是特地來這裏的。」哲二說。

「嘿，這裏的咖啡那麼好喝嗎？」

「不是的。」哲二笑了。「老實說，咖啡還是差強人意。」

「對不起，咖啡豆擺太久了。」

「我想見見那女孩。」哲二說。「名叫久美子的。」

酒井有點驚訝。

「你要見久美子？」

「嗯。上次驚鴻一瞥，無法忘懷。」

「呵……」酒井端上咖啡。「剛才她去吃午飯了。」

「我知道——我看到她出去了。」

「那麼……」

「她是你的女朋友吧？」

酒井稍微遲疑地說：

「唔……曾經是那麼一回事……不過，已經分手了。」

「是嗎？那麼，我邀約她也沒關係囉？」
「那是你的自由。」
「謝謝。」
哲二喝了幾口咖啡，說：
「若是這樣，我有一個請求。」
「甚麼呢？」
「我想看看久美子小姐的手機。幾分鐘就好。」
「看手機？」
「嗯。我想知道她的電郵賬號，以及手機號碼。」
「那個我有啊。」
「我想自己看。看看她有些甚麼照片之類。」
「原來如此。不過，她經常帶在身上……」
「我出五萬圓。」
哲二的話叫酒井眼睛發亮。
「——五萬圓？真的？」
「現在就給你。」哲二從鈔票夾抽出五萬圓，遞給酒井。「預付的。」

「瞭解。」

把錢塞進口袋後，酒井的心情大好。

「其實，我的婆婆被殺了。」直井美鈴說。「——這裏的義大利粉好好吃呢。」

丘久美子停下用餐的手，暫時注視對面位子上的美鈴……

「——剛才你說甚麼？」

「我說這裏的義大利粉好好吃——」

「不，之前那句……你不是說誰『被殺』了嗎？」

「噢，是的。外子的母親。」

美鈴用十分理所當然的語調說話。

「嚇人！真的嗎？」久美子叨念。

「嗯。電視新聞也有報道。你沒看到？我和愛衣先回家了，外子一直陪在身邊的關係，所以也上電視了。」

「我竟不曉得！可是，為何會發生那種事？」

「不曉得。」美鈴搖搖頭。「遺體尚未從警察局送回來。好像要……驗屍甚麼

的。」

「噢……是這樣啊。」

「回來以後，必須辦喪禮。可是外子處於恍惚狀態，也沒去上班。」

「喲……」

——久美子從美鈴口中聽說了事件的詳細情形。

「她是那樣的性格，會不會也跟其他人結怨呢？」她說。

「不曉得。大致上，她是個不大出門的人。」美鈴淡淡地說。「因她一直在家，除了欺凌我就沒有其他樂趣了。」

「就是這麼回事吧。」

——久美子和直井美鈴約好一起吃午餐。

今天是久美子休假的日子。

「啊，好好吃！」美鈴吃個美人照鏡。「下次再帶我來這種店吧。」

「嗯，當然。」

久美子叫了兩杯咖啡。

「——久美子小姐。」

「甚麼呢？」

「那間店的店長——是你的戀人嗎？」

「啊？為何你知道……」

「知道啊。因我結婚了嘛。」

「噢……」

「有關係的男女，會有某種獨特的氛圍。就算像我和外子那樣子關係冷卻的也有。」

久美子稍微歪歪脖子看着美鈴。

「——好意外。我沒想到美鈴女士會說這種話呢。」

「讓你不高興的話，我抱歉。」

「一點也不——不過，我和酒井已經沒有肉體關係。我準備和他分手，尋找別的工作。」

「那就好。」美鈴點點頭。「那個人不能成大器的。」

久美子直眨巴眼，終於揚聲大笑。

「好好笑！美鈴女士真是個有趣的人。」她說。

美鈴也隨着她笑起來。

「——如果現在不笑，回到家裏，在悲痛欲絕的外子面前笑的話，我會被他殺

掉。」

「可是，生活還是要繼續的嘛。」

「嗯。我希望外子能儘快去公司上班……我在斟酌時機。」

「時機？」

「嗯。現在可能不行，再過幾天，我想在他心裏也會興起『差不多要去上班了，否則不妙』的念頭。這時候，我會告訴他，『工作在等着你噢。沒有你的話，公司無法運作啊』。當然沒有那回事。」

「美鈴女士……你好厲害。」

「我嗎？」

「想到你以前經常被你丈夫弄哭甚麼的，現在不是很懂得操縱他麼？」

「怎會……因為關乎我和愛衣的生活嘛。」美鈴用理所當然的語調說。「他必須好好出去賺錢才行。」

「跟美鈴女士聊天好愉快呢。」久美子說。「改天務必一起再用餐。」

我也很愉快——沒想到她會說出這種話來。

前田哲二和久美子有同感。

跟當時的她判若兩人。

當時只是一個因衝擊而膽怯，拼命守護孩子的母親。

哲二讀了丘久美子的手機短訊，得悉她和美鈴今天有約，因而跑來這裏。

他選了一個聽得見她們的對話，但不會被瞧見的位子。

二人站起來。

「那麼，一半一半。」美鈴說。「一起結算好了。」

應該如此才是，哲二想。

若是中年女人的團體，通常在結賬時「我是這個和這個」、「我是套餐」甚麼的，個別付錢，結果浪費不少時間。

每次哲二看到那個情形就不耐煩。

「這些事，在位子上先搞定吧！」他想大聲怒罵。

不過，美鈴自己先把全數付清，然後從久美子接過另外一半的費用。

必須這樣做才對……

「啊，對了。」

不能悠閒下去。我也必須離開了！

哲二結了賬，走出餐廳。

「——那麼，再見。」

「再聯絡。」

「嗯。」

「拜拜……」

美鈴揮揮手，二人往相反方向邁步。

哲二跟在美鈴後面走。

——他稍早來過這一帶視察環境。

這個時段行人不多。

美鈴快步走向巴士站。

暫時巴士不會來。

對，一切在我計算之內。

哲二咧嘴一笑。

「剛剛走掉一班車啊。」

看了巴士時刻表，美鈴歎息。

必須等二十分鐘。

不急。反正不趕時間。她有的是時間。只是巴士站沒有椅子，呆呆地站在這裏也很難受就是了。

好不好叫計程車呢……

會很奢侈嗎？可是，那麼一點小事……

自從丈夫說了「你代替我媽死掉不就好了」那句話，從那時起，在美鈴內心有甚麼改變了。

對呀。稍微奢侈一點又有甚麼大不了……

她望望左右，看看有沒有計程車來。

年輕男人往這邊走過來。他要搭巴士嗎？好不好告訴他，巴士暫時不會來？

唔，大概這叫多管閒事吧。

男人在巴士站停步。

他就站在美鈴的斜後方。

啊，計程車來了。

剛好有空車開過來。美鈴揚手截住，準備上車。

「一起上車吧。」

耳邊響起聲音，美鈴嚇一跳，回過頭去。

「呃——」

「你忘記了我的臉嗎？」

美鈴在幾乎聽見呼吸聲的近距離看到那名強盜犯人的臉。

「上去。」

美鈴感覺到有硬物頂住自己的側腹。

「呃……」

「你想跟那老爺爺一樣有相同的遭遇嗎？」

美鈴沉默地坐上計程車。男人跟着上來，在後座坐穩後，吩咐司機說：

「這條路直走，在車站稍前左轉。」

計程車開動了。

到底他要去甚麼地方，美鈴完全不知道……

9　心中的黑暗

對方一直沒接電話。

片山稍微注視手機，喃喃地說：

「待會再打好了……」

正要掛線的時候。

「喂？」傳來女聲。

「啊，是美鈴女士嗎？我是警視廳的片山。」

「你好……對不起，有點事走不開的關係。」

「現在沒問題嗎？我再打過來好嗎？」

「不，已經結束了。」

「是嗎？呃——關於直井光子女士遺體的事，驗屍完畢了。」

「謝謝。我應該怎麼做？要去領取嗎？」

「如果能夠的話。你們那邊也需要做點準備的關係，可以跟我聯絡嗎？」

「明白。」

「詳細情形，有關負責人會說明。可以打電話給你嗎？」

「啊……我現在人在外面，方便的話，傍晚打來好了。」美鈴說。「我要去幼稚園接愛衣回家，稍微晚一點。」

「好的。」片山頓了一下。「搜查還在繼續中，你知道你婆婆有沒有親近的朋友？」

「婆婆的朋友……她從來沒跟我提起那種事。」

「那麼，你丈夫可能知道吧。」

「應該比我清楚……自那以後，外子一直沒去上班，處於精神恍惚狀態。不曉得幫不幫得上忙呢。」

「是嗎……」

「舉行母親喪禮的話，我想他會振作起來的。我先問他看看。」

「拜託了——如果決定了守夜和告別式的日期，可以通知一聲麼？」

「好的。」

「那麼，請多多指教。」

「要你特地通知，真過意不去。」

片山切斷通話。

「非常沉靜的太太呢。」他對旁邊的石津刑警說。

「晴美小姐如果結了婚，也會變成非常沉靜的太太麼？」

「怎麼可能。」片山苦笑。「你想她會對那樣的婆婆保持沉默嗎？」

「應該不會……」

「在那之前，她可能先把丈夫趕出去吶。」片山說，突然想到了。

直井美鈴說她「人在外面」，周遭卻十分安靜。她在甚麼地方呢……

「誰？」前田哲二說。

「刑警先生。他在調查被殺的婆婆那件案子。」

美鈴把手機放回手袋裏說。

「刑警嗎？」哲二愉快地說。「你應該把我的事告訴他才是。」

「你在說甚麼呀？──告訴他，我現在和殺人犯在酒店？還是告訴他，我被威脅，被他強暴了？」

「威脅？」哲二笑了。「但你的身體一點黑斑都沒有噢。」

「嗯……想到可能被殺，我希望屍體被發現時，至少保持漂亮的肌膚吶。」

哲二穿上衣服，說：

「你很特別。」
「是嗎？」
「你看起來一點也不害怕。」
美鈴一言不發，光着身子坐在床邊。
「——穿上衣服如何？會感冒噢。」
「你替我操心？」
「看到你這樣，我覺得好冷。」
美鈴笑了。哲二莫名其妙。
「有甚麼好笑的。」
「我結婚了噢。也有小孩。已經習慣跟外子裸裎相對。」
「也許吧……」
「不過，自從懷了愛衣以後，外子一直不碰我。」美鈴站起來。「我去淋浴。」
「嗯……」
「你真的不殺我嗎？」
「不殺你。」

「我可不願意在淋浴的時候突然被殺噢。」

美鈴的裸體消失在浴室裏。

哲二驚訝不已。

「奇妙的女人。」他喃喃地說……

——坐計程車把美鈴帶來這間酒店時，哲二發現美鈴仿佛完全放棄了，也沒有逃走的意欲，不禁有點困惑。

把她帶進房間，脫光她的衣服時，她就像跟自己無關似的，只是呆呆地仰視天花板。

並沒有因恐懼而動彈不得的樣子。

被哲二擁抱期間，仿佛毫無知覺似的閉起眼睛。

哲二的印象中，女人會因他施暴而哭着哀求……

十五分鐘後，美鈴穿上浴袍走出來。

「你不用嗎？」她問哲二。

「我沒關係。嫌麻煩。」

「是吧。你大概沒有太太吧。」美鈴在沙發坐下。「——我這樣子算不算是共犯呢？」

「雖然不是共犯，但你看到我的臉，卻沒告訴警方，畢竟有罪吧。」哲二說。

「抑或你會說出真相？」

「不會——事至如今，我總不能說我看到了。」

「為何不講出去？」

美鈴第一次正面看住哲二的臉。

「時間寶貴。」

「時間？」

「一分鐘也好，我想儘快去外子的母親那裏。」

「那是——剛才你說的那個被殺的女人？」

「嗯。她欺凌我，看到我哭了就很開心——跟外子一條心。」

哲二聽了她的話，沉默地轉過臉去。

「——怎麼了？」

「喝點甚麼？」哲二打開冰箱。「——還是離開這裏，去哪裏喝一杯？」

這次輪到美鈴困惑不解。

「我老媽也是，經常被我老爸的母親嘮嘮叨叨地罵哭。」

在小酒廊裏，哲二邊喝酒邊說。

「是嗎？」

美鈴喝的是薑汁汽水。

「她沒想過離開家裏呀。」

「她沒有任何工作的技能。」

「那麼，一直忍耐？」

「我讀中學的時候，回到家裏一看，老媽痛苦地躺在床上。我打電話去老爸的公司，叫他馬上回來。」

「然後？」

「老爸去車站迎接他那旅行回來的母親，入夜後才回到家裏——我打電話叫救護車送老媽去醫院。我以為老爸會稱讚我，他竟然說『鄰居看到多難看！』，把我打一頓。」

「喲……」

「我一氣之下，用菜刀刺老爸。」

美鈴一直凝視哲二。

「不是太嚴重的傷勢，而我卻因此被送去感化院——從此沒有回家。」

「你母親呢？」

「不曉得……從此不知所蹤。」

美鈴看看手錶。

「我必須去幼稚園接孩子了。」她說。

「是嗎？」

美鈴掏出錢包。

「我付自己這一份……」

美鈴把銅板擺在桌面上，站起來。

哲二有點遲疑地說：

「今天……是我不好。」

「不。」美鈴搖搖頭。「改天再見吧。」

「可以嗎？」

「我想再跟你談一談。」

說畢，美鈴彎身，飛快地吻了哲二一下，走出小酒廊……

獨自留在酒廊的哲二想喝啤酒，這才發現酒杯已經空了。

「甚麼時候喝完的？」他自己也很驚訝。「喂，給我啤酒——」

他想再叫一杯，又改變主意。
哲二結了賬，離開小酒廊。
到了傍晚，周邊開始暗下來。風已經有冬天的跡象。
「那傢伙……趕得及嗎？」哲二喃語。
直井美鈴說她「要去幼稚園接孩子」。
怎麼了？我有點奇怪吶。
哲二往前邁步——幹嘛我要為那女人「接孩子」的事擔心？
哲二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想法往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岔了。
他本來準備用暴力侵犯那個女人，拍下她的裸照，恐嚇她說：
「如果你說出去，我就把照片寄去你丈夫的公司。」
儘管如此……
大致上，美鈴不打算說出去。然後，他感覺到那女人連內心的最深處都已經受傷了。
「美鈴啊……」
哲二低喃一聲女人的名字，怎地覺得好像很久以前就認識她似的……

「我回來了。」美鈴走進玄關。「——老公？」

窺看客廳時，但見丈夫躺在沙發上，張開嘴巴睡着了。

「爸爸睡着啦。」愛衣愉快地說。

「是呢。」

電視開着，遙控器從沙發掉在地上。

他躺下來看電視，在換台期間，不知不覺睡着了吧。

美鈴拾起遙控器，關掉電視。

「老公……起來吧。」她搖撼丈夫的身體。

直井醒了。

「啊……我怎麼了？」他坐起身。

「你疲倦了吧。」

「是嗎？——是吧。」他好像沒察覺自己讓電視開着的樣子。「我在回想母親的種種期間，不知不覺打瞌睡……」

「在夢裏見到婆婆嗎？」美鈴說。「我稍微晚了一點回來，到百貨店買了小菜。只要把飯菜弄熱就能馬上吃了。」

「嗯，吃飯吧——如果一直悲傷下去，老媽也不會高興的。」

「對呀。」

美鈴察覺丈夫肚餓了——自從母親死後，他說「沒有胃口——畢竟因為老媽子的事……」

所以很少吃東西。

起初可能真的是吃不下，但很快就變成「演技」。

他飾演一個「失去母親，日夜悲傷的兒子」，對於「不悲傷」的美鈴極為不滿。

不過，燒飯還是美鈴的工作。

「趕快給我做吃的。」

直井不能說這個，因此餓肚皮。

實際上，她從百貨店買了直井愛吃的小菜，他很快就添了三碗飯，連愛衣也說：

「爸爸那麼餓啊？」

「——今天我接到警方的電話。」美鈴說。「聽說可以把婆婆領回來了。」

「是嗎……」

「喪禮和守夜，甚麼時候舉行呢？」

「這個啊……」

「而且，老公，你公司的人也會前來上香吧？你若一直不去上班，是不是不太好呢？」

「嗯……是吧。」

「我知道你很難受，但是為了讓婆婆的喪禮好好舉行，你還是去公司比較好。」

「說的也是……唔，就算去了，我也不曉得提不提得起精神做事吶。」

「但你單是去露露面就不同了。大家一定很擔心的。」

「是吧——嗯，說的也是。不能讓別人擔心。」

直井露出如釋重負的表情。

美鈴好不容易忍住了笑意。

直井自己也覺得差不多是時候去上班了。可是找不到那個契機。

剛才因着美鈴的一番話，他才技巧地捉到契機。

「明白。那我明天開始去公司好了。」

「那就好。好好地跟上司和大家打招呼噢。到時通知他們守夜和告別式的日期。」

「嗯，也是。甚麼時候好呢？」

「必須看日子——等一等。」

美鈴站起來，把記事簿拿過來。

「『友引』是不適合出殯的日子吶。這幾日如何？」

她的說法很謹慎，終究還是由美鈴做決定。

吃完飯後，直井喊說：

「喂，替我把白襯衫先拿出來。」

「明白。」

——美鈴覺得好笑。

結果，丈夫照着美鈴的話去做了。

「愛衣，洗澡咯。」美鈴說。

「喂。」直井說。「明天如果打太過鮮豔的領帶，會很奇怪吧。」

「是呢——普通的不就可以了？又不是喪葬儀式。藍色之類的。你有吧？藍色橫條的。」

「嗯，也是……」直井打開洋式衣櫃。「嗯……哪一條呢？」

美鈴「噔噔噔」走過來。

「喏，這個——還很新，連皺紋都沒有。」
「啊，是嗎。那就用這條吧。」
「我把它掛在那邊了。」
「嗯……」
見到丈夫鬆一口氣的模樣。
這個人結果就是這種人。他對母親言聽計從，一旦母親不在了，這回照着本來百般欺凌的妻子所說的去做。他是個自己無法決定任何事情的人……
我被這種男人嚇得發抖嗎？我為這種男人哭泣嗎？
美鈴在浴缸裏蓄熱水時，想起今天，幾小時以前，在酒店裏淋浴的事。
如果告訴丈夫：「今天我已經洗過澡了」，或者「白天我和男人一起沐浴」的話……
丈夫會有甚麼反應？生氣地打她麼？
不，丈夫一定只說一句「是嗎……」，大概甚麼都不再想下去吧？
我要一輩子陪伴這種男人，一生照顧他麼？愛衣在家期間還好，假如愛衣離開家了……
我到底能不能跟這男人一起生活幾十年呢……

「——喂，電話。」丈夫探臉進來。「警務人員。你去接吧。」

「你先聽嘛。」

「可是……你比較清楚。你來聽啊。」

「好吧。等一等。」

美鈴先把熱水關掉，走出浴室。

10 變心

「怎麼了嘛，又不跟我聯絡。」淺倉綾綳着臉說。

「發生許多事情，很不容易。」直井英一稍為皺起眉頭。「那件事你該知道了吧。」

「我當然知道。不過……」

「守夜和告別式的日期終於決定了。在一切結束以前，無法回到原來的生活。」

「可是——」淺倉綾欲言又止，把要說的話吞回去。

「我有協商會議。先走了。」

直井站起來，離開咖啡店。

「甚麼嘛！」阿綾脫口而出。「戀母狂！」

——午休還有二十分鐘左右。

阿綾發短訊給久違地來上班的直井，邀他「一起吃午餐」。

可是，直井遲到了。

「我已經隨便吃過了。」他理所當然地說。「有甚麼事嗎？」

阿綾火大了。

確實她明白，母親被人殺害也是很大的打擊。可是已經過了一個星期，應該差不多恢復過來才是。

不，直井現在的樣子並沒有「悲傷欲絕」的感覺。只是對阿綾漠不關心而已。

「那種事……不可能吧。」阿綾喃語。

對呀。他對我神魂顛倒呢。現在——或許還沒有恢復自我。

阿綾這樣自圓其說，喝了一口咖啡。把剩餘的兩片三明治吃掉時，手機傳來短訊的收訊音。

誰呢？

沒有見過的帳號，發信者是「你的朋友」。

她帶着某種不祥的預感閱讀本文。

〈你被懷疑殺死情人的母親。刑警正在監視你噢。〉

——阿綾啞然。

「荒謬！」她說。「這是惡作劇！」

我？我殺了直井的母親？

開甚麼玩笑！無論我多喜歡直井，我也不可能愛他愛到要去殺人的地步！

她把手機放進口袋裏。

「那個人忘了把自己的咖啡錢留下吶……」

她嘀咕着，拿起賬單站起來。

到收銀處結了賬，把零錢放進錢包，正要走出咖啡店時，猛然回頭。

坐在入口附近的男人瞬間跟阿綾對上眼睛，他迅即移開視線。

那是甚麼？純粹偶然？

阿綾出到外面。

不可能……他是刑警？

沒有那種可能！——阿綾快步走向公司大樓。

「到目前為止，尚未得到目擊證詞。」片山說。「由於案發時是那樣的地點，就算有人看到甚麼，誰也不會主動出來作證的……」

「是嗎？」直井英一淡淡地說。「我不認為家母有敵人……」

「只不過，她可能對熟悉的朋友說了甚麼。可以讓我知道令堂生前有哪些朋友嗎？」

「稍等一下。」

直井走出會客室，正要回去座位時，遇到剛好從外面回來的淺倉綾。

「對不起，替我端茶給會客室的客人好嗎？」他對她說。

淺倉綾停步，準備反駁一句「不關我的事」。

不過，這裏是公司。

假如她對直井說那種話，大概有人會聽見吧。

沒法子，阿綾用冷淡的聲音說：

「明白了。幾個人？」

「客人只有一位。連我兩個。」

「是。」

阿綾回到接待櫃檯那邊，走進熱水供應室，預備茶水。

「我來好嗎？」接待處的女孩探臉進來說。

「沒關係。我端過去好了。」阿綾邊倒熱水邊問：「客人是甚麼人？你曉得麼？」

「是刑警先生呢。」

「刑警？——警察局的人？」

「嗯。為了直井先生的母親被殺的案件吧。不過，瘦瘦長長的有點靠不住的感覺。」

「噢……」

不可能——不可能是來找我的吧？

阿綾端着托盤走向會客室。

「對不起。」

走進去時，刑警在使用手機。

「——喂，我是片山——嗯，我知道——是嗎？」

阿綾擺下茶水想離開時，突然改變主意，回過頭來。

「您是片山先生吧。」阿綾說。

「啊？」

「聽說您是刑警先生。」

「嗯，還好……」

「我叫淺倉綾。」

「——片山。」對方嚇一跳的樣子。

「您知道我的事嗎？」

「這……」

「殺死直井先生母親的犯人，有頭緒了嗎？」

「不，還在搜查中。」

「我也是其中一名嫌疑犯嗎？」

「你嗎？為甚麼？」

「我呀，是直井先生的情人呢。」

片山瞪大了眼。

「——是嗎？」

「您認識直井太太嗎？」

「美鈴女士是吧。認識。」

「我也見過她。我去她做事的超市見她了。」

「是嗎。」

「順便去打個招呼回來。」

「換句話說，美鈴女士也知道你的事？」

「嗯。」

片山打量阿綾一會。

「你是個有趣的人。」他說。
「是？不過，直井先生大概沒有提起我的事吧。」
「你很周到……」
「不客氣。」阿綾畢恭畢敬地說。「失陪了。」
她施個禮，走出會客室。
恰好直井走回來。
「茶水端過去了。」
「謝謝。」
目送擦肩而過的直井的背影，阿綾吃吃一笑。
回到位子上，察看電腦有沒有電郵進來。
——為何要說那種話呢？竟然故意說一些讓刑警產生懷疑的話。
不過，沒啥大不了的。又不是我殺的。
「對呀。」
喃喃自語的阿綾，逐一瀏覽電子信箱郵件……
「——這是甚麼？」
她對那個帳號有印象。

趕忙拿出手機來對照一下——跟剛才發送短訊的帳號一樣。

「你的朋友」這個發訊者的名字也相同。

不過，內文不一樣。

〈手機的短訊看了沒？

你犯了罪。你誘惑賢淑女人的丈夫，使她受苦的事不可饒恕。

你應該背負殺死直井光子的罪名死去。〉

阿綾不寒而慄。

剛才手機的短訊，看起來只是普通的惡作劇，但這封電郵卻令人感到惡意。而且提到「你應該死去」。

「開甚麼玩笑。」她禁不住喃語。

「——怎麼了？」

聽見阿綾的自言自語，隔壁的女社員問。

「不，沒事。」

阿綾趕忙將那封電郵從畫面刪除。她沒完全關機，畢竟是工作上使用的電腦，不曉得誰會過來窺看。

可是——有人憎恨我嗎？

仔細一想，是她——直井美鈴嗎？

不可能。那樣死氣沉沉的女人，她會做這種事嗎？

桌面的電話鳴響。

「——淺倉。」

「啊，是我，直井。」

竟然使用桌面電話！他想道歉嗎？剛才是我不好甚麼的。

「星期四晚上。」

「是。」

「你幫我在家母的守夜做接待。拜託了。」

「呃——」

「星期五的告別式也是。詳細情形，你問庶務部。」

直井只交待這件事，說完就掛線。

手裏拿住話筒，阿綾的臉氣得通紅。不過，不能在公司發怒。

給我記住！我會叫你後悔莫及的！

她在心裏咒罵一頓，好不容易才把話筒安靜地放回去……

「啊，片山兄。」

石津在約好碰頭的咖啡店吃着咖喱飯。

「第幾頓午餐？」片山說。

「不，這是早吃的晚餐。」

「還不是一樣。」片山叫了咖啡。「查訪如何？」

「我在這一帶走了一遍，誰也沒看到。」

酒店的人客可能看到，但他們不可能住在那一帶。

「是嗎……很棘手啊。」

「片山兄呢？」

「我問了直井英一，他告訴我幾位他母親去上文化教室的朋友。」

片山翻閱記事簿。

「如果知道甚麼就好了。」

「也是——說是朋友，好像也不是很熟絡那種。」

不過，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時也會出現有用的情報。不能放棄希望。

「——關於那單強盜殺人案，知道甚麼嗎？」片山問。

「我問過了，那邊也停滯不前。」

關於雜貨店東主大塚秀治被槍殺的事件。也向他的孫兒大塚信吾問過話，其後直井光子被殺，片山他們就從強盜殺人案的搜查被撤下了。

「片山兄，這兩宗案子有沒有關聯呢？」迅速把咖哩吃完的石津問。

「我也這樣想過。」片山邊喝咖啡邊說。「不過，直井光子跟那宗強盜殺人案毫無關係吧。」

「是吧。直井美鈴只是碰巧在劫殺案的現場罷了。」

「嗯……美鈴遇到強盜，其後她的婆婆被殺……純粹是運氣不好吧。」

不，光子的死，對於美鈴應該是一種解放。不過，當時美鈴不可能殺死光子。

「唔，兩宗案子實在不可能有關聯吶。」片山說。「對了。直井光子的守夜和告別式日期決定了。不曉得誰會出席。去露露面吧。」

「明白。」

——二人走出咖啡店，往地鐵車站方向邁步。

就這時候。

「刑警先生！」傳來女人的聲音。「片山刑警先生！」

在馬路對面向片山他們揮手的，乃是剛才端茶給他的淺倉綾。

「片山兄，您認識的朋友？」石津說。

「直井公司的女人——她好像有話要說的樣子。」

斑馬線的訊號燈轉綠色，淺倉綾小步跑着準備過馬路——

白色轎車從前面在等訊號的車子旁邊穿過。明明是紅燈卻提高速度。

「危險！」片山喊，立刻推石津的背。「撲過去！」

莫名其妙的石津跑兩三步就撲向淺倉綾，一把抱住她，就這樣疾走。那一瞬間，白車以旋風的速度衝過斑馬線。

「——你還好吧？」片山跑過來。「那輛車似乎瞄準你。」

石津把阿綾放下來。

「我……是不是差點被撞？」

「也許——沒看到車牌號碼吶。總之，先去行人道。」

阿綾膝頭哆嗦，拼命捉住石津，來到行人道。

「——怎麼了？」

「我……那封電郵是真的！」

阿綾臉色蒼白。

「電郵？」

「叫我『去死』……有人要殺我！」

「請冷靜。」

「救我！」阿綾想不開地抱緊石津。

石津拚命翻白眼。

「沒事的。」片山哄慰她。「說起來，你是想把那封電郵的事告訴我，這才喊住我的嗎？」

「嗯……那是令人有點毛骨悚然的電郵啊。」

「把事情說來聽聽──在那之前，可以放開石津刑警的手臂嗎？」

11 守夜之客

焚香的煙彌漫四周，燻得眼睛有點痛。

——這一定是生活智慧呢，美鈴想。

好像有這樣一首歌，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無論是誰的喪禮，不一定每個人都為死者的死而悲傷。當中也有鬆一口氣的人、高興的人吧。

不過，眼睛被香燻到，大家都用手帕擦眼。仿佛「表面看起來」都為想起死者的事而哭泣的樣子。

愛衣在美鈴旁邊的椅子上搖晃雙腳。

「媽媽，小便。」她說。

「好啦好啦。」

老實說，美鈴也坐得有點腰痛了。

「老公，我帶愛衣上洗手間一下。」她小小聲對丈夫說。

「嗯，知道——你累了吧？去休息一下。」

由於在母親的守夜席上，直井少有地溫柔體貼。

「走吧。」

美鈴牽着愛衣的手，從守夜的會場出到旁邊的走廊。

守夜和告別式都在這個殯儀館舉行。現在幾乎沒有人在自己家裏守夜。

美鈴身穿黑色套裝——有點寒冷的夜晚，會場入口是開放的，無論如何都會冷。

這是新建的殯儀館，美鈴竟不曉得就在自己家附近蓋了這個。

廁所也很乾淨，大概考慮到遺屬中有小孩吧，牆壁上畫了動物圖案。

走出廁所，美鈴和愛衣走進休息室——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

桌子和椅子。糕點和茶壺擺在那裏。

「要吃嗎？」

「嗯。」

愛衣開始拿起盛在籃子裏的糕點來吃。美鈴把茶倒進茶杯裏。還是熱騰騰的。

喝了一口茶，舒一口氣。

「——對不起。」

窺看休息室的乃是——

「啊，片山先生。」美鈴站起來。「特地勞駕了。」

「哪裏，請坐。」片山走進來。「我在外面，有點冷吶。」

「請用茶。」

「啊，我自己來。」片山坐在椅子上。「——前來上香的，幾乎都是你丈夫公司裏的人吶。」

「不，正覺得傷腦筋。」片山坦率地說。「對了，有件事想請教。」

「嗯。因為婆婆不是一個喜歡社交的人。」美鈴說。「找到兇手的線索麼？」

「甚麼呢？」

片山望了一眼在一心一意吃着糕點的愛衣。

「不，改天再請教。」他說。「我回去接待處那裏。」

「沒事——愛衣，你去爸爸旁邊坐吧。」

「嗯。」

愛衣再把一塊糕點塞滿嘴巴之後，跑了出去。美鈴微笑目送。

「像我這樣的母親，居然養了一個那麼活潑的孩子。」她說。

「你不是一個好母親麼？」

聽了片山的話，美鈴有點臉紅。

「得蒙片山先生溢美之詞……」
「其實——可能不是很有趣的話題。」片山說。「今晚站在接待處，名叫淺倉綾的女人，你認識嗎？」
「嗯——她是外子的情人。」
「你知道了？」
「因為是她特地跑來找我，自己呈報的。」
「那是事實啊。」
「我並沒有生氣。儘管不曉得那樣的丈夫有甚麼好，她肯跟他交往，我幾乎感激呢。」美鈴泰然說道。
「是嗎？其實——」
片山把阿綾收到恐嚇電郵，以及險些被汽車撞到的事說出來。
「唷……石津先生沒事吧？」
「嗯。」
「好極了。如果石津先生為了救那種女人而受傷，那就太可憐了。那女人是自作自受。」
「對於寄發那種電郵的人，你有頭緒麼？」

「沒有。不過，外子和那女人的事，大概全公司都知道了。」
「唔，確實……」
「無論那女人遇到甚麼我都不會同情，她才二十幾歲不是嗎？希望她儘早和外子分手，去別的地方重新來過就好了。」
對於美鈴的冷靜態度和語調，片山有點驚訝——美鈴變了，他想。
為何改變這麼大，他也毫無頭緒。
「——我回去了。」美鈴站起來。

「對不起。」美鈴回到丈夫旁邊的位子，小小聲說。「我跟刑警先生談話。」
「嗯，沒關係。差不多該結束了吧。」直井飛快地瞄一下手錶。
「多謝。」接待處傳來聲音。
是那個女人的聲音吶，美鈴想。
「是部長。」直井小小聲說。
胖墩墩的男人，後面跟着一個像秘書的黑色套裝女人。然後還有一個人——
美鈴屏息。
穿黑西裝打黑領帶進來的，乃是前田哲二。

他做了何等無謀的事！
美鈴不讓動搖的心情流露在臉上，作個深呼吸。
不過，前田哲二以十分神妙的樣子站着排隊上香。他沒有轉向美鈴這邊看。
美鈴飛快地看看愛衣。
哲二在那間店槍殺老人時，愛衣也在場——她會怎樣呢？
美鈴嘗試回想。對了。當時愛衣怕得大哭，哲二不耐煩地怒吼。而美鈴緊緊抱住愛衣。
其後，老人從哲二的臉上把太陽眼鏡和口罩扯下來——愛衣有沒有看到呢？
她沒有問過愛衣。當時她在哇哇哭個不停，大概沒看到哲二的臉吧……
「——部長，謝謝您特地前來。」直井道謝。「這是內人。」
「節哀順變……」
部長照老規矩致意一番就回去了。跟着來的秘書也隨着走了。
哲二禮貌地上香並合十。美鈴感覺到直井覺得困惑。
哲二來到直井面前。
「真令人悲傷。」他低頭鞠躬。
「謝謝。」直井說。「不好意思，請問你和家母……」

「令堂對我非常親切。」哲二說。

「是嗎……」

「我在路上身體突然不適的時候，令堂跟我搭訕，帶我回家休息。」

「是嗎？那件事……」

「她給我喝熱茶，託福，我很快就好起來了——她不是個喜歡吹噓自己親善行為的人吧。」

「聽到這番話，我很高興。美鈴，你曉得嗎？」

「不。」

「是太太嗎？突然造訪，十分抱歉。」

「不……」

「那麼，告辭了。」

哲二再次鞠躬，往出口走去。

「——呵，好意外吶。」直井心情大好。

「那位大哥哥是誰？」愛衣說。「聲音有沒有聽過呢？」

美鈴暗中捏一把汗。

「怎樣？」美鈴轉向丈夫。「我去問問剛才那人的住所。」

「嗯，也是。如果接待處沒有，你就去問吧。」
美鈴出到殯儀館外邊的接待處。
帛金記帳欄上，寫的是「本田克二」。是這個吧。沒有留地址。
美鈴小步跑出馬路，左右看看——已經走了嗎？
冷不防被人捉住膀臂，大吃一驚。
「你……在這種地方……」
「我想看看你。喪服打扮的你。」
「你怎麼搞的？刑警先生也來了噢。」
「是嗎？」
哲二突然摟住美鈴親嘴。美鈴只是身子僵硬着。
「——我也搞不清楚。」哲二說。「幹嘛自己要做這種事。總之在你面前，我想野蠻一下。」
「你……」美鈴主動湊近哲二吻他。「啊……這種心情……是第一次。」她嘆息。
「還能再見吧？」
「是呢。我想不見面是不行的。」

「我也是。」

哲二猛烈地抱緊美鈴。

「——拜託。你走吧！太危險了。」

「嗯。」

這時候，一輛計程車開過來，車燈照亮二人。二人迅速分開。

「再見。」

「謝謝……」

美鈴向哲二的背影鞠躬。

計程車來到殯儀館的正門，車門打開。

片山晴美抱着福爾摩斯走下計程車。

「啊，美鈴女士。」

「啊，你好。」美鈴走過去。「特地勞駕了。」

「家兄在嗎？」

「晴美小姐！」

在美鈴回答以前，石津很開心地走過來。

「辛苦了。我哥哥呢？」

「他在會場裏邊。」
「那麼，我也去上香好了。美鈴女士，可以嗎？」
「嗯，當然。請賜教。」
美鈴快步回到會場內，坐在丈夫旁邊。
「追上了嗎？」
「嗯。」她輕輕點頭。「片山先生的妹妹來了。」
——會不會被她瞧見？
她和哲二相擁的一幕。
不過，現在的美鈴對那種事不太在意。
「辛苦了。」
守夜儀式結束，美鈴向接待處的丈夫公司社員們道謝。
「明天我們還會再來。」
「請多多關照。」美鈴一個一個鞠躬。「淺倉小姐……」
淺倉綾一臉沒趣，冷淡地說：
「你好。」
「我聽刑警先生說了。聽說你遇到危險。有沒有受傷呢？」美鈴用淡淡的調子

問。

「嗯，沒甚麼事。」阿綾聳聳肩。「你覺得很遺憾吧？」

「喲，為甚麼？如果你被車撞到，我一點也不會高興嗅。」

「是嗎？」

「如果你有話要對外子說，他正在裏頭的休息室喝茶呢。」

「是嗎？」阿綾遲疑片刻。「那麼，我去跟他打個招呼。」

「請慢慢來，我不會打擾的。」

阿綾對美鈴的沉着態度感到驚訝，總之她走進會場深處，窺看休息室。

直井一個人坐在椅上，邊喝茶邊吃糕點。

「——是你。怎麼了？」他發現了阿綾，問。

「甚麼怎麼了。明明是你要我做接待的。」

「有啥法子？只有你排除在外反而不自然。」

「算了。」

阿綾拿茶杯倒茶給自己喝。

「喂。」直井驚訝地說。「有人會來嗅。」

「已經沒人在了。」

「但我老婆——」

「是你太太告訴我你在這裏的。」

「那婆娘說的？」

「你太太怎麼回事？好奇怪哦，有點噁心。」

「為甚麼？」

「上次我去她工作的超市見她時，她提心吊膽的，臉色蒼白，現在不是變得出奇地沉着嗎？」

「我老媽死了，心情輕鬆了嘛。」

「我想不單止是這樣。」

「你想說甚麼？」

「我差一點被殺噢。」

「你說甚麼？」直井瞠目。

阿綾把恐嚇電郵，以及險些被車撞的事說出來時，直井說：

「你想說那是美鈴做的？怎麼可能！」

「那麼，你說是誰？」阿綾反駁。「除了你太太以外，還有誰有理由去做那種事？」

「可是……她雖然有駕駛執照，卻是掛牌司機，幾乎沒開過車。那種蠢事她做不出來的。」

「但是……」

「你太多心了。電郵大概是甚麼人的惡作劇。車子可能只是駕駛錯誤。」

阿綾一直用僵硬的表情瞪視直井。

「那是你的真心話吧。已經結束的意思？」

「不，現在時機不好。等一切平靜下來，我們去溫泉吧。」

「噢——明白了。」阿綾把茶喝光，站起來。「答應我一個要求。」

「甚麼呢？」

「吻我，在這裏。」

「萬一被人瞧見……好吧。」

直井挪開椅子站起來，摟住阿綾吻她。

阿綾主動激烈地抱緊他。

「我不會離開你的……」她在他耳邊說。「絕對。」

突然，直井的手臂放鬆氣力。

阿綾回頭一看，美鈴站在門口。

「對不起，我不打算打擾的。」美鈴用淡淡的語調說。「這裏的人說要關門了。」

「明白。」

「那麼，我在對面。」

美鈴就這樣轉身離去。

隔了一會，直井說：

「的確，那婆娘變了。」

「可不是？我可不願意死在她手裏噢。」

「不可能做到那個地步吧……我也會小心的。」

「拜託了——那麼，別忘了你剛才的承諾噢。」

「嗯。」

阿綾再吻直井一次，快步走出去。

「孩子睡着了。」美鈴抱住沉睡的愛衣，對片山說。「承蒙關照了。」

她點頭致意，跟丈夫一起坐上計程車。

計程車開走以後，片山說：

「來，回去吧。」

「也好……」

晴美似乎若有所思的樣子。

「怎麼了？」

「我來到這裏的時候，計程車的車燈好像一瞬間照到美鈴女士的姿影呢。」

「在外邊嗎？」

「嗯——看起來好像跟誰在擁抱的樣子。」

「那個人嗎？」

「一瞬的事，他們究竟是在擁抱呢，還是純粹站着談話，很難說。」

晴美的眼睛很尖。片山也沉吟一下。

「確實，那位太太對任何事都不擺在心上的樣子。」他說。「也許有甚麼原因。」

「也許只是『女人很堅強』也說不定。」晴美說。

福爾摩斯在她腳畔「喵」了一聲。

12 熟悉的路

「早。」

走進咖啡店的丘久美子困惑了。

素未謀面的女孩穿上久美子的圍裙，正在擦桌子。

她佇立在門口時，酒井從裏面走出來。

「你來啦。」

「那女孩是甚麼？新來做兼職的？你有提過這件事嗎？」

「不，沒提過。」酒井泰然說。「她來取代你的。」

久美子大吃一驚。

「取代？」

「你可以不用來了。如果有你的東西，自己帶走吧。」

酒井點了一根煙。

久美子終於明白酒井的話不是開玩笑。

「即是開除我的意思呀。」

「還好。」

「告訴我理由吧。」

「沒有理由。那女孩比你『便宜』。僅此而已。」

「沒有可能。」

「到昨天為止的薪水，月底給你，你帶印章來吧。」

酒井沒有多看久美子一眼。

久美子最近一直拒絕酒井的邀約。那是報復嗎？

「明白了。」

久美子走進店鋪深處，把自己買的拖鞋、毛巾等丟進手提袋內。

在店裏，酒井緊緊貼着新來的女孩，教她做東做西。

覺得打招呼也很愚昧，久美子就這樣走出店外。

「嗨。」

傳來聲音，回頭一看，是騎自行車的警察。

「啊，您好。」

他是車站前派出所的近藤巡查。

發生強盜殺人命案時，他馬上趕過來。

「今天休假？」

「不，我剛剛被開除了。」

「開除？為甚麼？」

「不曉得——您問店長吧。」久美子聳聳肩。「那麼，承蒙關照了。」

正要走開時，近藤喊住她。

「哎，小姐。要不要去喝杯茶？」

久美子嚇一跳。

「您在執行職務，可以嗎？」

「這叫詢問調查。」

久美子笑了。

「好啊。跟您在一起的話，會很受注目呢。」她說。

久美子和近藤巡查走進稍微遠一點的冰品店。

「制服畢竟引人注目吶。」

近藤摘下制帽，擺在旁邊的空椅上。

「說得也是。」久美子笑了。「大家都吃了一驚。就算沒有做壞事。」

「是這樣嗎？我並沒有故意耀武揚威噢。」

「當然。並不是針對近藤先生噢。而是那件制服的關係。」

二人各自叫了甜甜的芭菲。

「您是甜黨？」

「嗯。幾乎完全不能喝酒。」

「喲。」

「大家都喝。去旅行的時候最不容易。」

隔了一陣，久美子說：

「——還沒捉到犯人對嗎？」

「好像是。搜查已經與我無關了。」近藤不太關心的樣子。「對了，你找到工作了？」

「沒有……我是剛剛才被解僱的哦。」

「那位店長，是不是叫酒井？還很年輕吧？」

「二十……八左右吧。一點責任感都沒有。」

「我還以為你們是情侶呢。」

「啊？唔……以前曾經是。」久美子聳聳肩。

「果然。我就猜到是這樣。」

近藤的話使久美子覺得有點意外。

「您在留意酒井的事嗎？」

「不，我在看你。」近藤說。「每當經過那間店的時候，我都會看看在裏面幹活的你。你沒察覺麼？」

「完全沒有——為何那樣做？」

「那是因為關心你啊。」

他說得坦白，久美子不曉得如何回應才是。近藤微笑。

「別露出那麼為難的表情好不好？我並不是向你求婚。只是覺得你很可愛而已。」

「怎會……嚇我一跳。」久美子反駁。「我是一個到處都有的平凡女子。」

「不單只是容貌而已。你工作時的姿態也很美。麻利地走動、擦桌子、收托盤的你，我常看得入神呢。」

「喲……謝謝您。」

「別當我像客人那麼見外嘛。以年齡來說，我們相差無幾吧？」

「可是……」

「不過，一旦你辭去那裏的工作，以後就看不到你了。好寂寞啊。」

久美子不曉得說甚麼才好。

「——對了。車站前商店街的中央一帶，不是有書店麼？」

「嗯，我常去買周刊。」

「那裏要請店員。薪水可能不多，假如你願意，我去拜託一下如何？」

「謝謝……不過，稍等一下。因為突然被開除的關係，我還無法考慮將來的事。」

「嗯，明白——好，如果你有興趣，跟我聯絡。」

近藤掏出一張像名片的白色卡片，遞給久美子。上面寫着手機和電郵帳號。

「謝謝。」

久美子把卡片收進手袋裏。

吃完芭菲，二人走出店外。各自付賬。

近藤說要一起結賬，久美子拒絕了。

「——那麼，在此告別。」久美子說。

「嗯。再見。」

近藤伸出手來。二人握手道別。

看不見騎自行車的近藤身影後，久美子突然覺得身體輕盈起來，如釋重負。

——這時才第一次發現，自己對近藤有某種警戒心。

為甚麼？近藤並沒有對她提出無理的要求。

況且，怎麼說他乃是警察。如果對自己有好感應該覺得高興才是……

不過，不是道理的問題。跟近藤談話，久美子的感覺很受拘束和彆扭。

「——對啊。」久美子喃語。「何必要在這附近做事呢。對呀。到完全不同的地方找工作好了。」這樣下定決心後，久美子的心情輕鬆起來，立刻快步往前走。

上午的公園，尚未有人氣。

「——還沒來啊。」矢吹美紀鼓起腮幫子喃語。

美紀本身也遲到了十五分鐘。她沒立場去埋怨對方。

「不過，最少他比我遲呢。」

對，我要告訴他，我是依照時間準時抵達的。

——摩登設計的公園，各種奇形怪狀的雕刻藝術作品並排着。

「在中央的階梯上面吧。」

她拿出手機，重讀短訊。

這是大塚信吾發來的短訊，說要在這裏見面——不會錯。

她重讀了幾遍，揚聲說：「嗯，沒問題！」

美紀相當粗心大意，有時會搞錯碰面的時間或地點，甚至日期。

「已經過了二十分鐘。」

當她嘶起嘴巴之際，手機鳴響。

大塚信吾打來的。

「——喂？」美紀接聽。

「抱歉！突然有會議。」大塚信吾說。「你已經到了公園？」

「嗯，當然囉。早就到了。」美紀正經八百地說。

「真是抱歉！再過半個小時也出不來。對了……你現在在樓梯上面的地方？」

「對呀。」

「從那道寬樓梯走下去，不是有一間茶坊麼？可以進去那裏嗎？」

「可以啊……你真的能出來嗎？」

「我想一個小時後能去。」

「那麼，我在店裏等你。」

「嗯，不好意思。」

「沒關係……」

差點說不用客氣。

「奇怪。」她歪歪脖子。

大致上是上班族的大塚信吾，這樣子在工作期間約見她就好奇怪。不出所料，他還在公司。沒法子——美紀開始從又寬又長的樓梯走下去。

響起「咯噠咯噠」的鞋音，走着樓梯下去的時候——

突然有誰的手推美紀的背。

「啊……啊……」

她揮動手臂，卻維持不住身體的平衡。美紀從長長的樓梯滾下去。

然後——一瞬的時間，美紀好像失去知覺。

察覺時，她的頭朝下倒在最下面兩三級的樓梯上——

啊，怎麼回事?

對。我滾下來了。一直滾到這道長長的樓梯下面。

美紀有被人推背的記憶。很清楚地記得被人推的感覺。

可是……總之必須站起來。

正想站起來之際，美紀「啊！」一聲喊出來。腳稍微可以移動，然而貫穿腦頂的痛楚掠過全身。

骨折了嗎？可是……怎麼辦？

附近沒有人影。距離茶坊不過數十米，倘若無人走出來，既使呼叫也聽不見。

這時候，美紀察覺右手還握住手機。跟大塚信吾講完電話之後還繼續拿着。

突然想到的是片山刑警的妹妹。帶着三色貓的人。

「如果有事，隨時聯絡。」

她把手機號碼和電郵帳號告訴了美紀。

是的，若是她的話……

美紀仍然倒在那裏，打電話給片山晴美。

「——是。」對方馬上接聽。

「呃——片山小姐？」

「你是矢吹美紀小姐吧？怎麼了？」

晴美的語調好溫暖。美紀鬆一口氣。

「突然打擾不好意思。我從樓梯滾下來……」

「啊？」

「大概腳骨折斷了，不能動。」

「你現在哪裏？」

「N公園的中央樓梯級。旁邊沒有人，動彈不得……」

「明白。N公園的中央樓梯吧。」

「非常的長，又很高。有人推我。」

「推你？好，我馬上叫救護車去。待會再談。」

「對不起，我……」

下半身有異樣的感覺。

「怎麼了？」

「有點……奇怪。我的腿……濕溼的。」

「美紀小姐——」

「我在流血！血……」

「振作些！馬上去救你！」

晴美的聲音很嚴厲，仿佛在斥責因驚怯而陷入恐慌的美紀。

「是……我好怕……」美紀渾身哆嗦。

有甚麼——冰冷的東西觸摸臉頰，美紀睜開眼睛。

稍微動一下，眼前出現一張三色貓的臉。

「啊……福爾摩斯？」

「喵……」

「你舔醒我啊。」

美紀躺在床上——頭昏腦脹的。

「你醒了？」傳來清晰的聲音。

「啊……晴美小姐。」

「已經沒事了。你住院啦。」

「是吧……我記得好像被抬上救護車。」

「總之，幸虧你跟我聯絡了。」

「怎地想起了晴美小姐的事。可能給你帶來麻煩了。」

「沒有那回事！你記得我，我很開心呢。喏，福爾摩斯？」

「喵。」

見到福爾摩斯好好地「回答」，美紀笑了。

然後，那個「笑聲」使她的意識恢復清醒。

「晴美小姐……我的下身好像……沒有感覺。」美紀說。

晴美的表情暗淡下來——不安捉住了美紀。

「我……搞不好……是嗎？」美紀問。

明知道問了也沒用，還是不能不問。

「嗯。」晴美走近床邊，溫柔地握住美紀的手，說：「——很遺憾，流產了。」

「是嗎？」

彷彿完全理解的樣子。

「你還年輕，沒事的。」晴美說。

「嗯……」

「——可以請教一件事嗎？你在那個公園做甚麼？」

「我們約好碰面。」她說。「啊，對了，大塚先生來過了沒？」

「大塚信吾？你跟他有約？」

「是的——他有打過電話來麼？」

「拿出手機來看吧。」

晴美從美紀的手袋把手機拿出來，遞給她。美紀看看收訊紀錄。

「只打過一次來。不過……就是那麼一次。」

「要不要打給他看看？」

「不……我發短訊給他就好。」美紀有點落寞地說。「假如知道我流產，他一定……」

她沒有說下去。

晴美把自己的手重疊在美紀的手上面，輕輕用力握住。

「叫你的家人來好嗎？」晴美問。「你的左腳骨折了，暫時無法起身噢。」

「我一個人住……家鄉很遠，而我是離家出走的，就算通知他們也不會來。」

「噢？不過……」

「我自己會加油的——呃，住院的費用……」

「我替你墊支了。沒關係。等你好起來再說。」晴美微笑。「那麼，我有點事，今天就先回去了。過兩三天再來看你。」

「謝謝。」

晴美走出病房時回頭看，美紀剛毅地堆着笑臉揮手……

「——有古怪噢。」晴美對福爾摩斯說。「那女孩大概作夢也沒想過，推她下去的可能就是大塚信吾——你覺得呢？」

福爾摩斯一言不發地往出口走去……

13　蒸氣背後

「肚子餓了！吃便當吧。」

列車開動後，月台還在窗外晃動期間，淺倉綾已急不及待地打開便當。

「何必那麼急呢。」直井笑說。

「我一個人吃。畢竟，若不是在火車上吃便當，不會有旅行的氣氛呢。」

她把木筷「啪」地擘開。「不客氣了！」

直井也買了便當，卻不想那麼快吃。

車廂內販賣的推車來了，直井買了茶水。

「不喝啤酒也沒關係嗎？」阿綾嘲諷地說。

「我可不想在抵達溫泉之前喝醉吶。你喝嗎？」

「我也喝茶好了——還有，今晚不許喝得太醉噢。」她意味深長地睨視直井。

「知道啦。」

以直井來說，跟阿綾旅行是久違的事——阿綾那嬌嫩的肌膚記憶在他的裏面膨脹。

「明天慢慢起床好了。」

「已經談到明天的事了？」

「我不希望有人叫醒我們吃早餐嘛。」

「沒問題的。因為是溫泉酒店，早餐也是去飯堂吃的。」

「那就好——明天哪裏也不去，悠閒一點噢。」

「隨你喜歡。」

直井也來勁了吧，打開便當。

「——哎。」阿綾差不多吃完了。「你太太有說甚麼嗎？」

「美鈴？我只是告訴她『我要去旅行』罷了。」

「她沒問你去哪裏，跟誰去甚麼的嗎？」

「嗯，好像漠不關心的樣子。那婆娘本來就是這副德性。」

「噢。」

「忘記她——這三天可以好好享受了。」

直井的手繞到阿綾的肩膀上。阿綾飛快地親了他的臉頰一下。

「哈哈，調味料沾上去了。」她樂不可支地笑了。

直井用便當附帶的紙巾擦臉。

那婆娘……就是那副德性。

對，美鈴就是「那樣的德性」嗎？直井覺得困惑。

當他說「我要去旅行」的時候，美鈴只是應一句「是嗎」而已。

對於母親死後，從守夜到告別式，以至頭七的法事等一切都默默地一手承擔的美鈴，直井相當感謝。因他本身最怕處理那種東西。

說實在話，他連跟阿綾的旅行也不太起勁，但他答應過阿綾，而且對阿綾還不打算放棄……

多少有點內疚的關係，昨晚直井邀美鈴上自己的床——已經很久沒有碰過美鈴了。

「喂，到我這裏來吧。」直井對正要上床睡覺的美鈴說。

可是美鈴假裝沒聽見，就這樣鑽進自己的被窩。直井有點生氣，這麼一來反而有了那個意思。

這回他下了自己的床，向美鈴的床走去。

「喂……」

他伸手——突然，美鈴用雙手推倒直井。

直井精彩地從床上掉下去。

「喂！你幹甚麼！」他忍不住大吼。

「喲。」美鈴彷佛第一次發現他的語調。「我還以為是貓或狗跑進來呢。」

「家裏哪來貓或狗啊？」

「可是普通人是不會一聲不響地走進來的嘛。」

直井火大了。

「算了！」他回到自己的床……

——那傢伙變了。

直井和阿綾出來旅行，頓感輕鬆。

美鈴開始給他某種可怕的感覺。

「吃飽了！」阿綾把便當吃光。「下次推車來的時候，我要買冰淇淋！」

酒店也有巴士接送，直井卻決定利用計程車。

「正是紅葉好看的時候。你慢慢開車吧。」他吩咐司機。

「稍微繞一點路，有個地方很漂亮。從那裏經過如何？」

「嗯。就這麼辦。」

確實那是很小的路，繞過沒有人氣的山谷，就連不太關心自然風景的阿綾也揚

聲歡呼：「嘩！好漂亮！」

計程車三十分鐘左右抵達酒店。去車站接送的巴士停在那裏。

「謝謝。不用找贖了。」

直井遞出五千日圓，然後下車。

「歡迎光臨。」酒店人員過來拿行李。「您是直井先生嗎？」

「嗯。」

「正在恭候大駕。」

儘管不是全新的酒店，卻是灑落摩登的建築物。阿綾也很喜歡的樣子。

「真好。不像溫泉旅館呢。」她作出奇妙的感嘆。

「可以只是簽個名麼？」

他在酒店的服務櫃台登記「住宿卡」的名字，補充「同伴一名」。當然，酒店不會不識趣地詢問女人和他之間的關係。

——房間足夠寬敞。雙人床之外還有榻榻米房間，也可用被褥鋪蓋睡覺。

「睡床就可以了。」他對帶路的女人說。

「請慢慢來。」

「嗯——大澡堂呢？」

「大堂深處有樓梯的地方。」
「謝謝。」
打開旅行袋，他把裏面的東西拿出來時，他對阿綾說：
「喂，你想泡澡吧？」
「嗯。我去換浴衣。畢竟還沒培養來到溫泉的感覺呢。」
「我先去大堂等你。」
「不能一起泡澡吧？」
「應該有家庭澡堂的。如果沒人佔用，咱們去吧。」
「嗯。」
直井迅速換成浴衣裝扮。
「別忘了鎖門啊。」
他交代一聲，先行走出房間。
搭升降機下到大堂的樓層。
進入黃昏時分，距離晚餐尚早——直井舒坦地沉身在人影疏落的大堂沙發上。
說起來……直井察覺自己漸漸淡忘了曾經那麼依賴的母親。
殺害母親的兇手尚未落網。到底是誰做的呢？

跟阿綾在一起的時候，一提起母親的事她就不高興。在這裏暫且不提好了……

放鬆的關係，倏地睏意襲來——還沒吃晚飯吶……

就這時候，也許在夢中吧，仿佛聽見了貓叫聲。

貓？在這種酒店的大堂裏？

張開眼睛一看，有誰站在眼前。

「老公，你很遲才到呢。」

——美鈴站在那裏。

直井以為在做夢。

「你們沒有乘搭酒店巴士吧？還以為你們沒趕上列車呢。」

「美鈴……你怎會在這裏？」終於開口了。

「我也可以來溫泉的呀。」

「那是……不過……」

「我知道你用電腦預約哦。因此先來一步。」

看到呆然若失的直井，美鈴笑了。

「別擔心。我不會干擾你和淺倉小姐的。我自己拿了單人房。不同樓層。放心吧。」美鈴說。

這時候，浴衣打扮的阿綾哼着歌兒走過來。

「哎，那個房間的景觀很好耶！」

說着，她咻地停步。

「喲，畢竟年輕人穿浴衣嫵媚多了。」美鈴說。「我已經快快泡過澡了。你們慢慢來吧。」

美鈴目不斜視地走開了。

阿綾終於回過神來的樣子。

「——怎麼回事？」

「誰曉得。總之她說是一個人來的。別在意。」

「可是……」

「來，走吧。只要把她當作普通客人就行了。」

阿綾被直井牽着手，往「大浴場」的方向走去。

二人消失身影之後，晴美抱着福爾摩斯走進大堂。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

「那位太太變了。」片山說。「現在是那個做丈夫的很驚怯。」

「你想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嗎？」

「不……我不希望有事發生。」片山說。

「難得來到溫泉，我也去泡個澡好了。」晴美說。「福爾摩斯要不要一起？」

福爾摩斯只是飛快地瞟了晴美一眼……

沒趣——真沒趣。

淺倉綾浸泡在大浴場的溫泉裏，禁不住脫口而出。

「這是甚麼意思嘛。」

在旁邊泡澡的女人覺得有點噁心似地躲開了。

「真荒唐呢。」

聽見聲音，阿綾回頭。

「啊——你是片山先生的妹妹吧。」

「我叫晴美。很好的熱湯呢。」

「嗯……」她冷淡地說。「我只要泡一次就夠了。」

「好可惜。」

「我本是城市人，從來沒去過澡堂。」

「噢，是這樣啊。」

稍頃，阿綾問：「你和那個女人一起嗎？」

「美鈴女士？她邀約過我，但我們不是一起來的……」

「她是怪人。你也這麼覺得吧？」

「依看法而定。」晴美回答。

「因為自己的丈夫和別的女人去溫泉，她不出聲也不阻止，自己卻跑來同一處溫泉……她在想甚麼啊。」

頓了一下，阿綾問：「——殺死直井先生母親的犯人，還沒捉到麼？」

「嗯。搜查工作好像停滯不前。」

「是吧——若是路上殺人魔的罪行，要找犯人談何容易……」

「聽說是特地把她叫出去的，應該不是路上殺人魔的所為。」

「令人不快啊。」

「家兄說你也收到恐嚇訊息。」

「就是呀。我到底做了甚麼壞事？開玩笑。」

「不過，大致上你是第三者噢。」

「犯人果然是美鈴女士？」

「但直井光子女士遇害時，她有時間證人。」

「誰曉得呢？時間證人是可以製造的。」阿綾說。「喏，請你告訴你哥哥。今晚好好監視，免得那個女人來殺我。」

美鈴在大堂裏悠閒地看報紙。

沒有其他人影，大堂靜悄悄的。

偶爾女招待員忙碌地跑來跑去。

美鈴把報紙折起來。

人的動靜使她回過頭去。

「——喲。」她瞪大眼睛。「為何你在這裏？」

「別那麼驚訝好不好。」前田哲二說。「剛才你明明把你丈夫嚇了一跳。」

「是吧……」美鈴笑了。「好野蠻的人吶。」

「彼此彼此。」哲二擁吻美鈴。「我也拿了房間噢。」

「那還用說。我不能和你一起過夜的。」美鈴稍微環視周圍。「刑警先生也在噢。小心。」

「別操心。」哲二咧嘴一笑。「好了，我也去換件浴衣。」

「飯呢？」

「你怎樣？」

「在房間吃也可以，去飯堂吃也行。」美鈴說。「不過，被外子瞧見的話，他會覺得奇怪。因為他在守夜的時候見過你。」

「我會留意的——去我房間吃如何？」

美鈴遲疑一瞬。

「去我房間吃吧。」她說。「你的是哪個房間？」

「就在這上面。」哲二說。「對了，你女兒呢？」

「她在我朋友家過夜。讓她住兩天。」

「那好。」

「你好像事先知道似的。」

「嗯，是啊。我們之間有某種相通之處。」

不可思議的是，美鈴也在想着同樣的事。

不過——這個人是殺人兇手。

儘管這樣告訴自己，她卻不打算離開哲二。甚至覺得彼此「同是天涯淪落人」。

「你去泡個澡吧。全身舒爽噢。」美鈴說。

14　夜深沉

「不是你說不要喝酒的嗎？」直井苦笑。

「嗯……我懂。我自己所說的話，當然記得啦。」

淺倉綾說，舌頭有點糾結。

二人特意在引人注目的飯堂吃晚餐。

「為何你太太不在這裏吃飯呢？」阿綾環視飯堂，知道沒有美鈴的姿影。「太卑鄙了！居然臨陣逃亡。」

「喂，周圍聽得見噢。」

橫豎美鈴也知道的關係，直井並不準備隱藏。當然也不想故意宣傳「我們是偷情旅行」以至受到注目。

「沒事沒事——聽見的就只有那邊的刑警先生罷了。喏？」

片山和晴美他們的桌子就在鄰座。三色貓福爾摩斯躺在桌子底下。

「即使不想聽也聽見了。」片山對阿綾說。

「也是——我知道啊。刑警先生不喜歡我這種女人。」

「沒有喜歡不喜歡的。」

「我說的不是喜好問題。你認為我這種不道德的女人，就是犯罪，對不對？」

「怎會呢。」片山說。「我沒那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噢。」

「可是——一定是哦。」

「喂，適可而止的好。」直井責備她。「可以回去房間了吧。」

「可以嗎？不用等你太太來嗎？」

「怎麼可能等她呢？」

「是呢……她一定是在我們的房間安裝了竊聽器或針孔相機噢。我知道。」

「這裏是酒店啊。那種事怎能做得到？」

「天曉得！不過我不在乎。她想看就讓她看好了。她想聽就讓她聽個痛快……」

「來，走吧。」直井催促阿綾。「驚擾了。」他對片山說。

「賬單沒來嗎？」直井問。

「在這裏呀。」

阿綾把放在小塑膠筒裏的賬單拔出來，卻掉在地上。

「喲……討厭，我已經老了嗎？」

她彎腰下去，把賬單拾起來。

「簽上房間號碼就行了。」

直井正要接過去的時候。

「這是甚麼……」阿綾蹙眉。「有人惡作劇寫了甚麼東西。」

「你說甚麼？」

「喏，在賬單背面……」

阿綾把捲起來的賬單攤開一看，臉色頓時發白。

「——喂，怎麼了？」

阿綾死死盯住賬單。

片山迅速站起來。

「怎麼了？」

阿綾把賬單遞給片山。

晴美也站起來，一起窺看。

「喲……」

上面用潦草的字體寫着：「天是可畏的！審判的時候近了！」

「實在想不通。」片山走回來說。「賬單是在甜品端來以後才拿到桌子上的，暫時擺在櫃檯那裏。出入的客人要在上面寫東西也很簡單。」

「不用擔心。」直井摟住阿綾的肩膀。「我會一直陪着你。不會有危險的。」

「誰也沒說害怕啊。」阿綾頂撞一句。

「不然。」晴美說。「害怕是理所當然的。害怕才會小心。人不都是這樣的麼？」

「可是，怎會跑來這種溫泉？」片山搖搖頭。「而且，假如真的要狙擊，不會特地做這種事來叫人戒備的。」

「這麼一說，倒是令人鬆一口氣呢。」

阿綾終於微笑了。

「倘若有甚麼事，請隨時聯絡。」

「有事才聯絡就太遲了。」阿綾說。「沒事的。有這麼可靠的男人陪着我。」

她緊緊捉住直井的手臂，相當勉強地笑。

「淺倉小姐。」晴美說。「要不要再去大浴場一趟？那裏我哥哥不能進去的，如果要去泡溫泉，我陪你。」

「謝謝。」阿綾說。「不過——怎辦呢？」

「不要去。」直井說。「何必故意做危險的事？在房間的浴缸裏慢慢泡湯不就好了。」

「那是好主意吶。」片山說。

這時候，阿綾生氣了。

「不！」她的聲音提高八度。「我要去大浴場！」

「喂……」

「我要做給他看，我一點也不害怕！誰會戰戰兢兢的嚇自己啊！」

她的情緒亢奮起來。

直井十分困擾的樣子。

「明白了。來，回房去吧。」他催促。

「你一個人回去。我去大浴場！」

直井嘆息。

「一旦說出口就甚麼也不聽了。真是的！」他轉向晴美。「那麼，可以請你陪她去嗎？」

「是，我陪她一起去。」晴美說。「那麼，走吧？那邊有毛巾就是了。」

「嗯。」阿綾點點頭。「那麼，我去泡澡啦。」她對直井說。

出到大堂時，片山小小聲對晴美說：

「沒問題嗎？」

「別擔心。還有其他客人泡湯的。」

「話雖如此……」

「要不然哥哥也一起？」

「喵。」

「別取笑我。」片山對福爾摩斯說。「我和福爾摩斯在大堂等你們吧。」

「那麼，我們慢慢泡囉。」晴美說。

片山和福爾摩斯在大堂的沙發坐下來。

直井也在大堂裏來回踱步。

「——嗚呼。」他在片山身邊坐下。「女人好難捉摸啊。」

「其後，有沒有想起甚麼呢？」片山問。

「不，完全……現在只是為了美鈴和阿綾的事就夠忙了。」

「那是……」

「不，我沒資格發牢騷。那個我瞭解……美鈴變了。你不覺得嗎？」

「確實，她變得堅強了。」

「好像……另外一個人似的。」

「光子女士過身了的關係吧。」

「對……現在想起來，家母從一開始就不喜歡美鈴。我對家母所說的話也照單全收，不停地斥責美鈴。覺得有點——內疚。」

「你的心境改變了呢。」

「也許被你嘲笑也說不定……看到家母的屍體時，我大聲怒罵美鈴，『為何死的不是你！』」

「我記得噢。」

「當時，你們家的貓撓我的腳，我好像還被令妹摑了一巴掌。」

「很痛吧。對不起。」

「不——當時我很生氣。不過事後我卻開始思考。」直井說。「一直以來我非常孝順家母，我認為那是正確的。是理所當然的……但從旁人的目光來看，那應該是不尋常的吧。想到這裏，我開始覺得自己可能對美鈴太過無情……」

「你這樣思考是好事。」

「不……也許是剛剛才想到的。」直井笑了。

福爾摩斯突然抬起頭來，伸長脖頸去看下去大浴場的樓梯。

「喂，怎麼了？」

福爾摩斯站起來，往樓梯方向噠噠噠地走過去。片山無奈地跟着牠走……

「你去甚麼地方？」

福爾摩斯走樓梯下去，出到男女湯入口分開的大廳，在那裏的沙發上「咚」地坐下。

「這裏對出來的人是涼快的地方噢。」

片山說着，他也坐下來。

確實，坐在這裏比較靠近女湯就是了……

「——十五分鐘了。」片山看看手錶低喃。「如果只是快速泡澡，差不多是時候出來了。」

「你喜歡泡熱湯麼？」阿綾說。

「不……我最怕太熱的湯。」

晴美在大理石浴槽的邊端，水注入的一帶浸泡。

「噢。我本來也是怕麻煩的人。」阿綾說。「我不喜歡泡長澡。不過，泡的時候喜歡滾熱的水。」

「是嗎？」
「所以我喜歡這樣的溫度。」
阿綾走到浴槽的正中央一帶。
其他還有兩三個人在泡湯，由於蒸氣太濃，看不太清楚對方的臉。
「你屬於那種要做甚麼就做到底的人呢。」晴美說。
「聽你這麼一說，大概是吧。」阿綾笑了。「是呢——我和直井之間的事也是。」
「即是說……」
「我並沒有真的愛上直井噢。」
「是吧。換作是我，我不會跟他交往。」
「可能吧。我起初也是無心的。過後知道他太太完全沒察覺時，反而令我不耐煩。跟我見面，直井也一點都沒改變，這不是很沒意思嗎？」
「於是你特地跑去見美鈴女士？」
「嗯——不過，現在不同了。直井對妻子重新以女人的角度看待。」
「是嗎？」
「我曉得啊——那也很不過癮。雖然我無意跟他太太爭奪，不過……」

晴美用毛巾擦擦臉，說：

「差不多該出去了吧？」

感覺有人就在身邊。

突然間，有誰的手把晴美的頭按住，一口氣沉到水中。

晴美拼命停止呼吸，企圖逃脫那隻按住她的手。

如果喝到熱水就會溺死。她牢牢地閉住嘴巴，在浴槽底下扭動身子。

瓷磚底部滑溜溜的。這麼一來就能逃出生天！

晴美並非挪開對方的手，而是用手運力壓住水底的瓷磚，同時扭動身軀。

按住她的頭的對手失去平衡。

晴美從水中站起來，大力呼吸。

赤裸的女人在水蒸氣中奔向出口，沒有回到視線裏。

鼻子吸入些許熱水的緣故，她嗆咳起來。

然後——赫然察覺一件事。

「阿綾小姐！——淺倉小姐！」她呼喚。

片山聽見「女湯」那裏咯嘞一聲打開，於是回頭去看。

穿圍裙戴口罩的女從業員推着有車輪的大布袋，從裏頭走出來。
那是盛載使用過的毛巾的布袋。大概裝滿了，要把它送去乾洗吧。
片山有意無意地目送她「咯啦咯啦」地推走的背影……
突然福爾摩斯尖鋭地「喵」了一聲。
然後追隨那名女從業員而去。
「喂，福爾摩斯！」片山頓時「霍」地站起來，大聲喊。「喂！稍等！」
那女人赫然回過頭來。
福爾摩斯上前撲過去。
女人慌忙逃走了。
片山窺看布袋裏面。用過的毛巾堆積如山。他趕忙把那些毛巾一片一片丟出去
——淺倉綾赤條條地被人塞在裏面。
「晴美——」
當他回頭時，「女湯」的門又開啓。
「哥哥！阿綾小姐不見了！」晴美走出來説。
「她在這裏！你還好吧？」
「我差點被人按沉在熱水中啊——阿綾小姐呢？」

片山把捲曲着身子塞在裏頭的阿綾拉起來。

「她大概沒事吧。還在呼吸——喂，晴美。」

「啊？」

「起碼圍一條浴巾嘛。」

晴美全身赤裸地飛奔出來的關係。

「我忘了。」

晴美回頭看「女湯」的方向。

「有人跑出去了噢。」

「多半——已經不在了。」晴美說。「千鈞一髮，好危險。」

「你給她穿上浴衣吧。」

「嗯。」

晴美繼續光着身子匆匆回到「女湯」裏面。

在脫衣的地方也沒有人影。晴美趕忙穿上衣服，出到走廊。

「好像用藥把她弄睡了。」片山說。「總之，先送去醫院吧。」

「犯人不只一個。」晴美說。「不過，好極了！」

她讓阿綾穿上浴衣後，片山用兩手把她抱起來。

「如果石津在就得幫助了。」

「振作些吧！」

晴美率先奔上樓梯。去到服務櫃檯，拜託他們叫救護車。

「直井先生在房間嗎？」

「啊，不在大堂嗎？剛才還在的。」

晴美走進大堂環視一遍。

直井躺在沙發上睡着了的樣子。

「啊，他在——直井先生。」

片山抱着阿綾，氣喘吁吁地走過來。

「——怎麼了？」櫃檯的人走出來。「剛才叫救護車了。」

「謝謝。有沒有地方可以放下來的……只有那邊的沙發了啊。」

「長椅子比較好吧。在那邊的走廊上。」

「謝謝。」

片山把阿綾放在長椅子上，舒一口氣。

「——腰痛。」他像老人家似的埋怨。

「哥哥。」

「怎麼了？」

「你來一下。」晴美拉住他的手。

「喂，幹甚麼？」

他被帶到直井那裏。

「啊，在這裏啊。直井先生，起來吧。淺倉小姐出事了。直井先生！」片山說。

晴美悄悄捉住他的肩膀，說：

「哥哥，沒用的——直井先生已經死了。」

15 走岔路

「甚麼事呢？」美鈴坐起來。

「嗯，從稍前起，樣子就很奇怪。」

前田哲二已經離開被窩，穿上衣服。

「你應該叫醒我的。」美鈴甩甩頭。

「你睡得好熟嘛。可愛的睡臉。」哲二咧嘴一笑。

「討厭！」美鈴笑了。「不過——還是半夜。發生甚麼事呢？」

「警車來了。我要回去自己房間了。」

「嗯。」美鈴站起來，輕輕吻他一下。

這時候，傳來呼叫聲。

「美鈴女士！我是片山晴美！」

美鈴赫然。

「你進去浴室。」她推了哲二一把。

美鈴把自己的浴衣調整好，應聲說：「是！請等一下。」

她把頭髮弄好，打開房門。

「發生甚麼事？」

「美鈴女士——發生命案了。」

「在這間酒店嗎？」

「淺倉小姐差點兒被人擄走。」

「喲。」

「雖然她沒事，可在我們被這件事引開注意力的時候——」晴美嘆息。「你丈夫被殺了。」

「啊？」美鈴愕然。「外子……死了？」

「現在本地的警察來了。儘管你們個別住宿，但因為他是你丈夫，我想他們也會問你許多內情的。」

美鈴按住浴衣的胸口。

「——明白了。我換件衣服就下去。」

「我想那樣比較好。」

「謝謝你特地來通知。」美鈴把門關起來。

「——聽見嗎？」

「嗯。」哲二從浴室走出來。「事情變麻煩了。」

「我會被懷疑嗎？」

「也許。不過，我總不能替你的不在場作證。」

「也是。我沒問題。你可以走了。」

「嗯——保持冷靜。沒事的。」

「不用擔心。」

美鈴再次緊緊地擁吻哲二。

「果然。」晴美喃語。

她悄悄地看到男人從直井美鈴的房間跑出來的情形。

當她走進美鈴的房間時，感覺到除了美鈴以外，還有別人在的「跡象」。

然後察覺浴室的門開了一點點，有人在偷聽她們講話。

「她有情人。」

在直井光子的守夜時，彷彿看到美鈴跟甚麼人在擁抱的情形，果然沒有看錯。

「他是誰呢？」

其實很想確定一下男人的房間，但一定會被他發現。

「唔，以後再調查好了。」

他一定是一個人投宿的吧。這種酒店一個年輕男人投宿的應該不多。

晴美下到大堂去。片山正在跟警察談話。

「——哥哥。」

「啊，在嗎？」

「美鈴女士說她待會兒就下來。」

「是嗎？」

大部分的客人都睡了。然而也有些客人在宴會過後去泡溫泉的，酒店人員向他們道歉。

淺倉綾差點被擄的關係，大浴場也必須做調查。

「傷腦筋吶。」片山嘆息。「沒想到會演變成這樣……」

「喏，哥哥。」

「甚麼？」

片山從晴美口中聽說了美鈴的房間有年輕男人的事。

「——他們是在這裏碰頭的啊。」

「怎樣呢？從那個情形來看，我想美鈴女士不可能殺了她丈夫。」

「原來如此——不過，在同一間酒店投宿，卻住不同的房間……會受嫌疑吧。」

「我是這麼想的。」

「甚麼呢？」

「兇手之所以發送恐嚇電郵給淺倉綾，其實是為了轉移真正要殺的對象的視線，不是嗎？」

「換句話說，真正的目標是直井嗎？」

「若要殺死阿綾，沒有必要特意做那麼多白費工夫的事吧。」

「那倒是。」

——直井英一被尖細的錐子狀東西刺穿心臟而亡。出血不多。恐怕他在大堂的沙發上睡着了。直井的表情只像睡了的樣子。

在大堂裏來來去去的客人不少，大家都作浴衣打扮，其中有人接近直井並刺殺他而去，誰也不會察覺。

「直井光子之後是她兒子英一……為何殺了他們母子呢？」片山喃喃地說。

「喵。」福爾摩斯叫。

直井美鈴出現在大堂。她在當地的警察面前停步。

「我是直井英一的妻子。」她點頭致意。「請多多關照。」

她那落落大方的態度，以及換上套裝之後的樣子，完全找不到一絲被婆婆欺凌而哭泣的女人的影子。

「啊，辛苦了。」

警察也不由得致以敬禮……

「哼！」酒井故意嗤之以鼻。「你是甚麼東西！」

他喝醉了。

「我是店長噢！店長。店裏最偉大的人。」

他走在夜道上——不，他久違地喝悶酒。

夜風寒冷，然而一直不酒醒。腳步有點不聽使喚。

——他被連鎖店的東主罵了一頓。

據說收到了許多「咖啡好難喝」的投訴。

還有開除了久美子而新請的女孩，一個星期就辭職不幹了。

現在回想起來，就算不用吩咐久美子也會很勤快地做這做那。而取代她的女孩呢，不說就不做，即使說了也不做。

起初只因她「年輕又可愛」而原諒她，然而她不做的部分自己不得不做的時候，就不能不說了。

稍微嘮叨地提醒她注意時，她說一句「那麼，我不幹了」，就這樣乾脆地辭職了。

而且要求「兼職費」甚麼的。

「媽的……」

假如不開除久美子就好了……

事至如今，總不能說「你回來吧」。

對——打個電話給她看看如何？

當然，絕對不說「是我不好，你回來好嗎？」

不過那婆娘一度是我的女人。一定對我多少有點懷念，說不定她在等我，想着「他會不會跟我聯絡」甚麼的。

然後，假裝關心她的事，問她「找到工作了嗎」。

說不定她會很感動地說，「你真是個體貼的人呢」……

酒井自己的擅自空想越來越擴大，到了「一定是這樣」的地步。

「行善要及時……」

酒井從口袋裏掏出手機。

剛好來到上坡路，身心疲倦的關係，他走進一個小公園，在長板凳坐下，用手機打給久美子。

公園的對面是高聳的懸崖，JR火車在下面行走。傳來一班火車穿過的響聲。

持續了一段傳呼音，想到「她不接聽啊」的時候，傳來「——是」的聲音。

她接聽了！果然她在等我。

「喂？」

「有甚麼事嗎？」久美子很不高興的樣子。「我正要睡覺吶。」

「是嗎？不——我在想着不曉得你怎麼了。」酒井說。

「我很好。」久美子說。「拜拜。」

「喂！等一下嘛。」酒井慌張起來。「找到工作了嗎？我很在意。」

久美子笑了。

「不是你開除我的嗎？說風涼話啊。」

「不，那是……」

「哈哈，我知道了。」

「知道甚麼？」

「那個新來的女孩不好用對不對？還是一轉眼就辭職了？」

沒想到被她一言道破，酒井亂了陣腳。

「胡説！沒有那回事。」

「可疑。」

「難得我為你操心，你會怎樣我不知道噢！」

「我很好，用不着你操心。」

「哼，隨便你！」他切斷通話。「不應該打電話的！」

正當一個人生悶氣時，發覺有人站在旁邊。

「——有事嗎？」酒井説，窺看對方的臉。「你是……」

——數秒鐘後，火車從下面的路線穿過。

那聲音淹沒了哀鳴聲。

當火車通過後，酒井的身體橫臥在軌道旁，再也不會發出怨言了……

「又來了？」

手機鳴響，久美子拿起來，知道又是酒井打來的時候，不由得火冒三丈。

「喂！」她摔着說。「好自為之吧！」

她大聲喊，「啪」地掛線。

兩三分鐘後，手機又響了。久美子在床上大發牢騷。

「你這王八！」

手機響個不停。沒奈何，她拿起來。

「吵死人！人家已經睡着了！」她發出兇神惡煞的聲音。

「——喂？」

男人的聲音。好像不是酒井。

「哪一位？」

「警務人員。」

「啊？」

「你認識這個手機的持有者吧？」

「嗯……有甚麼事嗎？」久美子有點清醒過來……

走下計程車時，警車停在平交道的地方。

「——對不起。」久美子上前搭訕。
「丘久美子小姐？」穿大衣的男人走過來。
「是的。」
「半夜了不好意思。」
「不會……」
「請到這邊來。」
「是。」
「火車已經停駛了。」
刑警這麼一說才想到，尾班車也開走了。
跨過路線而走，感覺有點怪異。
蓋上塑膠布的「東西」躺在那裏。
「請看看。」
刑警這麼一說，她有一瞬的畏縮。
「呃——他被火車輾到？」忍不住這樣問。
「不，不是。」
「是嗎……」

稍微鬆一口氣。不過，當塑膠布掀開時，頓時血色褪去。
被血弄髒的臉。眼睛睜開，冷僵似的恐懼表情。
「是酒井先生沒錯。」久美子說。
「我是K警署的橋口。」那位刑警第一次報上姓名。「酒井——」
「周二——這兩個字。」她用手指在手心上面寫。
「原來如此。」
「他……為甚麼死去？」
「被人推下來的。」橋口指向上面。
久美子仰視懸崖。
「從上面掉下來？」
「路過的人聽見求救的聲音，但沒看到犯人的姿影。」
「是嗎？」
「他最後是打電話給你的，當時有甚麼特別的情形？」
「不，沒甚麼特別……」
「他找你有甚麼事？」
「呃……為了我工作的事。」

「你們在同一間店工作吧？」
「嗯……不過，我被解僱了。」
「啊，他還關心你而給你電話嗎？」
「怎麼說呢……大概他想說，希望我回去吧？」
橋口是個有張撲克牌臉孔的男人。
「──我想請教真實的情形。」
「啊？」
「他在這麼晚的時間給你電話，是因為你們不是普通的同事關係吧？」
「那是……」久美子遲疑。
「請說老實話。你和酒井乃是情侶吧？」
久美子聳聳肩，說：
「一段時間罷了。已經分手了。」
「你之所以被解僱，跟那個也有關係嗎？」
「也許……如果不問酒井先生是不曉得的。」
「原來如此。」
橋口稍微頓了一下。給人某種呼吸停住的空檔……

風太冷，久美子縮起脖子。

「呃——我可以回去了嗎？我很冷。」

「是嗎？那麼，明天再請教好了。」

「——明天？」

「你到警署來吧。我想詳細請教。」

「可是，我已經沒有甚麼話好說的了。」

「不過，我還有事情要問你的。」

有點反射神經的感覺，久美子這才察覺到。這個刑警把我當犯人！

開玩笑！接到酒井的電話時，我在自己的公寓噢！

可是——也有可能帶着手機，人在酒井附近。

我被酒井拋棄了，因此懷恨在心……

荒謬透頂！是我把他甩掉的啊！

可是無法作出證明。

就算久美子說她在公寓裏，卻沒有人可以作證。

「辛苦了。」他彬彬有禮地說。

橋口的嘴角浮起淺笑，他的表情好像在說，「你等於被逮捕了」……

16 目擊者

「竟然連續舉喪啊……」

前來告別式的人之所以發出這樣的竊竊私語，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直井光子之後是直井英一。而且兩母子都是「被殺」的，死於非命，刺激了大多數人的好奇心，也是理所當然的。

驗屍完畢，直井英一的遺體送返，畢竟花了一個星期時間。

直井英一是在溫泉遇害的，警方認為案情可能跟他母親的被殺有關連，於是將搜查工作交到片山等人的手裏。

警方曾經懷疑直井美鈴，但是沒有直接證據。況且已經搞清楚，嘗試把淺倉綾從浴室帶走的不是美鈴。

——因着「差點被殺」的衝擊，淺倉綾依然在住院。

於是——片山他們又來到告別式。

「好冷啊。」晴美說。

「嗯……接待處也很冷。」

接待處在殯儀館的建築物裏邊，然而每當自動門打開之際，冷風就吹進來，直井公司的年輕社員們個個打哆嗦。

喵……

「福爾摩斯也怕冷的樣子。」晴美說。「你還好吧？如果把懷爐帶來就好了。我有福爾摩斯倒是暖呼呼的呢。」

福爾摩斯完全捲伏在晴美的套裝懷抱裏。

「我還以為石津會來呢。」片山說。

片山他們走進正在誦經的會場中，在空椅子坐下來。地方並不寬敞，美鈴也馬上就察覺了片山他們，點頭致意。

幾分鐘後，晴美說：

「哎，福爾摩斯拜託了。」

她把福爾摩斯交給片山，站起來，往美鈴等人走過去。

「愛衣妹妹，想不想上洗手間？」

愛衣用力點點頭。因她忸忸怩怩地坐不安定，晴美看在眼裏。

「姐姐也想去噢。一起去好嗎？」

「嗯。」

「晴美小姐，對不起。」美鈴說。

「不會。交給我吧。」

晴美牽住愛衣的手，出到走廊。

二人走進廁所，舒爽之後走出來。

「手洗了沒有？有手帕嗎？手溼了會冷哦。」

「嗯，我有帶着。」

愛衣用自己的手帕擦手。

「好棒哦，愛衣妹妹。」晴美說。

「幼稚園裏每個小朋友都做得到啊。姐姐你不會嗎？」

晴美假咳一聲。

「喏，那邊的房間裏面有糖果和糕點，去吃一點好麼？」

「嗯！」

走進無人的休息室，晴美把茶壺裏剩餘的茶倒來喝。

愛衣把盛在大容器裏，幾乎沒碰過的糕點拿起來吃。

「好吃嗎？」

「嗯。」愛衣點點頭。「我會好好刷牙的，沒關係。」

大概母親告訴她，「吃太多糖果會長蛀牙」甚麼的吧。

「——喏，姐姐。」

「嗯？」

「姐姐的丈夫是刑警先生嗎？」

「丈夫？——那個呀，是姐姐的哥哥哦。不是丈夫。」

「喔，是這樣啊。」怎地十分佩服的樣子。「果然是。」

「甚麼叫『果然是』？」

「姐姐是美人兒嘛。你們不相配呢。」

「喲，謝謝你——難不成那位哥哥不是愛衣妹妹喜歡的類型？」

「他必須長得更英俊才行。」

「是？」晴美忍俊不禁。

愛衣打開糖果的包裹，放進嘴裏。

「——刑警先生是要捉壞人的對嗎？」

「對啊。」

「殺死那位老爺爺的壞人，捉到了麼？」

「啊，那位雜貨店的人呀。還沒呢。現在在尋找着。」

「哦……」

「好害怕吧，那個人是在愛衣妹妹的眼前被殺的呢。」

「嗯，可是，愛衣不哭。」

「喲，好了不起呢。」

「不過呢——哭了一點點。」她訂正。「因為看到了。」

「是吧，看到老爺爺被槍殺……」

「嗯。不過，眼鏡和口罩拿下來了。」

晴美有點困惑。

「眼鏡和口罩拿下來？誰？」

「老爺爺呀，他倒下去之前，從那個壞人的臉上拿下來了。」

晴美大吃一驚。那件事她沒聽說過。

「從臉上拿下來？——那麼，你看到了開槍打死老爺爺的壞人的臉？」

「嗯，對呀。」愛衣點點頭。

她是誰呢？……

美鈴有點呆然地注視前來合十上香的女人。

一直坐着跟弔唁客打招呼的關係，加上疲倦，從位置上也不容易看出上香的人的臉孔。

可是，那位戴眼鏡的女人轉向美鈴時，美鈴嚇了一跳。

「喲……」

那女人來到美鈴跟前，說：

「節哀順變……」

「木田小姐……您特地跑來……」

她是美鈴做事的「K-store」售賣場主任木田安代。

「今後可能會有許多問題要面對，你要提起精神來哦。」木田安代說。

「是。謝謝。」

「如果我有幫得上忙的地方，請告訴我。」

「對不起——最近一直無法去工作。」

「沒關係。你暫時會忙於處理許多雜務的。啊，本周的售貨場要替換貨品。星期五晚上搞通宵哦。」

「喲。那我一定去幫忙的。」

「沒關係啦。不用勉強。」木田安代輕輕拍一拍美鈴的肩膀。

然後，木田安代打了一個老大的噴嚏。

「抱歉。這件套裝是夏天的，很薄。」

「請別感冒才好。」

「我只有夏天的黑色套裝。冬天的嘛，久違地拿出來一穿，肚皮太緊，穿不下吶。」

「喲。」

「那麼——你也要保重身子啊。」

「是。真的謝謝您。」

美鈴鞠躬目送木田安代離去。

「——喂，怎麼了？」

見到坐在膝蓋上的福爾摩斯抬起頭來，「咚」地跳到地面上，片山問。

福爾摩斯往那名跟美鈴在談話的女人觀看。

那是一名體格結實，年約四十的女人。

但見美鈴向她鞠了好幾個躬，看來是頗照顧她的對象吧。

那女人走向出口。福爾摩斯穿過並排的椅子下面，踏着小步跑向那位女人。

——有甚麼呢？

片山站起來，趕忙從正門出到外面去。

上完香的人從旁門出來，通常就這樣直接回家。

放眼一看，那女人出來了。手裏拿着白色信封。

「喵。」

福爾摩斯嗚叫時，那女人似乎嚇得跳起來。

「啊！別嚇我嘛。」

「——對不起。」片山說。

「噢……」

「我是警視廳的片山。您是美鈴女士的朋友？」

「嗯，在工作的地方，我是當主任的。我叫木田安代。」

「啊，是嗎。」

片山發覺福爾摩斯的眼睛一直尖銳地注視木田安代……

木田安代匆匆忙忙地走了。

「喂，福爾摩斯。」片山對牠說。「感覺上，我好像在哪兒見過那個女人吶。」

「喵。」福爾摩斯抬頭看片山。

「可是對她的臉孔毫無印象——在哪兒見過呢？」

沒有見過她的臉，為何覺得「似曾見過」呢？

片山正在沉思時，傳來吧嗒吧嗒的腳步聲。

「哥哥！你在這裏啊！」晴美走過來。「你在偷甚麼懶？」

「我沒偷懶。怎麼了？」

「你來一下。到裏邊談。」

「嗯。也好。」犯不着在寒冷的外頭談話。「福爾摩斯，走吧。」

片山和福爾摩斯仿佛突然覺得不勝其寒的樣子，一起回到殯儀館中。

——走進休息室，晴美說：

「剛才我從愛衣妹妹口中聽到了荒謬的事。」

「甚麼事？等一等。讓我喝杯茶吧。」

「你邊喝邊聽嘛！」

聽了晴美的敘述，片山把喝了一半的茶放下來。

「扯下了口罩和太陽眼鏡？」

「她說是在被殺的大塚秀治倒下前扯下的。」

「這麼一來……」

「愛衣妹妹被媽媽緊緊摟住的關係，只看到口罩和太陽眼鏡掉在地上，但沒看到犯人的臉。不過她母親應該看到才是。」

「美鈴女士看到了？可她一次也沒提起那件事……」

「喏。我不認為愛衣妹妹在胡言亂語噢。」

「是嗎——可是，那口罩和太陽眼鏡怎樣了？」片山說。「犯人拾起來帶走了麼？」

「問題就在這裏。根據愛衣妹妹的說法，犯人逃走時，口罩和太陽眼鏡都掉在地上的。」

「可是——我沒聽說有找到口罩或太陽眼鏡啊。」

「喏。是不是很奇怪？」

片山把涼了一點的茶喝了一大口。

「口罩和太陽眼鏡不可能無故失蹤的。」他說。「對了。福爾摩斯對剛才來上香的女人非常在意。」

「誰？」

「叫做木田安代的。好像是美鈴女士的上司。」

「她跟案件有關麼？」

「不曉得——只不過，我好像在哪兒見過她的感覺。」

「你是不是得了善忘症？」

「不是那回事！」片山賭氣地說。

「總之，愛衣妹妹的話怎麼辦？不能置之不理吧？」

「跟美鈴女士談談吧。今天也許不可能……」片山稍微想了一下。「當時，對面咖啡店的女孩馬上趕到的樣子。去問問她還記得甚麼。」他靈機一動地說。

片山他們暫時回到告別式的座位。

——就座時，又有上香的人走過來。

直井英一是做事的人，理所當然地跟直井光子的情形不一樣。

片山注視沉着地跟每一位弔唁者致意的美鈴，想起第一次在咖啡店見她時異常膽怯的情形。當時的她害怕因遲去了婆婆家而挨罵，更甚於眼前的老人被殺。

現在的她跟當時的她前後判若二人……

是嗎——考慮到當時美鈴的心情時，就能理解即使她看到了犯人的臉也不會講出來。

如果她說看到了犯人的臉，當然要花更多的時間錄口供。她豈不是害怕那個

麼？

自從對丈夫的恐懼消失了，或許她想到「事至如今已不能說」也不定。

但還是要問過話才知道……

吹過來的寒風使片山稍微縮起脖子。

17　記憶

啊，累死了。

「我已經老啦。」二十七歲的丘久美子喃喃自語。

「你在胡說啥呀。」跟她一起擦地板的大嬸笑了。「你幾歲？我四十八了噢。說『老』啊，再過二十年吧。」

「是吧。」久美子苦笑。「這邊的走廊打蠟好了。」

「嗯。不要倒太多蠟哦。上次有幾個人滑倒，被人投訴呢。」

「是。對不起。」

久美子伸直腰身嘆息。

她沒做過彎着腰或蹲下來做事的工作，因此很不習慣。

大廈的清掃工作——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總不能一來就辭職。

通常是夜間工作。偶爾也有白天做事的，在經濟上很得幫助。

總之，必須每天營營役役，一點一點地掙錢才有飯吃。

為了酒井被殺事件，她受到橋口刑警執拗的調查。

結果，「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久美子在現場附近的證據或目擊者，橋口也暫時放棄的樣子。

可是，仔細一想也很可怕。萬一有人作證說在那個懸崖附近「看到年輕女子」的話，橋口肯定把久美子帶去警察局嚴厲地盤訊。

今後那樣的目擊者也可能會出現——光是為了吃飯問題就不容易了，被那種不安纏繞，對身體也有影響。

久美子在走廊上謹慎地倒蠟。

「這樣差不多了吧……」

當她拿起拖布時，大嬸喊她。

「久美子。」

「是。」

「你有訪客哦。」

「啊？在這裏嗎？」她回頭。

「他說是警務人員。」

正在想着這件事的關係，以為是橋口。竟然跑來這種地方！

她怒上心頭。

「你是甚麼意思！」

她大踏步往前走——正好踏到剛剛倒過蠟的地方。剎那間腳下一滑。

「嘩啊！」

用力過猛，就這樣在走廊上「滑翔」了七八米。終於停止時，「喵……」竟然跟一隻貓打照面……

「你是那時候的刑警先生吧。」久美子邊摩娑着臀部邊說。「啊，好疼……」

「你在生誰的氣？」片山問。

「我以為……你是來拘捕我的。」

他們在空的會議室談話。福爾摩斯也『同席』。

「拘捕你？」

「嗯。他們以為我是殺人犯。」

「怎麼回事？」

久美子把酒井事件說一遍。

「那間店的店長被殺了？」

「嗯——因我和酒井曾經是情侶，後來分手，而我被解僱的關係……」

片山聽說了內情。

「明白了——不過，發生搶劫殺人案那天，酒井並不在店裏吧。」

「是的。」

「那麼說，他跟那件案子應該無關才是。只不過，那個偶然令人在意。」片山做記錄。「我會把內情轉告橋口刑警的。」

「謝謝！我可不願意一整天被盤訊，在發呆期間強迫招供呢。」久美子說。

「說起來，那位美鈴女士怎樣了？」

「你認識她？」

久美子說出她和美鈴一起用餐聊天的事。

「是這樣啊。她丈夫也被殺了——」

「我在電視上看到新聞。」

「不過，現在她很沉着，很有活力。」

「好極了——她是個有趣的人呢。」

「關於那宗搶劫殺人案，我有事想請教。」片山說。

「甚麼呢？」

片山轉述了愛衣的話。

「當你趕到時，你還記得有沒有口罩和太陽眼鏡呢？」他問。

「請等一下。」久美子困惑了。「現在突然被問……我差不多快要忘記那宗事件了。」

「明白。你慢慢想好了。」

「是……當時我只見到倒在血泊的老爺爺姿影。」

「那是當然的啦。」

「怎樣的情形……」久美子沉思片刻。「——對不起，完全想不起來。」

「明白了。那麼——假如想起甚麼的話，可以跟我聯絡嗎？」

「好的。」

久美子撫摸一屁股坐在桌面上的福爾摩斯的頭。福爾摩斯稍微扭過臉去。

「啊，有蠟的味道吧。抱歉。」久美子笑說。

「打擾你做事，失陪了。」片山站起來。「喂，福爾摩斯，走吧。」他催促。

出到走廊時，久美子說：

「小心，不要滑腳哦。」

倒在樹脂瓷磚地板上的蠟，形成小小的水灘。

這時候，福爾摩斯突然走向堆滿清潔用具的推車，把塞進口袋裏的橡皮手套拉

扯出來。

「喂，福爾摩斯，你幹甚麼來着。」

福爾摩斯啣住橡皮手套，走到積了蠟的地方，「碰」地把橡皮手套丟進去。

「不行啊！對不起。」

片山走過去，把它拾起來。

「慢着！」久美子說。

「啊？」

久美子一直凝視那隻橡皮手套。

「——我想起來了。」她說。「當時，在血泊之中，的確有口罩……太陽眼鏡我沒留意到，但口罩確實是有的。」

「是嗎？」

「我還想到，白色的口罩吸了血，變成血紅色甚麼的——肯定有。」

久美子彷彿再一次置身於那個慘劇的現場般，一臉嚴肅的表情。

「當然你沒有碰過吧——可是，我去到的時候，口罩和太陽眼鏡都不見了。有的話，那就是犯人留下的線索了。」

「嗯……不過，去了甚麼地方呢？」

「其後來到現場的是誰？」

「警察局的人。其他沒有了。」

「是嗎……」片山沉思。「——謝謝你。得幫助了。」

「不會……是那隻貓的關係。」

福爾摩斯看着久美子，「喵」了一聲，向片山走過去，不料滑腳，地上的蠟使牠摔了一跤。

久美子噗哧而笑。

片山也笑了。

「——你想換一份白天的工作嗎？」他問。

「啊？嗯，當然。只要有工作就好。夜間的工作，身體很吃力。」

「我幫你找找看。我認識許多不同類別的朋友。」

「多謝你……」久美子胸口一熱。「咦……」

她的手機鳴響。

「喲，是美鈴女士打來的——喂？」

片山和福爾摩斯對望一眼。

「——嗯，若是這樣，欣然前往——好，我會拜訪的。謝謝！」

她掛斷通話，說：

「美鈴女士打來的。因我發短訊給她，說在找工作。」

「有甚麼工作嗎？」

「雖然是臨時工，她說薪水不錯。在她做事的超市，售貨場要替換貨品，她問我要不要去幫忙。」

「原來如此。」

「就是今晚，要做通宵的樣子。適合我呢。」

「加油吧。」

「謝謝你……片山先生。」

久美子不經意地跟片山握手。

目送片山和福爾摩斯離開後，久美子察覺，不知甚麼時候，腰痛和身體的疲累已消失無蹤……

18 漫長的一夜

「謝謝大家。」

店長把最後的顧客送走後，鬆了一口氣。

「K-store」的店長古村是個五十開外的男人，微胖、禿頭、滿頭大汗。換句話說，是個到處都有的普通中年男人。

「喂，給一個站在入口前面。」古村對收銀處的店員說。「對那些認為會在平日的營業時間開店而白跑一趟的顧客，要很有禮貌地道歉及請他們回去。一定要補充一句『我們恭候您再來惠顧』。」

「是。」

「K-store」今天要「盤點存貨」的緣故，晚上七點鐘就關店了。

「來，全體到一樓集合！」古村大聲說。

無論多麼大聲，其他樓層卻聽不見。於是趕忙播放店內廣播。

「請全體員工到一樓集合。」

這樣的廣播在店內響起。

「還有，今晚的臨時工呢？」

古村詢問的對象是木田安代。

「他們在後門的搬入口前面集合。」木田安代說。

「把他們叫來這裏。」

「是。」

木田安代小跑步趕往搬入口。

「——久候了。」她打開門扉。「全體到齊了嗎？」

「多了一個……」負責點算人數的女人說。

「沒關係，我曉得。你是丘久美子小姐吧。」安代說。

「是的！是直井女士叫我來的……」

「我懂。那麼，全體進去裏面！」安代催促。

久美子混在以大學生為中心的近二十名臨時工之中，走進「K-store」。

「——久美子小姐！」穿上圍裙的美鈴走過來。

「美鈴女士！謝謝你，把我叫來。」

「但不輕鬆哦。小心別弄痛你的腰。」

「嗯。」

店員以及兼職員工，都以女性為多，以久美子看來，七成以上是女性。

「——趕快集合！」安代揚聲大喊。

也有人慢條斯理地走過來，總之幾乎全體到一樓集合了。

「跟時間競賽。」古村說。「『K-store』明天早上十點鐘開門。可以說，這個絕對不能遲一分鐘！」他用力地說。

正要打呵欠的店員，途中把呵欠呑回去。

「從現在開始到明天早上十點鐘，要以完美的狀態開店。那是最上級的命令。」古村接下去。「各售貨場的主任，好好確定了順序嗎？」

從四處傳來「是」的呢喃聲，古村大聲說：

「好好答覆！」

「是！」店內一起響起回應聲。

「好——那麼，開始！」

「啊，等一下，店長。」安代說。

「木田。甚麼事？」

「也有做臨時工的。首先必須集合在各售貨場協商一下，否則各自分散的話，途中會相撞的。」

「那倒是……」古村早已揮汗如雨。「我有點急躁。那麼，依照木田的話去做吧。」

「是。那麼，各售賣場的領隊舉手！做臨時工的女孩們，知道要去的地點嗎？那麼，領隊拿住售貨場的牌子，到自己的地方集合！」

——傍晚七時到次日早上十時，長達十五個小時的「大作戰」開始了。

「——來。休息一下！」安代拍拍手。

全體「呼」地嘆息時，那聲音充滿了整個超市。

留神一看，工作開始了三個小時。

「來，趁熱吃吧。」

大大的推車出來了，上面盛滿了蒸氣裊裊上升的肉包子。

揚起歡呼聲。

「不客氣了。」

人群集中在推車周圍。

「喂！大家先洗手再吃吧！」

誰也不把安代的聲音聽進去。

「——美味極了！」

「好吃！」

大家在脖子上搭着毛巾，站着吃包子。

「——鬆了一口氣呢。」美鈴說。

「真的。」久美子點點頭。「令我想起學生時代的文化慶典。前一晚住在學校做準備甚麼的……」

「嗯……好像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偶爾這樣子流汗也是好事呢。」美鈴笑說。

「美鈴女士，愛衣妹妹呢？」久美子想起而問。

「她在我的好友家裏過夜。不會被媽媽責備，當事人好像很高興呢。」美鈴說。「顧慮外子和婆婆，戰戰兢兢地過日子的時候，我跟幼稚園的母親們幾乎沒有交往。可是現在經常聊天，彼此拜訪一起喝茶。內容多是無聊的藝人私生活，但沒所謂。因為誰也不用負責，感覺很輕鬆呢。」

「美鈴女士……你真的變得好開朗啊。」

「是？我覺得以前的自己終於回來了。跟外子結婚後，一直走在長長的隧道中，現在終於出到外面的感覺。」

美鈴把茶倒進預備好的紙杯裏喝。久美子說：

「是呢。提起愛衣妹妹……」

話沒説完，傳來貓叫聲。

打工的女孩們立刻尖聲大叫而騷動。

「嘩，三色貓！」

「好可愛！」

片山和晴美走過來。

「嗨！好大陣仗的搬家吶。」

「啊，片山先生。」美鈴把額頭的頭髮挽上去，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汗。

「怎麼了？跑來這個地方？」

片山飛快地看看久美子。久美子輕輕搖頭。

「這種時候很對不起。有點事非要向你請教不可。」片山說。

「明白。不過這種狀態……搬入口一帶會很安靜。久美子小姐，拜託了。」

「嗯。」

「不可能——是來逮捕我的吧？」

「不是啊。」

「好極了。我想親眼看到這個售貨場的移動結束為止。」美鈴微笑。

「晴美，你留在這裏。」

「嗯。福爾摩斯大受歡迎的樣子，我要看熱鬧呢。」晴美說。

——片山跟在美鈴背後，下到一樓的搬入口附近。

確實，店內在搬貨的關係，外邊的貨物及商品搬入口十分清靜。

「片山先生，你想知道甚麼？」

旁邊有兩張折疊式的椅子，美鈴請片山坐下來，自己也坐下。

「其實，那天在你丈夫的告別式上，舍妹從愛衣妹妹口中聽到了意想不到的事。」

「從愛衣口中？」

片山把愛衣告訴晴美的事整理和說明一遍。

「愛衣……」

美鈴稍微垂下眼睛，終於抬起臉來，直視片山。

「美鈴女士——」

「對不起。」美鈴低頭鞠躬。「就跟愛衣說的一樣。」

「那麼說——」

「可是，當時我很害怕……我把臉扭過去了。犯人的臉只是看到一瞬，如果問我他長甚麼樣，我也答不上來。」

「是嗎？」

「隱瞞這件事，我很抱歉。當時我只想到，必須儘快到婆婆家去……」

「我了解你的心情。」片山點點頭。

「不過──」隔了一會，美鈴說。「我記得我聽見的話。」

「──聽見甚麼？」

「愛衣沒把它說出來嗎？」

「你聽見甚麼？」

「那位被殺的老人家，在臨死之前痛苦地說了。他的喉嚨中槍，用沙啞的聲音說……『是他』。」

「『他』？」

「嗯。最後他說，是『Shingo』。」

片山倒抽一口涼氣。

「『Shingo』？他是這麼說的吧。」

「嗯。應該是人名吧。」

「被殺的大塚秀治先生，他的孫子名叫信吾（Shingo）。」
「那麼，一定是指那個人了。」
「是嗎？不過，他有不在場證明。為何秀治先生認為是信吾呢？」
「在那之前，強盜說抽屜裏應該有三十萬圓。老爺爺反問他怎麼知道的。」
「是嗎——信吾曉得有那筆錢的事吧。那麼說來，是信吾給強盜引路的。」
「那是事實嗎？」
「恐怕是的。直接下手的另有其人，這件事可從信吾問出來。」片山微笑。
「謝謝你告訴我！」
「哪裏……十分抱歉。」
「儘管如此，口罩和太陽眼鏡去了甚麼地方呢？」片山喃喃地說。
「口罩和太陽眼鏡？」美鈴驚訝地說。「不是警察局的人帶走了麼？」
「不，到處都沒找到。」
「怎會……我看到了哦。」
聽了美鈴的話，片山問：
「你……看到甚麼？」
「我從現場被帶到對面的咖啡店去，心裏想着應該怎麼辦。這時車站前派出所

的警察來到……」

「名叫近藤的巡查吧。」

「嗯，是那個名字吧——我想到的是要花多少時間甚麼的，於是從店中看了幾次現場。當時，我看到那位近藤警察把口罩和太陽眼鏡放進袋子裏面。」

「——肯定嗎？」

「嗯。因此，我認為他們當然曉得老爺爺看到犯人的臉的事。可是他們甚麼也沒問，我也……」

「近藤巡查把口罩和太陽眼鏡……」片山沉思。「——嗯，謝謝你。」

「哪裏……我可以回去裏面了麼？」

「當然。」

片山也一起折返售貨場那裏。

店內已經像戰場那般騷鬧。

「——台車推來這裏！趕快！」

響起木田安代的聲音。

「好有威勢的人吶。」片山說。

「嗯。雖然很兇，但人很好。」美鈴說。「那麼，我回去做事了。」

「請。」

見到福爾摩斯完全變成打工女孩們「偶像」的情形，片山笑了。晴美走過來。

「怎樣？」

「嗯——知道了許多新的事實。」片山點點頭。

「——瞧！慢吞吞的幹啥呀！」

木田安代對一名推着台車的打工男孩說。「那麼年輕，卻慢得要死！那種速度的話，明天半夜也做不完啦。」

然後，她握住台車的橫杆。

「看住我！台車是這樣子推的！」

說畢，她以全力奔跑的速度把台車推向前。男孩瞪大了眼。

「厲害！」

片山屏息目送推台車的木田安代。

「無論怎樣，以那個速度的話，鐵定會碰到哪裏啦。」晴美笑了——「哥哥，怎麼了？」

「不，剛剛想起來了。」

不知何時，福爾摩斯來到片山的腳畔。片山俯視福爾摩斯。

「你也知道了？」
「哥哥，怎麼了嘛？」
「我想起在哪裏見過木田安代了——將淺倉綾塞進要拿去洗的毛巾袋裏推着走的女人。」
「噢。就是那個當福爾摩斯鳴叫時，逃走的女人吧——那麼，木田安代就是她？」
「嗯。我從她那推台車的背影聯想起來的。她就是當時那個女人。」
「可是為甚麼……」
「單憑我的直覺是無法拘捕她的。」
不過，福爾摩斯好像也「同意」的樣子。
片山走到稍微安靜的角落，掏出手機。

已經半夜了。
搬貨工作有時因問題發生而停止，但是比預想的進展順利——即是普通地「進展順利」之意。
片山一直在注視他們的搬貨工作，大家都為自己手中的工作而忙得喘不過氣

來，誰也不去留意片山他們的事。

「——淩晨一點鐘了。」木田安代用肩膀喘氣。「來！大家休息一下！」

她「碰」地拍手時，冰冷的飲料推出來。

大家嘰嘰喳喳地集合在推車周圍。

片山瞧見木田安代獨自消失在樓梯方向。

她去甚麼地方呢？——當然，她大概還沒想到已經被片山察覺的事，不可能逃亡……

也有萬一的可能。片山悄悄走下樓梯。

傳來咯噠咯噠的腳步聲。

看來安代是往一樓的後門走去。

不是剛才片山向美鈴問話的地方。

在涼颼颼的走廊前進時，腳步聲消失了。

——這是甚麼地方？

片山停步，豎起耳朵。

沒有人移動的跡象——其中一道門開了一點。

在那邊嗎？

片山悄悄走進那道門邊，窺探裏頭的情形。
有人的動靜。
片山悄聲開門，一溜煙走進去。
沒有亮燈，四周微暗。
傳來「嗡」的聲響，不禁大吃一驚——這裏是機器房不成？眼睛適應之後，看到了空調和水泵之類。
只有機器在動，沒有人的跡象……
片山聳聳肩，正要出到走廊之際，後腦被人毆打，當場失去知覺倒下去……
「喲。」美鈴察覺圍裙口袋裏的手機響起了收訊音。
如此三更半夜的，誰呢？
她從人群中走遠一些，掏出手機——想到會不會是前田哲二打來的。
怎麼是來自片山？
短訊的內容是「我有秘密話要說。請到一樓的機器房來。儘量別讓其他人發現」。
「甚麼事呢……」

想到應該告訴晴美比較好，環視四周卻不見她的人影。

「說不定他們在一起吧。」

美鈴低喃着，離開那個地方。

——她曉得機器房的地點，卻沒進去過。

悄悄把門打開，窺看內裏。

「——片山先生？」她小小聲呼喚。

沒有亮燈的關係，裏頭是怎麼回事……

她往深處再走進去——

突然門關起來，同時燈亮了。

「——辛苦了。」

聲音的主人靠着柱子而站。

「主任……」

「我有話跟你說。」木田安代說。

「呃……是片山刑警叫我來的……」

「叫你來的是我。」安代把手中的手機向她晃一晃。「這是刑警先生的手機噢。」

「可是為甚麼……片山先生呢？」
「能不能活着見他，就看你了。」
「甚麼意思？」
安代微笑：「剛才我聽見你和刑警先生的談話哦。」
「啊……」
「如果你不提起那件事就好了……」
「那件事？」
「口罩和太陽眼鏡的事——沒想到你看到了。」
「木田小姐，究竟怎麼一回事？那宗命案和木田小姐有甚麼關聯——」
「有啊。」安代說。「通過某人的話。」
「某人是——」
話沒說完，背後感覺到有人的動靜，美鈴回頭。
穿制服的警員站在那裏。
「警察先生！」有一瞬想求救的美鈴，馬上認出了那張臉孔。「你是那個時候的……是近藤先生吧。」
「還好。沒想到被你看到了。」

「怎麼回事？你們把片山先生怎麼了？」

「別那樣子瞪我。」安代說。「讓你得到『解放』的，乃是我們噢。」

「解放？」

「對。從你那過分的婆婆和丈夫得解放。」

「你所謂的解放是——」

「當然，就是殺了他們啦。」安代說。

美鈴懷疑自己的耳朵。

「你……木田小姐殺了他們？」

「對——我聽了你對我坦白說的一切，覺得不能饒恕那樣的丈夫和母親。現在你得自由了，很幸福吧？」

「可是……竟然殺人……」

「那種人吶，絕對不會改過自新的。」安代用嚴肅的語調說。「我聽了你告訴我的話後，跑去調查清楚了。就如你所說的，你丈夫有情人，完全沒有隱瞞。很過分的男人噢。」

美鈴啞然。

「我不懂……為何要做到那個地步？」

「因為我也殺了自己的丈夫。」安代說。

「殺了你丈夫?」

「他是個很過分的人。稍有一點不高興就對我拳打腳踢，捉住我的頭髮拖着走……不過，不管任何時候，他絕對不會讓人看到我身上有瘀青或外傷。」安代搖搖頭。「那真是名人的技藝啊。而且，他在外頭是個平易近人的好好先生噢。我所認識的太太們經常很羨慕地說，『有個溫柔的丈夫，你真幸福啊』甚麼的。」

安代的臉上浮起一點笑意。

「不過，那個男人只有一件事不曉得。那就是我是個隨時會爆炸的女人——忍無可忍之下，有一晚，我毆殺了外子。」嘲諷的語調。「當然，我作好了坐監也無妨的準備才下手的。」

安代往近藤瞄了一眼。

「我穿着濺血的圍裙，跑去附近的派出所。然後告訴那裏的警察，『我剛才殺了外子』。當時在派出所的乃是近藤先生。」

二人交換一個微笑。安代繼續說下去。

「近藤先生跟着我回家。看到了屍體時，他問我『你為何殺夫?』我老實地說出來——近藤先生沉思片刻，說，『他是被強盜殺害的吧。』又說，『太太，你不

在家，很幸運哦。』」

近藤說：「我很明白太太的心情。因我父親也經常施暴力的關係。尤其我妹妹還在幼稚園的時候，就被父親非禮……妹妹上中學時離家出走，從此行蹤不明。」

「然後近藤先生把我的圍裙帶走了。還把我的家弄得亂七八糟，做成被爆竊的樣子，叫我換上外出的服裝。」

「兇手迄今尚未落網吶。」近藤笑說。

「——我和近藤先生心靈相通噢。之後我們互相發誓，假如有像我丈夫那樣的男人，讓我們倆制裁他。」

「於是……你們殺了外子？」

「關於你婆婆和你丈夫的事，我越聽越覺得過分。我和近藤先生商量的結果，覺得必須採取甚麼行動才行。」安代補充一句。「不過，別擔心。這不是你的責任。況且——這並不是我們的第一單工作。」

「木田小姐……」美鈴渾身哆嗦。

「我們不是冷酷的殺人魔。」近藤說。「只不過，一旦決定了就必定實行。」

「對。要緊的乃是實行力和計劃。跟今天的搬遷一樣。」

看到安代把殺人和搬貨「混為一談」，美鈴不禁愕然。

「你們也要……殺我嗎？」美鈴問。

「我不是說了麼？這要看你了。」

「那是——」

「假如你發誓，不把你所看到的事說出去，就不殺你。吶，你不希望愛衣妹妹孤苦伶仃吧？」

美鈴頓時臉色蒼白。愛衣——這些人說不定連愛衣也殺掉。

「你們要把片山刑警怎麼樣？」

「只能讓那位刑警死了。」安代乾脆地說。「他還沒死噢。」

「不要！我不說出去——」

「你已經說了，沒法子啦。事至如今，無法收回了。」

「可是……」

「怎樣？如果你愛愛衣妹妹，很容易作出決心的。」

美鈴設法爭取時間。

「為何把口罩和太陽眼鏡藏起來？」

「為了增加夥伴。」近藤說。

「甚麼意思？」

「我們為了拯救受虐待的女人，以後還會殺人。」近藤說。「不過，若只是我們周圍死人的話，總會出現思疑的人。」

「因此，我們要尋找可以為了我們而實行殺人的人。」

就這時候，傳來腳步聲。

美鈴放眼一看，有個人影走近前來——不會吧。不可能！

前田哲二走過來，停步。

「結束了？」近藤問。

「嗯。」哲二點點頭。「信吾那廝也幹掉了。」

「好。」近藤點點頭。「——我有這傢伙的指紋所附的口罩和太陽眼鏡。在那個現場突然想到的。憑這個證物，就能叫犯人言聽計從。」

「不過，怎樣說明隱瞞的事呢？」

「當然我曉得。不過別擔心——當他們覺得大塚信吾可疑而查探期間，浮現了前田。被殺的老人用菜刀砍傷了前田的手臂。菜刀上沾上這傢伙的血。就算沒有口罩和太陽眼鏡，單單那個也足夠了。」近藤微笑。「首先做個實驗，叫他殺了信吾。」

美鈴看着哲二。

「是真的嗎？」

哲二稍微移開視線。

「——大塚信吾為了區區的三十萬圓，叫前田襲擊他祖父的店。以結果來說，他殺了祖父，得到了那間店的地皮。」

「不僅如此。」安代說。「他搞大了戀人的肚子，卻覺得妨礙，把她從樓梯推下去——那女孩流產了噢。信吾本身也奪走了一條人命。那種男人以後還會弄哭很多女人的。」

「所以要叫前田殺掉他——手槍呢？」

哲二從外套下面掏出手槍來。

「慢着。」美鈴說。「搞不好，把丘久美子的前男友推下去的也是他？」

「我一直在守候着她。」近藤說。「說實在話，說我愛上了她也無妨。可那名叫酒井的店長玩弄她之後不再理她所說的話，還把她給解僱了——那傢伙和信吾，跟你丈夫是同類的。」

近藤轉向哲二，說：「來，開槍打這女人吧。」

二人對上眼睛。

「你們兩個的關係，我曉得噢。」安代說。「美鈴女士，何不為了這位情人而

守口如瓶？」

美鈴凝視哲二。

「你要殺我嗎？」她說。

哲二垂下眼睛。

「我知道你很難受。」近藤說。「可是，這位太太好像沒有意思成為我們的夥伴——怎麼樣？」

美鈴深深嘆息。

「你們錯了。」她說。「殺人是錯的。拯救被虐待的女人，應該還有別的辦法才是。」

「很遺憾。」近藤說。「也許你以為前田不會殺你，然而憑我的經驗，人最疼愛的終究還是自己。」

哲二手中的槍朝向美鈴。

「——開槍吧。」美鈴說。「橫豎都要殺了，就用你的手吧。你隨時都能殺我的，但也曾經愛過我……」

哲二握槍的手伸直，瞄準美鈴的心臟。

「好。」近藤說。「讓我來收拾那個刑警。」

近藤走進機器房的深處。

美鈴對哲二說：

「讓我死得輕鬆點。」她説。「我閉起眼睛，你會比較容易下手吧。」

美鈴閉起眼睛——再見，愛衣。願你幸福快樂。

槍聲響起。

——美鈴睜開眼睛時，安代按住胸口崩跌在地。

「你……」

「我怎能開槍打你呢？這些混蛋不了解我的為人吶。」

美鈴赫然喊着説：

「快去救那位刑警先生！」

這時候，傳來「嘩啊！」的驚呼聲。

近藤搖搖晃晃地走過來。血從他按住臉的指縫間流淌。

「畜牲！那隻貓……」

「別小看我們。」晴美和福爾摩斯出現。「放棄吧。」

臉部受傷的近藤，發現安代倒在地上。

「是你做的吧！」

「嗯。」哲二點點頭。「不是每個人都只愛自己的。」

近藤從機器房「噠噠噠」地跑出去。

這時候，片山東歪西倒地出現。

「片山先生！你沒事吧？」美鈴跑上前。

「嗯……我是石頭嘛。」片山摸自己的頭。「不過很痛……」

「沒出息。真是的！」晴美說。

「喵。」福爾摩斯得意洋洋地叫一聲。

「近藤沒問題。石津和其他刑警在外邊等着。」片山說。「他怎不來救我們啊！」

「他忠於命令嘛。」晴美說。

哲二把槍遞給片山。

「我殺了大塚的爺爺。」他說。「我是受到信吾所託的——信吾還活着。就算他是那種窩囊的傢伙，我也不想殺他。」

「你……」

美鈴想要伸手搭住他的肩膀，哲二倏地閃開。

「這女人和我沒有任何關聯。」他說。「自從那個現場以來，今天是我第一次

見她。」

「哲二先生——」

「別叫得那麼親熱。毛骨悚然吶。」哲二聳起肩膀，對片山說：「走吧。」

「嗯。」片山捉起哲二的手臂。

步出機器房之前，哲二說：

「快去幹活吧。不是要在天亮前做完嗎？」

二人走出去了。美鈴看着那道關閉的門，喃喃地說：

「——他還不了解我吶。」

然後大聲嘆息。

「我可以回去做事麼？」她問晴美。「主任不在，我們必須設法完成才行。」

「請。」晴美說。「加油噢。」

福爾摩斯向着正要走出機器房的美鈴「喵」了一聲……

「做完了！」最後的售貨場負責人雀躍地說。

「距離開店還有十分鐘！」店長古村擦着汗說。「全體店員換上制服！做兼職的各位，辛苦了！回去的時候，到會計部領取酬勞吧。」

「店長也換衣服吧！」女店員說。

「啊，也是！」

聽女店員這麼一說，古村趕忙飛奔而去，引起哄堂大笑。

「來，大家快點換衣服吧。」

好些醒目的顧客，已經聚集在超市前面。

美鈴也換好衣服，站在售貨場一旁。

警車就停在後門，但是沒有顧客發現。

木田安代的屍體被運走了。也有好些人察覺能幹的主任不見蹤影，然而大家為了跟時間競賽而拼命幹自己的活，因此沒有引起太大的問題。

近藤還有其他夥伴，掌握了犯罪證據，利用他們的把柄叫他們協助殺人。在那個溫泉裏企圖溺死晴美的女人也是其中一個。然而不管還有多少「夥伴」，都會嚴加追究近藤的責任。

「——辛苦了。」片山站起來。

「趕上了。」晴美抱住福爾摩斯。「你不回家嗎？」

「今天工作到中午，之後在回家的路上去接愛衣。」美鈴說。「片山先生——我知道那個人是犯人，卻沒說出來。」

「前田說他沒有跟你談過話噢。」

「那是騙人的話。」

「可他如此堅持……」片山嘆息。「我必須去逮捕信吾了。」

「在那之後，我們去探望住院的矢吹美紀吧。」晴美說。

陽光隔着「K-store」玄關的玻璃門照射進來，耀眼地反射在地面。

玻璃門的另一邊，可以望見好些顧客的姿影。

「——是的。」美鈴說。「無論黑夜如何漫長，早晨一定會來臨的。」

店內響起鈴聲。

「開店十秒前——五秒前——請打開入口的門。」廣播說。

門扉打開時，顧客陸陸續續走進來。

「歡迎光臨！——歡迎光臨！」

西裝打扮的古村低頭鞠躬。

中年女顧客往美鈴所在的售貨場走過來。

「歡迎光臨。」美鈴上前笑臉相迎……

赤川次郎作品表

1	水手服與機關槍	手無縛雞之力的女高中生星泉，身負復興幫會之命，並捲入一場由海洛英引起的大規模幫派鬥爭。浴血奮戰，九死一生……	$60
2	水手服與機關槍・其後——畢業——	收地引發一個偏遠小鎮兇案連連！欺凌和不公背後隱藏驚人黑幕！快要畢業的星泉重出江湖，決戰地產大鱷！	$60
3	獻給惡妻的安魂曲	四個男人以同一筆名「西公路俊一」共同創作小說。新作主題是「殺妻」。創作過程中的虛構情節竟一一成為現實！事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	$58
4	普羅米修斯少女	富有正義感的二宮久仁子連同另外兩個女人把炸彈植入體內，計劃接近首相實行暗殺。然而在某個機緣下，久仁子成為了親政府武裝組織「普羅米修斯少女」的一員……	$58
5	哀愁時代	平凡而幸福的雨宮純江因父偷情、母患重病和感情煩惱而受盡種種折磨。面對痛苦的人生，她要如何自處？	$58
6	三色貓茶會	「BS集團」的會長因意外去世，及後其妻也自殺身亡。身處海外的繼承人川本咲帆被急召回國，抵達機場時又差點被刺傷。片山兄妹及三色貓福爾摩斯誓要揭破集團背後的重重黑幕！	$58
7	三色貓十字路	片山刑警的妹妹晴美被炸彈炸傷引致失明。為追捕犯人，片山追蹤至一個屋邨，那裡接連發生女童被非禮、嫌疑犯胞姐被殺等一連串案件。新案加舊案，令片山疲於奔命！	$58

8	三色貓保鏢 (短篇集)	三枝英子在夜歸途中遇上變態狂徒。危急之際，一個自稱「保鏢」的陌生男人救了她。此後，凡是對英子不利的人都非死即傷，她於是找大學的後輩片山刑警求助……	$58
9	黑森林的記憶 (全二冊)	老人新条曾是著名大國手，退休後在森林深處隱居。在與世隔絕的小木屋四周突然接二連三地發生少女兇殺案；老人也因為莫名奇妙的禮物而變得緊張，接着警察和來歷不明的流浪漢也在森林出現……	$56
10	長夜 (全二冊)	事業失敗、債台高築的白濱一家，決意全家一起自殺。一名神秘男子出現，表示只要住進他女兒夫婦曾住過的房子，找出他女兒和孫兒的死亡真相，便一力承擔他們的債務。從那一夜開始，一連串不可解的怪事卻陸續發生……	$60
11	毋忘我 (全二冊)	唸高二的布悠子，在一次學校挖掘遺蹟的活動後，遇見一名陌生男人，從此，她的四周起了驚天動地的變化，所有人與事都一一回到從前，逐漸脫離現實，把布悠子逼向死胡同，她能找到退路嗎？	$56
12	魔女的長眠 (全二冊)	夜幕降臨，黑暗包圍了整個市鎮。一連串動機不明的連續殺人事件發生了。在狂暴、憎恨與混亂的漩渦之中，某種超出人類想像的恐怖怪物開始蠢蠢欲動！由血和黑暗所支配的「山谷」，究竟藏着什麼秘密？	$56
13	絕地之夜 (全二冊)	一次突如其來的大地震，把一個只有十五戶人家的深山住宅區變成與世隔絕之地。日落西山，無星無月的黑夜支配了整個大地，倖存的人陷入精神崩潰的邊緣，還有「什麼」潛藏在黑暗之中，伺機吞噬各人……	$56
14	告別 (短篇集)	一個在荒郊野外的古老電話亭，竟能接通十八年前的過去。打一通電話給過去的友人，是否就能扭轉命運，改變人生？	$30
15	失敗者 (短篇集)	一念之差，往往使事情走上無可挽救的不歸路。丈夫酒後糊塗，更惹來女鬼纏身、上門索命，身為太太的，到底如何在鬼爪中救出丈夫，保護家園？	$30

16　消失的少女

作家伊波伸二，隱居在一棟深山別墅。一個大雪天，一個少女昏倒在伊波家門前，醒來卻自稱「失憶」。從此，別墅附近不斷出現殺人的恐怖「雪人」，多名警員在搜查中受傷、甚至被殺……

$64

17　怪奇博物館（短篇集）

大學副教授宮島令子與她的戀人兼助手佐佐木哲平，對靈幻事件深感興趣，更會不顧安危出動調查。高級住宅區中發生兇殺案，兇手竟然是「狼人」；在二十歲生日收到的稻草人和五寸釘，真有詛咒殺人的功效？

$61

18　舊友（短篇集）

朋子每當想起十歲那年在風雪中救了那隻小狗，便唏噓不已；谷川去調查神秘男子以公司名義招搖撞騙的事，竟使自己身陷險境；中田盡責地守着停車場的出入口，只為洗脫工作上錯漏百出的污點……

$28

19　再說一次再見（短篇集）

寒夜中，江利子來到教堂，希望神父能聽她的懺悔。不久前，她的男友在交通意外中身亡，事發前她說了使他傷心的話，為彌補這個遺憾，她與一個自稱「魔鬼」的青年交易……

$28

20　家庭教師（短篇集）

森川邦子為了賺取旅費，被聘請到郊外別墅中照顧一對年幼姊弟，卻發現這個家庭與一宗殘酷車禍有關，而她亦發覺已被人監視！

$58

21　黑牆

當柏林圍牆倒塌十年之後，利根從大學好友野川手上接過一份手信，據說那是一塊「圍牆」的碎片。某夜，利根看到一名女子被亂槍射殺，可是，屍體及一切痕跡卻一下子消失無蹤……

$56

22　魔女的黃昏（全二冊）

《魔女的長眠》的姊妹作。「救我……我會被殺。」津田接到多年不見的中學同學依子的電話。她在偏僻鄉鎮小學任教，隨着有學生被殺，「山谷」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危險一步一步逼近……

$56

23　崩潰

一個隆冬的早上，一個女人一絲不掛地在通往住宅區的小路旁昏倒。她記憶盡失。自從收留她之後，區內五家人的悲劇接踵而來！謎一樣的女人到底會給五個家庭帶來什麼？

$40

24	殺意（全二冊）	2月29日，四年才會出現一次的日子，也是小百合的生日。打從她四歲生日那天起，每逢這一天，必然有一名少女被殺害。距離小百合十六歲生日不到一星期，她的祖父擔心不已，四出求助希望阻止命案發生……	$56
25	白雨	有人被自己所愛慕的女子當傻瓜；有人被母拋棄；有人被夫欺壓；卻又有人俯首於惡妻的淫威之下……想要逃離痛苦，就只能以暴易暴？一場奇幻的、如牛奶般純白色的雨，與仇恨匯成缺堤的洪流，要以血來清洗大地！	$53
26	怪談人戀坂（全二冊）	郁子的家在那條叫「人戀坂」的長長斜坡頂上。九歲的某一天，當她回家時，姐姐裕美子已經死了。在守靈的晚上，郁子悄悄走到棺材的旁邊，遇上了不可思議的事，也知道一個所有人都忌諱的秘密……	$64
27	萬有引力的殺意（全二冊）	里美在大廈的門前，「碰上」了一具被花盆擊斃的男屍。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她發現班主任寺崎老師或許與此事有關，為了尋找真相，她發出了一封匿名信，不料卻把老師逼上絕路……	$56
28	猶豫不前的殺意（短篇集）	一年前，雙親離婚後，祐子便與父親及祖母同住。但生活的轉變使其父一蹶不振，最終走上絕路；祖母也因而與世長辭。祐子認為這一切都是拜母所賜，決意報復。這一晚，她帶着一把小刀，出發到母親的公寓去……	$25
29	岔路（短篇集）	美也子結婚多年，與丈夫的感情已如一潭死水。但在陰差陽錯下，她把車子駛上一條不能掉頭的岔路，一個男子突然出現，二話不說坐上她的車，然後她竟然夥同那陌生人去打劫銀行……	$25
30	迷失的夜（全二冊）	澤柳智春本是個生活無憂的女人，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整個住宅區都謠傳她與健康舞教練有染，夫妻間頓生隔閡。其實她為了老父和弟弟的事而擔心不已，根本無力顧及丈夫，也看不清身邊潛伏的惡意……	$56
31	不速之客（短篇集）	最愛的爸爸竟然跳樓自殺，九歲的千繪認為他的死另有內情。在深夜的靈堂內，千繪運用漫畫內介紹的魔法希望可以令爸爸復活，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生，正打算放棄之際，燈光突然熄掉，一陣風吹過……	$38

32

不尋常的一天（短篇集）

一個男人，一整天營營役役，為口奔馳，哪裡會是他的「綠洲」？一天，在居所附近發生了一宗兇殺案，死者是酒吧「綠洲」的老闆娘。第二天，男人仰藥自殺，兩件事會有關連嗎？

$25

33

抵押少女（短篇集）

如果一個老人家與你玩撲克，賭注是他剛滿十八歲的孫女兒，而他又剛好輸了，你會如何處置那名少女？……平凡的生活突然泛起波濤，是禍是福，就看你如何選擇。

$33

34

殷勤的鄰居

小川一家三口住在一個偏遠的郊外。某天，宮澤一家遷進小川家的隔壁。宮澤家無論在人數、各人的年齡、以至興趣上均與小川家相同，兩家人立即熟絡起來，豈料，平凡的小川家發生了令人震驚的事件……

$56

35

獻給少女的犯罪

友紀在十歲時曾被綁票，卻因目擊一宗殺人事件而獲救……七年後，友紀在街上偶然遇見七年前那個殺人兇手，而當年負責此案的警察也再次跟蹤她……

$56

36

恐怖的報酬（短篇集）

柳井被上司寺岡故意為難，要他在酷暑中每天送遞文件，終於令柳井在途中因中暑失救而死。此後，「中暑」的亡靈就如炎夏的汗水一樣，緊緊的黏在寺岡的背上……

$53

37

拒否教室（短篇集）

因美國的教育團要來觀課，高中教師須崎便想盡辦法令頑劣的學生福澤於當天缺席。最後，須崎「如願以償」，因福澤於觀課前數天「意外身亡」。觀課的時刻來臨了！就在此時，福澤的空位子上竟滲出鮮血來……

$56

38

情迷錄像帶（短篇集）

體弱多病的小百合某天收到一卷寄給丈夫的神秘錄像帶，內容是一名女學生向任職大學教授的丈夫木本表白愛意。木本一家不以為然，但翌日本應丟掉的錄像帶卻再度出現在小百合眼前……

$56

39

今日離別後（短篇集）

大學女生步美決定今天跟坂西分手，豈料坂西受不了刺激，衝出馬路被車輾斃。步美為了趕赴前輩南田的約會，竟棄坂西不顧。數年後，步美和南田結婚，怎料恐怖的序幕這時才徐徐升起……

$52

40 吻（全二冊）

金倉家上上下下都在戀愛！十七歲的亞紀初嚐接吻滋味；父與女部下似乎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母與偶然相識的男人偷偷約會；祖父也結識了女朋友。然而，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風暴正逐步迫近……

$100

41 過熟的果實

希代子偶遇比她年輕七歲的大學生水濱。本想撮合他和奈保表妹，最後竟發現自己也喜歡了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心儀的對象，在親情和愛情之間，如何抉擇？

$58

42 透明之檻

佐田跟女兒的美術教師發展了不倫關係。某夜，當佐田再次跟她在酒店過夜時，女兒的同學被強暴，佐田被誣衊成犯人。雖有不在場證據，但他的不倫戀不能公開，進退兩難……

$58

43 你也能當殺人犯

聰美參加在深山舉行的漫畫培訓營。到達度假屋時，一名被押解的殺人犯在附近殺警逃脫。由於颱風關係，度假屋與外界隔絕，屋內接連發生多宗怪異事件，為求自保，有人甚至相互殘殺……

$50

44 作者消失

新入行的小說編輯榎本悅子，首份工作是負責人氣作家赤川次郎的連載小說。當她去取最後一期原稿時，作家竟消失了！更糟糕的是，殺人事件接連發生，悅子更被指涉嫌殺人，被全國通緝……

$60

45 住宅區事件簿（短篇集）

京子是大型住宅區內的八卦專家，常與丈夫談及古怪鄰居的種種傳聞。一句話，往往是一場大騷動的開端。有意無意的謠言，令寧靜的住宅區從此陷入多事之秋。謠言背後的真相，到底是……？

$58

46 推理博物館（短篇集）

一年前死去的幼稚園園童阿博陰魂不散，竟然在新到任的老師名取敦子跟前出現！在追尋幽靈出沒的過程中，敦子卻發現阿博一家三口滅門慘案的背後，原來隱藏着一個駭人真相……

$56

47 女人的危局

女學生身中多刀死於公園。逮捕疑犯三島時，警員谷內中槍殉職，而三島亦在逃走時被車輾斃，老差骨宮本最後引咎辭職。豈料，一次畫展，宮本重遇當年目擊兇手的畫家昭子，原來真兇另有其人……

$53

48 **甜蜜的家庭**

棚原家陷入大災難！長女文江遭強暴；父紘治遺失了一筆巨額「黑金」；次女絢子受到大學教授的危情邀約；母美也子接到黑社會的恐嚇電話……看似毫無關係的事情，背後卻牽涉一個驚世的政治陰謀。

$56

49 **晴天，間中殺人**

「我曾作假證供，逼害了一名無辜。到最近，才知道真兇原來就在身邊……」北里財閥的當家浪子，臨終時留下遺書給獨生女加奈子。豈料守夜當晚，命案便接連發生，爭權爭產的殺人劇冷酷上演……

$52

50 **殺掉睡意的少女**

女高中生智子被老師施暴而自衛殺人。事後雖沒被揭發，但連串怪異事件發生：好友神秘遇害、同校大學女生被殺、大學助教太太自殺身亡。牽涉其中的不僅智子，還有她的爸爸……

$55

51 **女人的裁決**

《女人的危局》的續篇。當年主謀之一的轟病逝，連串撲朔迷離的事情就在淳子身邊不斷展開。女兒受襲、有人為枉死的昭子舉辦遺作展、連環兇殺案發生……看來淳子是時候血債血償了……

$60

52 **失蹤男人的日記**

資深探員入江被調職到一個偏僻小鎮。赴任當天，他受一名少女所託，希望代為尋找失蹤的父親，而線索就只有一本以拉丁文寫成的日記。自得到那本日記後，入江身邊便接連發生不可思議的事……

$55

53 **追憶時代**

千金小姐真由子失蹤兩年後被發現，但她已失去記憶，連名字也忘掉。恢復身份後，碰到自稱是她未婚夫的男人；說她害死了自己妹妹的女人……究竟真由子為甚麼會失蹤？她的過去又隱藏着甚麼秘密呢？

$52

54 **孤獨的週末**

小杉一家三口本打算在偏遠山莊度假，但父紳吾卻因事折返，留下身為繼母的紀子和兒子正實二人共處三天。早對繼母萌生殺意的正實展開連串殺人行動，山莊頓成這對母子的殺戮戰場！最終誰勝誰負？

$52

55 **怪盜的有薪假期**

久野原僚表面上是個美術品收藏家，但真正身份卻是珠寶大盜「黑貓」。為盜取鑽石「月之水滴」潛進富豪大宅，豈料鑽石已被盜走。他為散心而去歐洲旅行，卻被捲進事件之中……

$52

56 沒有臉容的十字架

佐知子的弟弟開車撞死人，死者是一名綁匪，身上還有一封恐嚇信，寫着「若不預備五千萬，一星期內你女兒就會沒命！」。為掩飾弟弟的車禍及救出人質，佐知子決定追查人質下落。

$60

57 姑且殺人

早川家五名成員的職業非常特殊，有職業殺手、詐騙師、律師、警察、小偷，一門五傑，卻被捲入橋口社長的連環殺人案中，須共同聯手對付……

$60

58 夜之終結

《迷失的夜》續篇。澤柳有貴與母智春相依為命。三年前智春被嫁禍殺人，更被逼自殺，獲救後卻失憶；逼智春自殺的奈良敏子仍在服刑，但其夫卻突然遇害！家族恩怨，誰是真正幕後黑手？

$58

59 惡夢的盡頭（短篇集）

一覺醒來，大學教授日下良治一家從二十一世紀時光倒流，回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太平洋戰爭下的日本。一身農村勞動服裝打扮的妻子告訴他，兒子接到徵兵令……一場時空倒錯的悲劇由是展開！

$55

60 頒獎禮驚情

一直與文學獎無緣的龍崎肇，終獲頒《日本文豪大賞》。領獎之前，他接到恐嚇電話，誣告其作品是剽竊之作，只好前往對方指定之酒店。當他趕到酒店，一女人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龍崎領獎之路波折重重……

$55

61 假面的舞會（短篇集）

人氣偶像杉田亞彌娜化妝成為一個「普通女孩」，從電視台的後台悄悄溜出去，竟然無人識穿她的真面目。然而，外面等候她的，竟是殺人現場……憑空出現的「另一個我」，挑起一宗又一宗的迷離事件！

$55

62 銀壇驚夢

女高中生淺倉瞳在地下通道睡着了。一覺醒來，發現自己置身於十八年前的錄影廠，更被當時的大導演看中，與年輕的母親合演對手戲。當年母親突然引退，到底背後隱藏了甚麼秘密？

$58

63 巨輪駭浪 -Big Boat α-

一柳完出於義憤告發公司，卻反被社長看中，成為秘密計劃α的負責人。他的任務是把全長400米的巨型工廠，完完整整地運往南美！可是，一個神秘組織卻在航運途中攔途截擊……

$88

64

沉默的好人

平凡、寡言、沉悶刻板的河谷被發現倒斃於家中，滿身是血。為人善良的他，為甚麼會被殺？其妻千草查探他生前的事跡時，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實，重新認識這位相處多年的丈夫……

$53

65

女學生（短篇集）

偷走父親巨款送給男友的少女；發起學生與老師戒煙競賽的女高材生；穿水手服拍AV而誤住豪宅的女優；懷疑男教師為殺人犯的兩個女高中生，四個懸疑短篇集，寫盡女學生的異常心理。

$58

66

臥鋪車的惡魔

花園學園三人組在臥鋪車上發現一具女屍！同學冬子似乎目擊到兇手，卻不知何故隱瞞。其後，冬子父猝死，在喪禮上竟然出現可疑男子！三人組大展偵探才華！

$55

67

黑筆的惡魔

學生自殺未遂後，花園學園的事件接二連三！偵探三人組抓着犯人只用黑色墨水筆的唯一線索逐步揭開惡魔的陰謀！

$55

68

雪地消失的惡魔

被白雪覆蓋的滑雪場裡，藏着看不見的惡魔之手，不斷襲擊偵探三人組，由利子更陷入死亡邊緣！三人組如何使出渾身解數，向稍縱即逝的惡魔作出絕地反擊？

$55

69

銀幕的惡魔

電影新星久米友佳里不斷遇襲，要求身為學姊的偵探三人組當臨時演員兼保鏢。其後殺人事件竟接二連三地發生，女子偵探團能發揮團隊精神，揪出真兇嗎？

$55

70

過分親切的惡魔

三人組再加上由利子的妹妹一同前往別墅度假。管理員福原千惠被埋在庭院，胸口更遭刺傷！送院搶救後幸保性命，但仍昏迷。職業殺手追到醫院！務要置她於死地，到底有何目的？

$52

71

納骨堂的惡魔

花園學園三人組聯同由利子的妹妹真由子衝出日本，前往以古城聞名於世的德國海德堡，她們在一座神秘的中古城堡裡，遇到一連串詭異怪事，甚至面對死神的召喚……

$52

72 **冰河中的惡魔**

由利子、旭子、香子、真由子繼續旅程，在瑞士等着她們的卻是封印在冰河中的屍體！為追查真相，眾人被捲入一連串意想不到的陰謀當中！

$58

73 **灰姑娘的惡魔**

高中生三枝千秋被發掘成新星，急速竄紅的同時，被發現她有不為人知的出生秘密。另一方面，偶像納谷詩織在拍攝途中突然死亡。三人組為探明真相被捲入一連串意外事件之中……

$58

74 **如天使一樣輕盈**

天使瑪麗與黑狗惡魔波奇目擊一對情侶投河自殺！兩人的遺書被電視台報道員巧妙地騙走，更在電視上公開，從此世間興起殉情風氣。瑪麗和波奇誓要查出真相……

$58

75 **天使的眼淚**

動物都會自殺？據說動物自殺後，靈魂會在人間飄浮，形成怨氣。恰巧地，與動物之死有關的人亦相繼死去。天使瑪麗受大天使吩咐與黑狗惡魔波奇拆解事件真相。

$58

76 **惡魔的細語·天使的夢囈**

天使瑪麗與黑狗惡魔波奇造訪的市鎮連續發生可怕事件。瑪麗懷疑事件是由超自然的強大力量在背後操縱，幕後黑手的企圖又是……？

$58

77 **暗紅色的散步徑**

爽香調職到「G興產」負責興建老人院，卻遇上重重波折。另一方面，暗戀爽香丈夫明男的三宅舞被痴情漢糾纏，她只好向明男求救。爽香眼見丈夫奮不顧身助人，不禁對自己的婚姻有所動搖……

$58

78 **彩虹色的小提琴**

南壽美代的前夫佐藤真悟從監獄假釋出來，希望取回女兒果林的撫養權，但遭拒絕。佐藤懷恨在心，企圖擄走果林，卻被爽香阻止。他深感不忿，竟擄走河村刑警的女兒小茜，並提出以果林交換……

$58

79 **枯葉色的筆記簿**

「彩虹計劃」施工期間，爽香接到神秘電話，得知計劃成員之一的寺山雄太郎涉嫌虧空公款。她委派秘書麻生調查。另一方面，殺手中川對爽香的興趣日增……

$58

80	珍珠色的咖啡杯	爽香救了一名被飆車黨追蹤的少女。當時她的姪女綾香也在場。同一晚，S工業集團會長色部貞吉的兒子健治捲入飆車黨黨派鬥爭而遇害身亡。兩宗事件背後究竟有何關聯？	$58
81	櫻花色的短大衣	部下宮本連日缺勤，登門造訪的爽香卻在門前看見宮本的女兒從屋內衝出，原來宮本已經死於家中！自此，宮本的妻子及女兒都失去蹤影，令事件陷入迷局……	$58
82	草綠色的手帕	爽香和明男前往歐洲旅行，在法蘭克福結識了劇團主持喜多原光夫及女演員笹倉彌生。後來，在派對上爽香再遇兩人，喜多原卻在會場洗手間被殺……另一方面，「G興產」內有人圖謀趕走爽香。	$58
83	卡其色的嬰兒床	爽香期待的女嬰誕生了，取名「珠實」。產後，她任職的「G興產」，正檢討是否承接文化學苑的經營。在進行業務調查的同時，又要帶巴士團去溫泉旅行。但在旅行地點遇上颱風造成的土崩，一行人隨時喪命，危機如影隨形……	$58
84	三色貓上樓梯	直井美鈴目擊雜貨店東主被殺。片山刑警趕到現場向她詢問內情，但沒有線索。事發後幾天，美鈴身邊的人逐一被殺，當中隱藏着一段段糾纏不清的關係。片山兄妹及三色貓福爾摩斯能否找出兇手？	$62
85	天藍色的小冊子	受委託重建文化學苑的爽香，邀請電視清談節目主持高須雄太郎當講師。同時，爽香認識了替高須當清潔工的笠木京子。當時，京子的兒子達人殺了女朋友。母親愛子心切，為保護兒子不惜一切。雖然爽香察覺其舉動不尋常，但……	$62

赤川次郎小說郵購表格

本地郵購數量不限，不論數量多少，皆免收郵費。
海外訂購，恕不接受。
本公司收到貨款後，您將於一星期內收到所訂書本。



每買滿HK$100（以折實計），即寄上HK$10優惠券1張，供您下次郵購赤川次郎小說之用。買滿HK$200，送HK$10優惠券2張，如此類推，買得多送得多。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查詢電話：2515 8722

赤川次郎小說郵購表格

no.	書名	優惠價	訂購數量	總額
1	水手服與機關槍	HK$48	本	$
2	水手服與機關槍・其後一畢業一	HK$48	本	$
3	獻給惡妻的安魂曲	HK$46.4	本	$
4	普羅米修斯少女	HK$46.4	本	$
5	哀愁時代	HK$46.4	本	$
6	三色貓茶會	HK$46.4	本	$
7	三色貓十字路	HK$46.4	本	$
8	三色貓保鏢	HK$46.4	本	$
9	黑森林的記憶（全二冊）	HK$44.8	套	$
10	長夜（全二冊）	HK$48	套	$
11	毋忘我（全二冊）	HK$44.8	套	$
12	魔女的長眠（全二冊）	HK$44.8	套	$
13	絕地之夜（全二冊）	HK$44.8	套	$
14	告別	HK$24	本	$
15	失敗者	HK$24	本	$
16	消失的少女	HK$51.2	本	$
17	怪奇博物館	HK$48.8	本	$
18	舊友	HK$22.4	本	$
19	再說一次再見	HK$22.4	本	$
20	家庭教師	HK$46.4	本	$
21	黑貓	HK$44.8	本	$
22	魔女的黃昏（全二冊）	HK$44.8	套	$
23	崩潰	HK$32	本	$
24	殺意（全二冊）	HK$44.8	套	$
25	白雨	HK$42.4	本	$
26	怪談人戀坂（全二冊）	HK$51.2	套	$
27	萬有引力的殺意（全二冊）	HK$44.8	套	$
28	猶豫不前的殺意	HK$20	本	$
29	岔路	HK$20	本	$
30	迷失的夜（全二冊）	HK$44.8	套	$
31	不速之客	HK$30.4	本	$
32	不尋常的一天	HK$20	本	$
33	抵押少女	HK$26.4	本	$
34	殷勤的鄰居	HK$44.8	本	$
35	獻給少女的犯罪	HK$44.8	本	$
36	恐怖的報酬	HK$42.4	本	$
37	拒否教室	HK$44.8	本	$
38	情迷錄像帶	HK$44.8	本	$
39	今日離別後	HK$41.6	本	$
40	吻（全二冊）	HK$80	套	$
41	過熟的果實	HK$46.4	本	$
42	透明之底	HK$46.4	本	$
43	你也能當殺人犯	HK$40	本	$

no.	書名	優惠價	訂購數量	總額
44	作者消失	HK$48	本	$
45	住宅區事件簿	HK$46.4	本	$
46	推理博物館	HK$44.8	本	$
47	女人的危局	HK$42.4	本	$
48	甜蜜的家庭	HK$44.8	本	$
49	晴天，間中殺人	HK$41.6	本	$
50	殺掉睡意的少女	HK$44	本	$
51	女人的裁決	HK$48	本	$
52	失蹤男人的日記	HK$44	本	$
53	追憶時代	HK$41.6	本	$
54	孤獨的週末	HK$41.6	本	$
55	怪盜的有薪假期	HK$41.6	本	$
56	沒有臉容的十字架	HK$48	本	$
57	姑且殺人	HK$48	本	$
58	夜之終結	HK$46.4	本	$
59	惡夢的盡頭	HK$44	本	$
60	頒獎禮驚情	HK$44	本	$
61	假面的舞會	HK$44	本	$
62	銀壇驚夢	HK$46.4	本	$
63	巨輪駭浪-Big Boat α -	HK$70.4	本	$
64	沉默的好人	HK$42.4	本	$
65	女學生	HK$46.4	本	$
66	臥鋪車的惡魔	HK$44	本	$
67	黑筆的惡魔	HK$44	本	$
68	雪地消失的惡魔	HK$44	本	$
69	銀幕的惡魔	HK$44	本	$
70	過分親切的惡魔	HK$41.6	本	$
71	納骨堂的惡魔	HK$41.6	本	$
72	冰河中的惡魔	HK$46.4	本	$
73	灰姑娘的惡魔	HK$46.4	本	$
74	如天使一樣輕盈	HK$46.4	本	$
75	天使的眼淚	HK$46.4	本	$
76	惡魔的細語、天使的夢囈	HK$46.4	本	$
77	暗紅色的散步徑	HK$46.4	本	$
78	彩虹色的小提琴	HK$46.4	本	$
79	枯葉色的筆記簿	HK$46.4	本	$
80	珍珠色的咖啡杯	HK$46.4	本	$
81	櫻花色的短大衣	HK$46.4	本	$
82	草綠色的手帕	HK$46.4	本	$
83	卡其色的嬰兒床	HK$46.4	本	$
84	三色貓上樓梯	HK$49.6	本	$
85	天藍色的小冊子	HK$49.6	本	$
		合共	本	$

請沿虛線剪下。

訂戶姓名：______

電話：（日間）______ （手提）______

送貨地址：______

電郵：______ （本公司將以電郵送上最新書籍優惠資訊）

付款方法請以✓選擇方法❶或❷

☐ ❶ 附上劃線支票HK$______ （支票抬頭：Rightman Publishing Limited）

銀行名稱：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

☐ ❷ 本人已將現金HK$______存入Rightman Publishing Limited之匯豐銀行戶口（戶口號碼：168-114031-001）。現把銀行存款收據正本一併寄回。

請把填妥的訂購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或存款收據寄回

「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正文社小說訂購部收。

三色貓上樓梯

著/ 赤川次郎
翻譯/ 葉蕙
封面插圖/ 陳沃龍
文字編輯/ 蘇慧怡、孫嘉懿
美術製作/ 莫凱傑

出版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承印
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柴灣利眾街35-37號泗興工業大廈1、2及10樓

發行
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大業街34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地下

第一次印刷發行　　2011年7月

三毛猫ホームズは階段を上る
MIKENEKO HÔMUZU WA KAIDAN WO NOBORU by Jiro AKA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Kobunsha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Printed an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SBN : 978-988-8070-14-5
定價HK$62元

若發現本書缺頁或破損，請致電25158787與本社聯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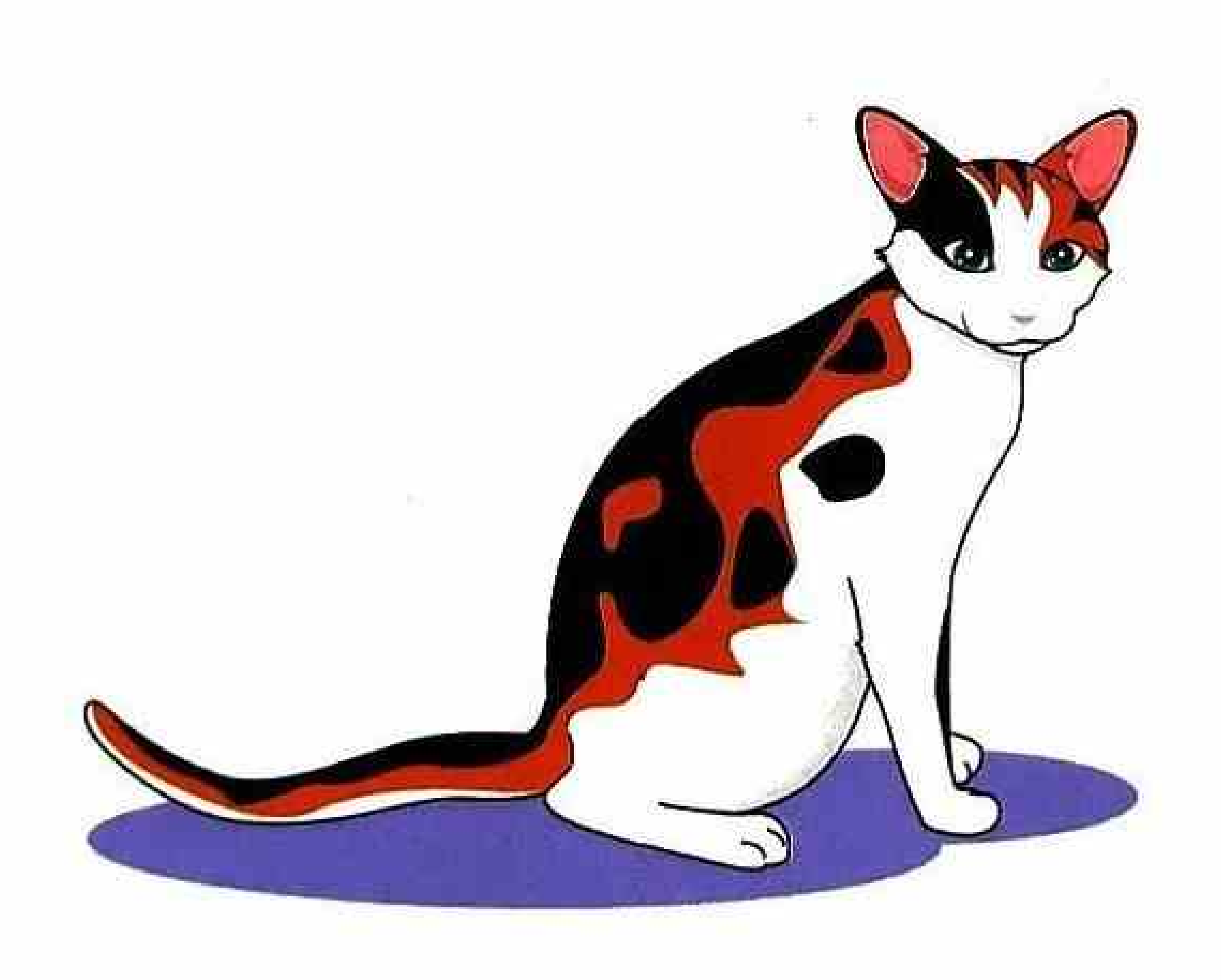

ISBN 978-988-8070-14-5
定價 HK$62元

某商店街的雜貨店東主被殺身亡。片山刑警趕到現場，向一位目擊者直井美鈴詢問內情。

另一方面，片山的胞妹晴美在咖啡店聽見一名年輕女性，向男友表白已有身孕。無獨有偶，那男友竟然就是遇害者的孫兒。

幾天後，一個女人出現，自稱是美鈴丈夫的情人。與此同時，美鈴的婆婆接獲匿名電話，指「美鈴與人有染」……

因着雜貨店店主之死，平凡度日的人們都被捲入案件的漩渦之中。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2樓A室　電話：2515 8787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